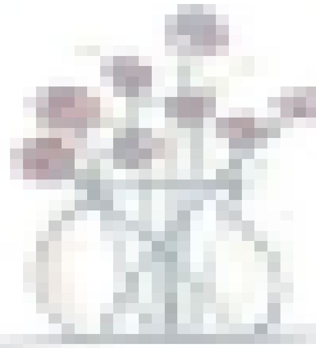
雪肌



《雪肌·亦舒》

【香港天地简介】：

整个生命是项淘汰赛，只选拔精英。

老幼伤残贫穷以及有色人种均退后上步；雪肌美丽聪敏运动健将考试明列前茅事业有成名利双收者为胜。

【台湾林白简介】：

旁人眼中，小英是位蜜糖色皮肤的神秘美人，可她最羡慕的却是能拥有像父母那般雪白肌肤……

内容简介：英和扬这一对异国孤儿，幸得安德信家收养，尽管，物质和家庭温暖从不缺。可自小在英这一个中国女孩心中，还是，对身世有一种难以释怀的遗憾。本来，相安无事的一家，自母亲突如其来的急病，竟同时解开了英和扬的身世之谜……

“我第一次觉得事情奇怪时只有三岁。”

“爸妈、哥哥与我到海滩散步，我找到一只大海星，妈妈同我说：‘小英，看完了把它放回海滩，它家人等它回家呢。’”

“我看到冰淇淋小贩，我走近。”

“有一家人已经在那里，他们也有一个小女孩，那小孩对我说‘你好吗’，我知道她表示善意，我朝他们笑。”

“小女孩过来拉我的手。”

“妈妈这时叫：‘小英，别走远。’”

“我转过头去，‘妈妈，妈妈。’”

“不料那家人大大惊异，他们看向我妈妈，又看看我：‘那是你妈妈？’”

“忽然，他们像是自觉失言，尴尬地走开。”

“为什么，为什么他们看到我妈妈，有那样的反应？”

“妈妈叫林茜安德信，雪白的肌肤，碧蓝双眼，金发，在电视台工作。”

“她在沙拉罗伦斯女子大学毕业，读新闻及政治系，家族在一百年前自爱尔兰移民到多伦多。”

“外公姓奥都，经营小小咖啡店，渐渐扩充成为一间著名餐馆，叫做‘爱尔兰眼睛’，客似云来，许多明星艺人政客都是常客。”

“外公对我与哥哥十分钟爱。”

小英问哥哥小扬：“怎么样，开头还过得去吗？”

小扬笑笑：“若你还在十一班，我会给你甲。”

“真气馁。”

“你还紧记着小学老信居臣太太所说：文章开头需有特殊吸引力，叫读者追着看？”

小英点头。

“那真是过时的写作方式。”

英不服气，“双城记第一句是‘这是最好时刻，这是最坏时刻’，异乡人第一句是‘母亲今日辞世，或者是昨日’，都采取这种写法。”

“他们是一级作家。”

英笑了。

“别理我，别听我，做一个写作人，第一步路就是寂寞的，别管别人说什么。”

“扬，你第一次觉得事情奇怪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三岁。”

“同我一样。”

“我不比你笨啊。”他笑。

“你从来没与我讲起是怎么一回事。”

“三岁，上学前幼儿班……”

“是，一切烦恼从那时开始，一与人接触，就会有摩擦。”

“一个白人男孩骂我：‘那是你妈妈？你倒想，你倒想有一个雪白妈妈！’”

小英恻然，紧紧抱住哥哥手臂。

“我的皮肤比你更深色，我受到歧视，比你更多。”

“三岁到六岁是最难受的几年。”

“是，一过八九岁，孩子们也学会虚伪，知道当面奚落看低人家是自贬身价行为，所以都把真实感受掩饰得很好。”

小英微笑，“我在那时开始，在公众场所，不再大声叫妈妈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狡猾的小兄妹。”

“后来就觉得爸妈真伟大。”

小扬取过钥匙，“不与你说了，我有约会。”

“玩得高兴点，早些回家，莫喝酒，小心驾车。”

“你比妈妈啰嗦。”

妈妈出差到英国去了，做一个特辑，访问英国一般市民，看他们对英政府刻意亲美作风的意见。

林茜安德信在行内已是皇后级人物。

英到国家电视台参观过，由衷崇敬母亲，只见一大班工作人员跟在她身边打理服装化妆，她一边看新闻稿一边坐下，最后助手喊："三、二、林茜"，妈妈抬起头来，艳光四射，眼睛如蓝宝石般湛出晶光，微带笑容，读出当日头条。

比起妈妈，小英自觉又黄又瘦，真不像妈妈的女儿。

妈妈不是生母。

她与哥哥是安德信家庭的领养儿。

这解释了一般人看到黄皮肤小孩唤白人妈妈时的讶异神情。

妈妈生活圈子里全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他们拥有异常的智慧涵养，也拥有平常人不一样的机心，深沉阴暗。

他们对不相干的事才不会轻易表示意见，看到安德信兄妹，一直亲切招呼问候。

普通人就比较率直。

嘴巴不说，眉毛也扬起，打着一个大大问号。

有些会喃喃自语："伟大，真伟大。"

英幼时统共不知道特别，她一心以为白妈妈生黄女儿，或是白爸爸养黑小子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就像一窝兔子，有白有黄有斑点，林林总总颜色，却仍是一家人。

到了十岁八岁，才明白过来，人类血统十分奇妙，根据遗传因子，白妈白爸不能生黄皮肤女儿。

约六七岁时英最羡慕雪白肌肤，时时用妈妈的粉搽白面孔，又用黄色毛线结成辫子戴在头上，闹了一年，母亲并不阻止，让她自由成长。

到了十二三岁，升上中学，这种烦恼自然消失，她把乌黑长发的尾梢染成鲜红，比金发更加夺目，她开始接受自己，接受肤色，接受领养儿身份。

林茜那时已经走红，时时出差，每周工作百余小时，顾得了事业顾不了家庭，她与彼得安德信协议离婚。

小英听到消息哭出声来。

小扬的脸色也好不了多少。

“对不起，孩子们，这不表示父母不爱你们，你仍是我们至爱，我俩仍然会同从前一般爱护珍惜你们，只是，我们决定分开生活。”

语气平静和气，友谊分手。

那番话并非外交辞令，他俩说得出做得到，仍然尽心尽意照顾一对子女。

英与扬功课有问题，彼得安德信曾经告假一星期在家亲自教他们微积分。

他也是忙人，他打理一家证券公司。

可是学校要见家长，他俩必定出席：运动会、开放日、音乐节……林茜好几次特地自外地乘飞机赶回来参予，从不食言。

家里有保母璜妮达，煮得一手好墨西哥菜，司机是印裔的赫辛，安德信家如联合国。

英的周记总叫老师惊喜，一次她写赫辛的家乡孟买水灾，她帮他筹款救灾，老师叫她在课室里大声读出原文。

英当时说：“多难为情，我出了一身汗。”

英的童年及少年生活舒适富裕，备受父母钟爱，应当是一名快乐儿童。

但同时又充满矛盾不安，时时需要克服歧视与不公平待遇。

她自觉不普通。

与小扬一样，他俩早熟，从来不问多余问题。

许多华裔同学皮肤白皙，可是小英肤色略深，带一种蜜糖颜色，又像在阳光中沐浴整个下午，金光闪闪，十分亮丽。

英是外国人口中所谓神秘美人：细长大眼，尖下巴，嘴唇微肿，黑发披肩，只不过她不穿旗袍不穿沙笼，她穿白衬衫卡其裤。

电话响，英赶去听，原来是外公。

“英，来一趟，我做新甜品给你尝。”

英笑，“立刻到。”

她驾车到市中心，外公在餐馆外等她。

祖孙拥抱一下。

“有什么好吃的？”

“昨晚大明星李夫斯带了十多个工作人员来用餐，包了一大间厢房，大吃大喝大笑，声震屋瓦，吵得不好意思，又请全场客人喝香槟道歉，结果所有人唱起歌来，我做了一客甜品，当场命名李夫斯巧克力甜心，你也来尝尝。”

外公金发已经掉了八九成，蓝眼却炯炯有神。

英笑，“你不叫我来看明星。”

“时间晚了，小孩不宜上街，我替你要了签名照片，电影公司过两日送来。”

外公仍然把她当小孩子。

“他们有否给丰厚小费？”

“有，伙计们都很高兴，接着下来，整整三个礼拜订座全满。”

“恭喜你，外公。”

外公说：“上星期省长在这里与市长喝咖啡，保镖坐临座（原文如此，似应为邻座），一谈个多小时，终于站起来走了，忘记结帐。”

“有这种事！”

“后来市政所秘书打电话来道歉，说马上派人来付款。”

“你怎么说？”

“我说由爱尔兰眼睛请客好了。”

英拍手，“好极。”

外公静下来，看着小英，“你是好孩子，有你外公就有笑声。”

“外公。”英紧紧握住外公的手。

厨房端出巧克力蛋糕。

小英并不嗜甜，可是她却把蛋糕吃光光，还拿起碟子，拿到面前用舌头舔干净。

大家见她那样夸张，都笑起来。

外公说：“前总理杜鲁多最喜欢吃巧克力蛋糕，一次，有人给他一大块，他笑说：‘这叫巧克力死刑。’”

英说：“一家甜品店就叫巧克力死刑。”

说说笑笑，大半小时过去。

外公终于垂头，“今日是你外婆冥寿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小英声音放柔。

“小英，你真乖巧，你看，我们现在这样好，外婆都看不见。”

英把手放在老人手上，“外婆一定看得到。”

外公感动，“是，你说得对。”

这时有人提着一篮白玫瑰进来，一看，原来是哥哥与他女朋友。

小英很高兴，原来他的约会在这里。

外公忙着招呼他俩。

小英坐窗前看街景。

她几乎在这间餐馆长大，难得是外公一早就把小扬与她当作亲生。这家人真是没话说。

她与小扬并没有爱尔兰眼睛，却一样受到钟爱。

真幸运。

半晌，小扬与他的红发女子走了。

外公坐过来，“你也回去吧。”

英点点头。

“你爸可有来看你们？”

“每个月都有见面。”

“彼得是好人，真舍不得他。”

英改变话题：“今晚有几桌客人？”

外公却说：“真像是前几个月的事：大雪天，傍晚，他们一人抱一个幼儿进来，说是我外孙。”

这故事英已经听过多次，她微笑。

上了年纪的人总喜欢说：仿佛就似昨天……时间与空间忽然变得模糊，其实是无法接受时间飞逝。

“我先去看襁褓中那个，唉呀，小小一点点，才五磅多，只得十天大，眼睛很亮，褐色皮肤。”

肤色，英伸出双手细看。

“接着，我又去看手抱那个，扬比较大，一直笑，他有一头狮子卷发，可爱极了。”

扬的确有尼格罗血液，但是可能混杂若干欧洲人血统，看上似南欧人。

“我与外婆即时爱上你俩。”

英微笑看着老好外公。

“从此家里热闹起来，林茜事业又蒸蒸日上，可惜外婆身体一日比一日差……”

英让他说个心满意足。

最后才说：“外公，我改天再来。”

老人送她出门。

转瞬间英已是大学生。

外公姓奥都，妈妈原名林茜奥都，嫁人后随夫姓，离婚后却照旧沿用，仍叫林茜安德信。

奥都，一听知是爱尔兰人，安德信不一样，是一个极普通全球化白人姓氏，全无区域性，更加安全。

英读哲学，时时把姓氏问题细细推敲。

哲学一字源自希腊，费罗，是喜爱的意思，索菲，是智慧，费罗索菲，即是喜爱智慧，两千五百多年前希腊人已懂得思考之道。

英很喜欢这一门功课，毕业后她准备读教育文凭教书。

至于妈妈的行业，英觉得太耀眼太紧张，不适合她。

妈妈说：“英，电视新闻上有许多华裔面孔，你可有兴趣？”

英也注意到，她们都漂亮得不得了，棕发厚粉红唇，一口美式英语。

但是英喜欢平静生活。

看着妈妈东征西讨，只觉钦佩。

上了大学，英与妈妈约法三章，为着维持生活宁静，她决意把妈妈身份保密。

同学偶尔到她家，只说妈妈出差不在家。

有一次，好朋友蜜蜜来吃下午茶，“从来没见过你父母。”

英只是含笑。

忽然电视荧幕出现林茜安德信访问某国会议员，蜜蜜立刻说："我的偶像来了。"

她调高音响。

只听得那议员笑说："林茜，听说你新合约年薪千万，高过国会议员百倍，林茜，我等自惭形秽。"

好一个林茜安德信，不慌不忙笑着回答："但是，议员先生，你为爱国爱民才奉献自己。"

那议员笑逐颜开。

蜜蜜佩服地说："看到没有，真是我辈榜样。"

英咳嗽一声。

"碰巧你的姓氏也是安德信。"

同学都叫她安德信英，以为她是中加混血儿。

安德信，安是平安，德是美德，信是信用，英是神气。

蜜蜜说："中文煞是美丽。"

"完全正确。"

"你的中文学得怎样了？"

"还过得去，仍不能谈心事。"

"要用母语以外的语言诉衷情，那是不可思议的功力。"

两个女孩子都笑了。

蜜蜜仍然是她要好同学，但却不知鼎鼎大名的林茜安德信就是英的养母。

英到图书馆找资料。

每次都如此：明明要找的是一样，忽然看到另一样，立刻忘记原先要找的是什么，全神贯注读起不相干的资料来。

英揶揄自己：旁骛这样多，怎似一个做学问的人。

今日，她突发性坐在一角迷头迷脑读一本传记。

忽然有职员过来低声说："小姐，请你随我出来一下。"

英以为犯规，"什么事？"

职员在她耳畔说了几句。

英耸然动容，立刻跟了出去。

只见大堂入口处沙发坐着一个瘦小的华裔老太太，正在苦恼流泪。

职员说："她坐在那里已有半个小时，不谙英语，无法交通，我们有点担心。"

英立刻过去坐到老人身边，用粤语问："婆婆，发生什么事，我可以帮你吗？"

那老人只是饮泣。

英见她衣裳整齐，不像流浪人，正想换一种方言，穿制服的管理员也带来一个华裔年轻人。

那年轻人用普通话问："老太太，你是否迷路？"

老人一听迷路，不禁开口，一边点头一边说："迷路，迷路，不认得回家。"

英松口气："呵，是上海人。"

老人说："对，对，我姓王。"

英改用沪语："王老太，你家在哪里，我送你回去。"

职员见他们不住用各种方言试探，每种话都似足鸟语，不知怎么学得会，十分佩服。

老太太像是遇到救星，拉着英的袖子不放。

年轻人说："我去斟杯开水。"

"好主意。"

这时，警员也来了。

英问老人："告诉我，你家住哪条街，电话几号。"

"我住公主街，电话9381032。"

这种号码，一听就知是华人家庭：久生发，一定生易，寓意吉祥。

电话拨过去，无人接听，也没有接到录音机上。

女警查过说："附近有三条公主街：玛嘉烈公主路，长公主道，以及历山公主道。"

老人却说不出是哪一条公主路，记得那么多，已经不容易。

女警说：“每一条街同她兜一圈，这三条路都是同一区的住宅路，不会太长。”

年轻人斟来一杯暖水，小心服侍老人饮用。

英想：这么多人帮她，她一定回得了家。

她站起来，“我还有事，先走一步。”

女警笑着拦住，“你怎么可以走，这里只有你懂她的语言。”

英也笑了，“好好好，我留下来。”

女警说：“请上警车，”又对年轻人下命令：“你，好市民，你也来。”

年轻人咧开嘴笑，雪白整齐牙齿。

他与英握手，“唐君佑，多大电子工程系。”

英说：“安德信英，哲学系。”

“吴小姐你好。”

“不，我姓安德信，名英。”

女警扶起老太太一起上警车，王老太紧紧握住英的手不放，十分害怕。

“带我去啥个地方？”

英低声呵护：“回家去，今朝你是怎样迷的路？”

她低头不出声。

人老了似足小孩，返老还童。

上了车，她才轻轻说：“我与女儿吵架，出门散心，上了公路车，一直载到远处下车，忽然不懂回家。”

英点点头。她脱下外套，罩在王老太身上。

英轻轻问：“什么叫长公主，难道还有短公主？”

唐君佑微笑，“长公主，即皇帝第一个女儿，读长大的长，不是长短的长，当今英国长公主是安妮。”

“呵，真复杂。”

“你家是上海人？”

英笑笑，“不，中文是我自己学的。”

“学得真好。”

“你也不差呀。”

女警见他俩因此攀谈起来，微微笑。

英请老人逐户辨认家门。

老人疲倦了，有点糊涂，“这一家，好像是，好像不是，门口有樱花那家……”

可是住宅区园子全种着樱花。

英不停拨那个电话。他们正转往历山公主道，电话忽然有人接听。

英连忙问：“你们那里可有一位王老太？”

对方十分紧张：“你是谁，我婆婆怎么了？”

女警停下车，接过电话：“我是警察，婆婆在我车里，你们家的地址是——呵，原来是公爵夫人路，立刻来。”

若不是打通电话，怕找到明朝还无头绪。

警车立刻驶往公爵夫人路。

一车人都松口气。

王老太一直说：“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”

公爵夫人路比较远，可是也片刻就到。

已经有人在门口等，一见警车，奔出来迎接。

那是一个中年太太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

身边是她的子女，不住劝慰。

王老太下车来，被她女儿扶进屋里。

那一对年轻男女不住鞠躬道谢。

“请进来喝杯茶。”

女警很高兴完成任务，摆摆手，驶走警车。

英谦逊：“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。”

那年轻男子说：“我叫刘惠言，这是我妹妹惠心。”

英与唐君佑也介绍自己。

“今天认识好几个朋友，真要多谢王老太。”

他们交换了电邮及地址。

“婆婆一失踪我们就四处找，后来才醒起应该有人在家等电话，我一进屋就听见吴小姐声音。”

他们都以为英姓吴，这两个字对外国人来说同音。

英也不再解释，礼貌地道别。

刘太太出来送客。

英问：“婆婆好吗？”

刘太太又流泪，“睡了，像个小孩似的，老人既可恼又可怜。”

惠言和惠心连忙去安慰母亲。

刘太太却说：“惠言，你送两位人客下山。”

惠言立刻取过钥匙，“知道。”

英说：“我的车在市中心图书馆附近，送我到那里即可。”

唐君佑也说：“我们在图书馆还有点事。”

刘惠言说：“开头，我以为你们是兄妹。”

英笑了，“不，不。”

刘惠言也笑，“接着，又觉得你俩是同学。”

唐君佑不出声，这分明是试探他与英的关系。

这刘惠言不怀好意。

唐君佑认为是他先看见英，顿觉不妥。

只听得英说：“我们也是刚认识。”

车子驶到市中心，唐君佑说：“在这里下车好了。”

他替英开车门。

看着假想敌走了，唐君佑松口气，“英，去喝杯咖啡好吗？”

英想一想，微笑，“为什么不。”

唐君佑大喜。

他第一眼看见她就喜欢：全神贯注蹲在老人膝前温言劝慰，大眼睛充满同情，这样纯真女孩已不多见，许多女同学注视一辆欧洲跑车及它的司机时更为专情。

老人与幼儿？算了吧。

他也喜欢她朴素的白衬衫与卡其裤。

他们挑一张露台桌子。

街角有艺人用小提琴伴奏卖唱。

那是一首多年前的西班牙流行曲："吻我，多多吻我，永远爱我，永远做我的爱人……"

艺人唱得热情洋溢，唐君佑忽然感动，掏出零钱丢在琴盒里。

英微微笑，她照例沉默。

是春季，咖啡座露台的紫藤花直探到他们脸前，年轻男女双双对对路过，又在他们邻座调笑。

那艺人奏起另一首歌："爱在空气中……"

唐君佑忽然说："你等一等。"

他走到隔壁小店去买了一只纸盒照相机。

"可以吗？"他举起相机。

英又笑，"为什么不。"

唐君佑把握时机，替英拍摄照片，又请侍者帮他俩一起合照。

年轻人似有种感觉，知道今日会是很重要的一天。

"告诉我关于你的事。"

英诧异，"都讲了，学生，姓安德信。"

"但，你是华裔。"

英不愿多说。

唐君佑立刻识趣，"我家是新移民，抵埗不到十年，父母退休前在大学教书，他们此刻在新英伦一带度假，我有两个哥哥，都已婚，一个在澳洲，一个在新加坡，都近着岳父母住，叫家母抱怨。"

英忍不住笑，"家里可有猫狗？"

年轻人似要在该刹那一股脑儿把家事全告诉她。

"有一只老金毛寻回犬，已经十岁……"

忽然发觉英在揶揄他，不禁也笑了。

"有没有好好照顾它？"

“做过一次手术，真舍不得。”他怕会露出婆妈之意。

英笑说：“你是一个好心人。”

她看看手表，喝完手上的咖啡。

“英，改天可否再约你？”

英对他也有好感，她答：“我们通电邮。”

他俩在咖啡室门口话别。

驾车回到家门，英以外看到有人坐在门前等她。

是另一个年轻人刘惠言。

他手中提着名贵礼盒。

英一看，是燕窝与鱼翅这些补品。

“太客气了，我妈妈不吃这些。”

刘惠言以为英客套，“我妈说很容易做：浸了水，放一点到汤里或是粥里，很滋补。”

“谢谢，进来喝杯咖啡。”

“求之不得。”

“什么？”英转过头看着他。

“呵，没什么。”他满不好意思。

英请他到会客室，斟上咖啡。

“你家布置清雅。”

英但笑不语。

“伯母呢？”

英回答：“出差到欧洲去了。”

刘惠言意外，“呵，伯母有那样重要职位。”

英又笑。

“家里只有你一个人？”

英亦不想回答。

刘惠言说：“家母叫我来道谢兼道歉：我家没把婆婆看好，麻烦外人。”

“请她不要自责，廿四小时一周七日年复一年照顾长者是十分辛苦的一件事。”

刘惠言叹口气，“你虽然是陌生人，十分明白她苦衷，婆婆记忆衰退，有时竟误会女儿是她母亲。”

英恻然，“也许，她俩长得相象。”

“我见过照片，她们三代的确相似。”

英有点惆怅，她的五官可像生母？她的外婆与她是否相似？统统无从稽考，真是遗憾。

刘惠言见英忽然露出落寞的样子来，不禁纳罕。

是他说错什么吗？

这时，忽然有人开门进来：

刘惠言先看见一个穿蓝色制服的中年家务助理，她嘻嘻哈哈与一个硕健黑皮肤年轻人一起挽着食物篮回来。

刘惠言一怔，那黑肤留粟米卷发的青年是谁？

他高大硕健，穿短裤背心，露出一身肌肉，感觉原始。

只听得他亲络地说：“咦，英，你有朋友？”

女佣即说：“我去准备点心。”

英连忙说：“让我介绍，这是我朋友刘惠言。”

那黑青年伸出手来，“我是英的哥哥扬，英与扬，即阴与阳。”

刘惠言完全失态，他一时不知反应，英明明是华裔，怎会有黑人兄弟？

“我要上楼做功课，你们慢慢谈。”

扬朝他们睐睐眼，退出去。

女佣璜妮达切了一盘水果捧出。

刘惠言这时才回过神来。

他想了又想，不知如何开口。

倒是英，大大方方地说：“本来妈妈打算叫我们兄妹阴与阳，后来一位中文教授知道了，说那两个字太霸道，故改作英雄的英，扬威的扬。”

刘惠言过了一会才说：“你怎么姓安德信？”

英忍不住取笑说：“因为家父姓安德信。”

刘惠言知道暂时不宜再问下去，他说：“英，我们出去走走。”

“今日也累了，我们再联络。”

英送客人出去。

回来时只听见璜妮达叫：“鸟的巢，鱼的鳍，华人还有什么不捞出来吃的？”

英笑，“璜妮达，说话不得带种族歧视。”

她到楼上去找兄弟。

扬在沐浴，电脑荧幕上亮着的是他正在设计的一个游戏项目。

英敲敲浴室门。

她进去坐在小凳子上。

扬掀开浴帘看了妹妹一眼，“客人走了？”

英点头。

“你很少带男朋友回来，也是时候了，妈担心你缺乏社交。”

“他不是男友。”

“可是你对他另眼相看，请他入屋。”

扬穿上毛巾浴袍自帘子后走出来擦干头发。

这时你可以看清楚他的脸容五官，很明显是个英俊的欧非混血儿。

他坐在妹妹面前，“刚才他看到我时十分诧异，不过，如果没有惊诧表现，也实在太深沉了。”

“他只是普通朋友。”

“他可有问你为什么姓安德信？”

“我不想解释。”

“他有听说我们母亲的大名吗？”

英不出声。

“他对非裔看法如何？”

英伸手出去推他。

扬笑，“你什么都不说，不是羞耻不愿开口吧。”

英扑上去打他，整个人跳到他背上，猴住不放。

扬大叫，背着她跑出卧室。

璜妮达看见了，斥责说：“孩子们，静一点。”

英这才从哥哥身上下来。

扬穿上背心短裤。

“英，三言两语把家庭背景交代过，开心见诚，岂非更好。”

英想一想，“你说得不是没有道理：‘嗨你好，我叫安德信英，我一生出就被人扔在医院门口，大幸留得性命，稍后被著名电视新闻主播林茜安德信领养，林茜与丈夫已经离婚，我有一个同病相怜的哥哥，他是黑人，但是他性情豁达，十分乐观……呵是，请问你喜欢草莓还是香草冰淇淋？’”

扬看着妹妹。

半晌他说：“过来。”

英走近兄弟，扬把她拥在怀中，拍打她肩膀。

“可怜，难为你了，的确很难开口，也不知什么时候才开口才是。”

英无奈，“你知道就好。”

“华裔始终保守，让我替你介绍男友。”

“我对华裔总有说不出的好感亲切。”

“没人说你是华裔。”

英说：“妈知道，不然不会自动送我去学中文，她为什么不叫你学中文？”

“我会呀，你好吗，饺子，真好吃，别客气，再见。”

“了不起。”

扬握住妹妹的手，“你一直背着这包袱不能释然，妈很担心，问你可要看心理医生。”

“绝不。”

“如果真的不开心，非得解开这个结不可，你可以寻根。”

“不。”英把面孔埋在双掌之中。

“又是一个不。”

“扬，别误会我，除此之外，我还是一个快乐人。”

“但是身世问题的魅影日夜作祟，你越来越忧郁。”

“我还要写功课，不同你说了。”

“英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你需要倾诉，我一定聆听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英与兄弟拥抱。

她才打开功课，好同学蜜蜜来找她。

蜜蜜问：“注册了题目没有？”

“两次都有重复。”

“最后选了什么？”

“阿里士多德之死。”

“哗，悲哀，英你老是选类此题目，可是又时时拿甲。”

“你的题材呢？”

“柏拉图式感情可否成立。”

英笑，“这像心理科佛洛依德的问题。”

“佛洛依德最后一个未能解答的问题是：女人到底要什么。”

英问：“你要什么？”

“名同利。”蜜蜜仰起头。

英不出声。

“英，一直有传言说你母亲是个名人，到底是谁呢，两年同学，都不听你提起。”

英想一想，“她的确是名人。”

蜜蜜吸进一口气，“我知道了，她是婚纱设计师王薇薇。”

英笑着摇头，“我妈是一个电视主播。”

蜜蜜惊呼：“天呵，是宗毓华。”

“不不，也不是她。”

这两位华裔名人偏巧也有领养儿，可是，两位选的，都是高加索血统的孩子。

“到底是谁？”

“蜜蜜，有机会我一定介绍你认识。”

“英，这些是你要的书本，我还要去儿童医院做义工。”

“这次帮谁？”

“帮小小一岁麦迪逊做物理治疗。”

英好奇，“发生什么事？”

“她左臂天生麻痹，医生将她大腿神经采出移植手臂，希望可以活动，奇是奇在麦迪逊并不知道人类两只手臂都能干活，她只得一臂也很高兴，顽皮得很，时时用右臂拍打医生仪器。”

英不禁恻然。

她与好同学一个帮儿童医院，一个帮老人疗养院。

英喃喃自语：“不知就不觉痛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英问：“医生应否对绝症病人坦白？”

“当然应该据实告之，好让病人早作准备。”

“那多残忍。”

“我们的确生活在残酷真实的世界里，慢着，英，这是一篇作文题材。”

蜜蜜驾着小小吉普车离去。

英忽然觉得非常疲倦，她靠在大沙发上盹着。

她做梦。

走进一个神秘花园，稠密的树丛，四处都长着不可思议的白色香花，幽香沁人心脾，有人叫她。

“妈妈？”

她追上去。

“妈妈。”越走越深。

有一个苗条的白色身型走在前边，比英高，比英好看。

“妈妈。”她竭力追上。

梦中双腿双脚似被强力胶水黏在地上，极艰难移动。

终于用力伸出手去，“妈妈。”

妈妈转过身子来。英笑了。她是金发蓝眼雪肌的林茜。

英觉得宽慰，与养母紧紧拥抱。

楼下，璜妮达听见有车子停在门口，知道是主人回家来。

她匆匆开门，“安德信太太。”

可不就是鼎鼎大名的林茜安德信，只见司机赫辛替她挽着公事包与行李，她满面笑容走进屋子。

“小英呢？”第一件事便是问起女儿。

“在房里。”

林茜讶异，“她没有表示？”

璜妮达回答：“她全忘了自己生日。”

“这孩子。”

“扬到奥都公处取蛋糕去了。”

林茜脱下西装外套，中年的她保养极佳，像那种名贵四十年代制成欧洲跑车，可算古董了，可是售价比新车还贵，眉梢眼角的细纹倍添性格。

这位女士的名气地位年薪都难能可贵，但是，最令人敬佩的一点却是对世界的热情。

当下她轻轻地走近女儿卧室，推开房门。

只见少女躺在沙发上，林茜只觉英与当年第一次在孤儿院见到时一模一样：小小蜜黄色脸蛋，四肢细细，比其他孤儿更特别可怜，因为她不哭，也不挣扎，像是认了命。

那时林茜怜惜地过去抱起她，同负责人说：“这是我女儿。”

林茜轻轻抚摸英的浓发，“女儿。”

英睁开双眼，“妈，你怎么回来了。”十分惊喜。

“今日你廿岁生日呀。”

英跳起来，“哎呀，我全不记得。”

“我、扬，还有璜妮达早有准备。”

英开怀地笑。

“看我送你什么。”

英尚未拆开礼盒就用双臂紧紧抱住养母。

“这是怎么了，你喜欢在家吃饭还是到外边去？”

“家里。”

“璜妮达也猜到，她已准备了你爱吃的羊肉巴利多。”

英打开盒子，看见一只金表，表后边刻字：英廿岁生日志念，爸妈赠，年月日。

英即时戴上。

璜妮达敲门，“英，你爸来了。”

“爸！”

英飞奔下楼。

高大英俊的彼得安德信也特地来看她。

英过去拥抱，“爸，爸。”

她叫了又叫，像是想说服自己，她的确有个父亲。

扬捧着大蛋糕回来，一打开，大家都哗一声。

蛋糕做成一只小熊那样，极之可爱，正是英早些时候亲口尝过那种，奥都公心中一早有数。

他们实在爱惜她。

英把头藏在父亲怀中。

“英一直这个爱娇模样，使人觉得，没有女儿，真是遗憾。”

扬笑说：“幸亏我一直不吃醋。”

林茜拉着英与扬的手，“你们两个都好。”

彼得说：“想起来，真得感谢这两个孩子，给我们带来许多欢乐。”

扬腼腆，“哪里有爸妈说得那么好呢。”

林茜加上：“烟酒全不来，和从未试过用毒品，不开快车，勤学……”

英加一句："就是女朋友多一点。"

扬过去拗妹妹手臂。

"当心妹妹手细！"

璜妮达问："一家人打算什么时候吃饭？"

"就现在吧。"

彼得开了香槟。

林茜说到工作上奇事趣事，大家听得津津有味。

——"从前提到外交辞令，即表示说话圆滑，今日也没有这种事了，由美国人倡新，明刀明枪：不是友人，即是敌人，前些时刻美驻渥京大使高调斥责加国无情无义：'在同样情况下，美国一定会尽一切能力协助加国，但是加国却令美国失望沮丧，加国应当反省'，加国议员反省之后说：'×你，美国人。'"

英骇笑。

过片刻，她问母亲："你与爸真的再也不会走在一起了吗？"

林茜微微笑，"我们仍是朋友。"

这两个洋人真正做得到。

饭后彼得先走，扬回到书房，林茜陪女儿聊天。

"女儿你仿佛有话要说。"

"没有呀。"英陪着笑。

"你有心事。"

"没有事。"英否认。

"女儿，我们一向无话不说。"

这是真的。

"英，你快乐吗？"

英想一想，据实回答："我非常快乐。"

林茜把一只小小木盒子交给她。

"这只盒子里的文件，有关你的身世，你看过了，还给我。"

"啊。"

英轻轻打开盒盖，里头有几张照片，都是一岁左右的她在孤儿院拍摄，衣衫褴褛，秃头，脸上有疮，瘦且丑。

养母把她抱回养到今日，真不容易，盒里还有领养文件，却用英文写成。

英大为惊奇。

“咦，我不是华裔吗，怎么文件上写着美国纽约……”

“你与扬，均在纽约领养。”

“原来护照上美国出生资料属实！”

林茜笑，“护照上资料当然百分百真实。”

“我并非领养自中国？”

“是纽约皇后区圣德勒撒孤儿院，那时你一岁大，却不会走路。”

“我到底自哪里来，我究竟是否华裔？”

英忽然悲恸，落下泪来。

林茜坚定地告诉她：“你自我家来，你是我女儿。”

英扑在养母怀中。

自幼她只知道这个母亲，林茜用的谷中百合香水对她来说最熟悉不过，幼时抓着林茜的凯斯米毛衣一角悠然入睡……

有这个母亲已是天下最大福份。

“如果我也是雪白肌肤就不用想那么多。”

“女儿，你如果要去寻找生母，亦是时候了。”

英把盒子盖上，还给林茜，坚决地答：“不。”

“奇怪，扬也是那样说。”

英破涕为笑：“扬是我好兄弟。”

“扬说：彼得与林茜安德信是他唯一父母亲，他不想再提此事，他前途光明，有许多事需要努力。”

英称赞：“好男子。”

“盒子我先放着，文件上有线索。”

“谢谢你妈妈。”

“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忙工作，许多事并没有亲力亲为。”

“每次我站台表演唱歌跳舞，你一定在台下观看，还有家长会、毕业礼也少不了你俩。”

林茜微笑。

一次自飞机场赶回，计程车居然抛锚，她无奈截住部警车，央求警察载她一程，警察紧张：“安德信小姐，第三初中出了什么事？”她及时赶到看英朗诵莎士比亚的麦安东尼祭凯撒词。

数十年赶得气喘。

今日明明可以退休，可是，退下在家干什么？

若打着毛衣看着天色等孩子们回来，他们永远要到天亮才会出现……

转眼间英已经二十岁。

身世不明的她只拥有一张领养文件，正确出生年月日也不清楚，只凭体格检查往回退算。

但这一切也不会妨碍英成为一个成功愉快的人。

“妈，你没有换衣服可是还要出去？”

“我要去美首府华盛顿。”

“那神经汉又有什么话说？”

“下一届总统选举将临，华府举办许多筹款晚会，我们母子女一起去参加化妆舞会如何？”

“那么远跑去参加一个舞会？”

“来，陪妈妈一起去。”

“化妆舞会，扮什么？”

扬忽然在房门口出现，“我扮黑奴，妈扮庄园主人……”

英问：“我又做什么角色？”

扬笑得弯腰，“你扮林肯。”

林茜说：“我一直想做埃及妖后。”

扬说：“妈，我做打扇的侍从。”

英说：“那我做婢女，先说好了。”

林茜说：“扮慈禧太后可好？”

扬不依，“中国哪有黑人，我做什么？”

英抢着答：“有，昆仑奴是黑人。”

母子女三人争着讲话，热闹得很。

林茜忽然激动，“呵，幸运的我，回到家来，并非冷清寂寞，我有子女陪着我为芝麻绿豆事起哄。”

英握着林茜手，“妈，你不如扮自由神像。”

“那一定很多人做。”

“三个肯肯舞娘，扬，你反串。”

扬说：“我知道了，我扮罗斯福，你扮希特拉，妈做丘吉尔。”

“不好，会中一定有许多犹太裔。”

“又不成。”

“最好扮福禄寿三星。”

三人笑作一团。

一家人在一起，又吃得饱，还有什么不可商量的。

傍晚林茜出发到华府去了，约好子女周末与她相聚。

英深夜一人打开盒子看着领养证发呆。

扬进来说：“我知道了，我做蜘蛛侠，妈扮神奇女侠，你做蝙蝠人……”

他看到了领养文件。

英抬起头来，一脸无奈。

扬坐在床沿劝说：“别想太多。”

英说：“妈扮小飞侠，你做铁钩船长，我做叮克钟。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

英垂头，“领养纸上什么也没说。”

“你真想知道细节，可以查询。”

“何必呢，都不要你了，扔到医院门口，医院又转送孤儿院，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，又遇到林茜这样好妈妈，过去就让它过去算数。”

“这样想最好。”

英把头靠在哥哥肩膀上。

她问：“黑人，你不想寻回生父母？”

“清人，我在安德信家很开心。”

英喃喃说：“此处乐，不思蜀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第二天一早，她看到电邮，唐君佑找过她，刘惠言也找过她。

这两个小男生都是出身良好的正人君子，学业出众，文质彬彬，可是，性格并不明显。

唐好似活泼些，刘较为稳重，两位都是好青年。

英没有覆电，独自到奥都公店里吃冰淇淋。

外公与伙计在点货，见到小英，十分高兴。

英吃完冰淇淋，聊了几句，离开爱尔兰眼睛回学校去。

自课室到演讲厅，再从饭堂到图书馆，蜜蜜看到英，但因正与一男同学倾谈，只招呼一下。

女同学都穿着薄薄小小上衣，展览青春本钱。

只有英罩上大衬衫。

她找参考书：为什么十七世纪学者把天文学归纳哲学范围？

一直念念不忘，每走一步都思索一番。

这是星座均以希腊神话命名的原因吗？

回家吃完饭仍然在网页寻找答案。

有人按铃，她下楼去看，原来是唐君。

他驾驶一辆伟士牌，也即是俗称小绵羊的机车，英看到已经开心，立刻想到旧电影罗马假期。

唐把头盔递给英，“来，载你一程。”

英立刻骑上后座。

小机车勃勃勃驶出去，把他们载到山顶。

两人下车坐山坡上看风景。

“很忙？”

英点点头。

唐把上次在咖啡座拍摄照片给英看。

“我印了两套，这一叠给你。”

照片中的英在阳光下笑得罕见地灿烂。

“拍得很好。”

“可想到市中心看场电影？”

英摇头。

她不喜电影院：一进场，黑暗一片，非看到完场不可，若半途离场，只有更加彷徨，太像人生。

“你不爱说话。”

英笑笑，“也不是，我与妈、哥哥试过整宵聊天。”

“你们感情很好。”

“是，我们至亲。”

“那很幸运，我很少看到兄弟，他们各有家庭，住得很远。”

英又点头。

唐看着她一会，“我送你回家吧。”

他们在门口话别。

这时忽然杀出一个璜妮达，“喂，你，是，进来喝杯冰茶。”

唐求之不得，用眼神征求小英意见。

英笑说：“这璜妮达是我家太婆婆。”

唐喝了茶吃了蛋糕，“伯父母不在家？”

所问问题同刘惠言差不多。

“他俩出差去了。”

他猜想小英母亲改嫁安德信君，故此把前夫生的女儿也改了外国姓氏，这也很平常。

跟小刘不一样，他没有问更多问题。

他倾诉他私人感情。

——“英，认识你真高兴，时时想进一步认识你。”

“你家环境这么好，你也没被宠坏，真是难得。”

“你房里到处都是书，这一叠那一叠都已逾期不还，图书馆要罚款呢，不如我替你去还书。”

英只是微笑。

隔一会她说："我还有点事。"

"是是是。"小唐连忙告辞。

英送他出去。

璜妮达看着英，"华人面孔身段都长得差不多。"

英笑："墨西哥人何尝不是，彼此彼此。"

"两个都不错，一看就知道是正经人。"

英坐下来，笑意更浓，"谢谢。"

"可是，两个人都少了一点火花。"

英耸然动容，"厉害，璜妮达，什么都走不过你的法眼。"

"打算叫他们来见家长？"

英摇摇头。

"英，"璜妮达真正关怀她："别太挑剔。"

"明白。"

"你妈给你们绝对自由，有时也有反效果。"

英微笑，"有人讽刺说：许多男人选择狗只的血统较他子女严厉，又说：许多女子选鞋子比选丈夫小心，璜妮达，我得谨慎。"

"恋爱过没有？"

"一年级时我爱过波比，过了一年才发觉他患自闭症，伤心得不得了。"

"最近呢？"

英摊摊手。

这时扬开门进来。

"英，我租来叮克钟的戏服，试一试。"

英过去一看，"哗，这么一点大，这是件泳衣。"

"不，"璜妮达笑，"这是一件束腰，小仙子叮克钟造型依照艳星玛丽莲梦露塑造，当然十分性感。"

"嗯。"

扬说："又想改变主意？"

璜妮达说：“试一试。”

“我来穿上铁钩船长戏服。”

英到卧室想把束腰拉上，无论如何不成功，只见腰身小了三四吋。

璜妮达进来说：“吸气，收腰。”

英吸进一口气。

“再进一点。”

英说：“不行，要窒息了。”

就在这个时候，刷一声，拉链已经拉上。

英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啧啧称奇，一件束腰而已，穿上了，即时令她细腰隆胸，活脱叮克钟模样，她连忙挽起头发配起纱制翅膀。

有人在房门口吹口哨。

一看，铁钩船长来了：大红袍，大胡髭，狰狞地笑。

就差小飞侠没到。

扬第一次看到小妹展露身裁，大惑不解，“英一直像丘比娃娃，今日是怎么了？”

璜妮达说：“丘比娃也会长大。”

英想坐下来，这才发觉戏服不让她有坐的余地。

两人连忙卸妆。

稍后英出门。

“去哪里，我送你。”

“老人院征义工建康乐室，你可有兴趣？”

“怎样做？”

“由设计师统筹，义工随时加入，随时可以离去。”

“很好，我可以抽一个小时出来。”

英笑，“出发吧，还等什么？”

老人院附近没有停车的地方，他们停得比较远，一路走过去。

天色近黄昏，两人经过一间戏院，行人道铁栏上骑着几个少年，看到他们兄妹，误会二人身份，忽然吹起口哨来。

接着，纷纷议论。

有一个比较猥琐的扬声：“喂，小妹，你喜欢黑鬼，黑鬼有什么好处？”

一伙人大声笑起来。

扬猜到他们在说什么，沉住气，拉起妹妹手疾步走过。

“小妹，挑同胞才够意思，我们个个都够力气，哈哈哈哈哈。”

本来已经走到栏杆尽头，英忽然转过身子。

扬阻止：“英，不。”

英摔开他手，走到那群不良少年面前，站住。

那群染金发手臂上有纹身的少年大为惊喜。

其中一个留崩头的伸出脖子：“小妹，你找我？”

英看准了他，忽然一个螺旋转身，抬起左腿，飞踢过去，这正是天下闻名的咏春腿，英已经跟师傅苦练十年，力道非同小可。

电光石火间，那崩头想避，哪里还来得及。

英一脚跺到他下巴，他往后倒，滚到地下，满嘴鲜血。

他同伴全是无胆匪类，大喊救命，四处鼠逃。

扬没命地拉起英飞奔。

匆忙间，已听到警车呜呜驶近。

贼喊捉贼，他们居然报警。

扬与英跑进老人院，喘着气，蹲到一角。

扬抱怨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他们说话难听。”

“又不是第一次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。”

英一贯倔强，不出声。

“当心打出人命来。”

“他死不了。”

“至少不见三颗门牙。”

英嗤一声笑出来。

“英，凡事不能借暴力解决。”

“同那些人讲道理乎。”

“君子动口不动手。”

英伸手过去抚摸兄弟面孔，“一个黑人苦劝我不要动粗，奇哉怪也。”

扬摇头叹息。

老人院职员认得他俩，诧异说：“英安德信与扬安德信，你俩蹲在角落干什么，还不来帮手？”

那晚，英做噩梦。

她一闭上眼就看见那名同胞的三颗带血牙齿。

不过，她已下了决心，下次再有人侮辱她，照打！

璜妮达知道这事，十分生气。

“英，危险。”

“我不怕。”英抬起头，看到天空里去。

“昨晚得手是因为你身边有个比你高一个头的黑人，你当心落单。”

“我可以携枪。”

“英，你为何愤怒？”蜜蜜凝视她。

“我？”英不认。

“是，你。”蜜蜜指着她。

英别转头去。

蜜蜜说：“这一年来，你越来越不快乐，为什么？”

“我有什么不开心？我在校成绩名列前茅，在家父母视为瑰宝，我又有你这般好友，我做人丝毫没有不如意之处。”

蜜蜜凝视她，“英，学校有心理医生，你有事可以请教他。”

“你真是一个好朋友。”英转头就走。

“喂喂喂。”蜜蜜追上去。

这时有人叫她，一看，是那个体育健将，蜜蜜立刻停住脚步，满面笑容，转过身去。

这一切英都看在眼内，没办法，求偶最要紧，这根本是全世界所有动物生存目的：求偶，交配，繁殖，传宗接代。

内分泌逼使人类作出最重要选择：蜜蜜随异性走开了。

英叹口气。

傍晚，扬邀请朋友到家里游泳。

璜妮达为年轻人准备了丰富自助餐。

“你也去加入他们呀。”

英摇头。

“扬比你聪明多了。”

英这回又点头。

她在房里看他们嬉水。

扬与朋友玩水球，女孩都骑在男友肩膀上，两人一组配合打擂台，笑声震天。

玩累了上岸大吃一顿，因他们都要驾车，不招待酒精。

安德信家的泳池颇出名，因为许多家长嫌烦嫌吵，不欢迎这种聚会，所以统统聚集到安宅来，还有，安家的鸡腿与牛排都烤得香。

这时有电话找英。

老人院当值看护说：“安德信小姐，你负责照顾的任太太，医生说她恐怕过不了今晚，你可有时间来一次？”

“我立刻来。”

英披上外套出门。

她每周两次到老人院陪任太太聊天已有一年时间，任太太中过风，且患爱司咸默症，已失却大部分记忆。

到了护理院自然有职员带英进去。

看护过来说：“谢谢你来，她好似有话要说，我们听不懂。”

英推门进去，轻轻说：“我来了。”

只见任太太坐在安乐椅上，出乎意料，精神还不错，她转过头来，一见小英便高兴地说：“乐家，你来了。”

任太太分明认错人，可是，乐家是谁，从未听她提过。

看护低声说：“她的心脏已经衰竭。”

任太太递起手，触动各种搭在她身上的管子，发出诡异的叮叮响声。

英蹲到她身边。

“乐家，你不再怪我。”

英微笑，“我很好。”

“乐家，当年我离开你，实在逼不得已，你原来已经安然长大。”

英已隐隐猜到乐家是什么人。

英问看护：“任太太没有亲人？”

“孑然一身，丈夫与儿子都比她先走。”

英握住老人的手。

“乐家，我没有一天不想起你。”

英低声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“你一个人在外头，累不累，冷不冷，怕不怕？”

“我很好，我懂得照顾自己。”

“你会不会做功课，同学们可善待你，老师有无偏心？”

“我全应付过来了。”

“吃得好不好，穿得暖吗，住哪里？”

“看我就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缺。”

任老太太松口气，一下子累了。

她紧握住小英的手。

“乐家，你同我想像中一模一样，能够见到你真好。”

英低声答：“我也是。”

任太太看着英，十分满足，她的眼皮渐渐垂下，手也放松。

看护轻轻说：“安德信小姐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“我愿意留下来。”

“我们不能叫义工负担太多心理压力。”

“再过五分钟。”

看护点点头，熟练地把任太太搬回床上。

“她这回可与家人团聚了。”

英抬起头，“你说得对。”

她看了看任太太干瘦的脸最后一眼，离开病房。

英有顿悟。

有什么事，要早点办，切勿耿耿于怀留到最后一刻。

真正放不开也不必故作大方。

英忽然开窍，她释然。

看护出来再三向她道谢。

英驾车回家，看到兄弟坐在门口等她。

她下车，陪他坐在石阶上。

扬伸手指向天空，“看，天琴座。”

英抬起头，“呵，是，哎呀，北极星多么明亮，它朝西十五度是天枢及天璇星，再过去一点是天权及天玑，今夜真是观星好日子。”

“妈打电话来叫我们别忘记周末约会，她已经订了飞机票。”

“我们一定准时到。”

“还有一个姓唐一个姓刘朋友找你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

他们进屋子去。

扬熄掉泳池旁的灯。

璜妮达一边收拾一边说：“这间屋子如果没有你俩，不知清寂到什么地步。”

扬恐吓她：“我与英迟早离巢。”

“嗳呀呀，那我真要对牢四面墙壁讲话。”

扬忽然说：“英，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。”他递上小小礼包。

英诧异，“迟到。”

“对不起我今日才做妥。”

“这是什么，又轻又薄，似一张光碟。”

“你所有童年至今照片全收在里边。”

“啊，这起码要做二十小时。”英惊喜。

扬一鞠躬。

“你这可爱的黑人。”

“你也是，清人。”

璜妮达实在忍不住，“真受不了你俩这种亲昵，我又是什么人？”

兄妹俩异口同声：“你是好人。”

璜妮达笑逐颜开。

兄妹周末到华府赴会。

过海关需打指模拍照留念。

英说：“现在他们连邻居也不信任。”

“明年还需照虹膜，每一个游客都有记录。”

“那是何等样艰巨工作，也只有他们的人力物力才做得到。”

海关把行李逐件搜，照相机电脑全部需展示功能。

在飞机短程行程上英浏览光碟中照片。

从出生到廿岁都有详细记录。

养父喜欢拍照，技术高超，他很多时候又选用黑白底片，形象特别突出。

“看这张。”

大头照片，小小面孔哄近照相机，十分趣致。

“你扮小丑，为何搽白面孔？”

扬忘记了，那时六七岁的小英最羡慕白皮肤，有事没事用妈妈化妆粉条把面孔扑得雪白。

英沉默，继续看别的照片。

上了初中，高加索血统女同学掉过头来崇尚金黄色肤色。一到夏季，出尽百宝：晒太阳，照紫外线灯，搽黄粉……只想扮出热带风情……

没有什么想要什么，真是无聊。

接着是生日会的记录照，只见人头涌涌，好几十名小朋友与家长一起出现。游戏节目与食物同样丰富。

扬不由得说：“妈真了不起。”

英点头。

有几张照片里的小英闹情绪，豆大眼泪挂在脸颊上，十分趣怪。

林茜尽量让女儿接触中文文化：托友人找来中文老师，让英学国画，过农历年必去唐人街看游行，端午、中秋、清明都是重要日子。

英日常穿西服，妈妈收入丰裕，英四季服饰考究，照片中她穿戴简直可以收到时装杂志里去：小小收腰长大衣、白袜、漆皮鞋，装扮如淑女。

上了中学，英自己挑选衣裳，才改穿简单朴素的卡其裤白衬衫。

英转头向兄弟说："谢谢这份最好的礼物。"她关上小小机器。

"这些照片教你思索可是？"

"嗯？"英一时不会意。

"若果没有妈妈，我们此刻在什么地方。"

英打一个冷颤。

"他们说，在孤儿院中，一旦过了某个年龄，像十岁左右，便乏人问津。"

英不出声。

"此刻孤儿院连同福利署定期举行领养茶会，把家长介绍给孤儿们认识，互相挑选，有些较大的孤儿每个月都在茶会出现，年复一年，失望沮丧，家长认为孩子大了，不好管教，都喜欢幼婴，还有，要健康、漂亮、同文同种。"

英不说一句话。

"我同你算是好运气。"

英笑了。

扬说："在安德信家得到爱护、关怀、教育，还有：自由。"

"因璜妮达，又吃得特别丰富。"

"最难能可贵的是我从来没有压力要做到最好以图报答他们领养恩典，在安德信家，一切公平自由，没有施同受，只有关怀爱心。"

英问："讲了那么多，有无中心点？"

"有。"扬点头。

"是什么呢。"英看着他。

“英，即使找到生母，也毋忘养母。”

英握住扬的手，“我不是那种人。”

这时，邻座有人咳嗽一声。

英见是一个衣着时髦的华裔年轻人。

他说：“有事请教你们。”

英很和善：“是什么事？”

那年轻男子嚅嚅：“我的女友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统。”

扬微笑，“同我一样。”

年轻人说到关键上去：“家母软硬兼施，一定叫我与她断绝来往。”

扬十分同情。

“家母不能接受我女友，尽管她哈佛毕业，在华尔街任职。”

英问：“我们可以帮你做什么？”

“你俩相处融洽，请问有什么秘诀，还有，如何说服双方父母？”

扬头一个笑起来，“你误会我俩的关系了。”

年轻人羡慕，“你们已经结婚？”

英指一指扬，“我们是兄妹。”

年轻人张大嘴错愕无比，“嗄？”

英对着陌生人反而十分坦诚自然：“我们二人是领养儿。”

“啊，原来如此。”他仍然惊讶。

扬忽然感慨，“我明白你的感受，保守的华裔对黑人有真正恐惧，我曾听见两个太太吵架，一个向另外那个下咒语：‘你女儿会嫁黑人！’那个一听，即时哭出来。”

邻座年轻人无比沮丧。

英安慰他：“慢慢来，不急。”

扬却说：“他们叫我黑鬼，认为我刚自猿猴进化不久。”

英瞪了兄弟一眼。

飞机要着陆了。

取行李时已不见那悲哀年轻华裔的影踪。

他们到酒店与妈妈会合。

在大堂镜子里，英看到她与兄弟站在一起，一黄一黑，相映成趣，他比她高一个头，高大硕健，她体态纤细，是个极端。

电视台曾经动他们脑筋，想说一说他们的故事，籍以带出领养制度的利弊，但被林茜一口拒绝。

这时扬忽然说："妈妈来了。"

金发蓝眼的林茜穿着淡黄色套装，煞是好看。

他们三母子拥抱一下。

林茜像是有点累，"我先打个中觉，晚上一起去筹款晚会。"

可是随即又有人叫了她去不知商量什么。

林茜百忙中转身丢下一句："英与扬，六时正在这面镜子前等。"

扬看看时间，"我去探访朋友。"

英说："我到房间去眠一眠。"

妈妈十分体贴，知道他俩并非亲兄妹，为免尴尬，总是订套房。

连日劳累，英碰到床也就睡着了。

梦中时间空间有点糊涂，一时不知身在何处，只听得有人叫她："小英，小英"，她四处寻找声音来源，不得要领，感觉惆怅。

电话铃响，是林茜叫她准备，这时，扬也上来了。

他们准备好道具服装，又互相化妆，嘻嘻哈哈，浑忘心事。

兄妹披上斗蓬，到大堂找妈妈。

有人在他们肩上拍了一下，"我的影子不见了，你俩见过没有？一起出发去永不地吧。"

正是林茜妈作小飞侠打扮。

三人拥作一团到舞会去。

英看到许多在报章杂志上见过的面孔。

她觉得很有趣，一边喝香槟，一边四处浏览。

一位相貌端正作乡村姑娘打扮的女士问她："香槟还好吗？"

英赞道："美味极伦，将来我赚到薪酬，一定全部拿来买克鲁格香槟。"

那位女士笑逐颜开：“我是嘉洛莲克鲁格，酒厂的第三代传人。”

“呵，你好。”

“这位小姐，你喜欢哪一个年份，八九年可合口味？抑或是混合香槟、粉红香槟，甜还是干？”

小英十分豪爽，“管它呢，只要是克鲁格。”

女士开心无比，童言无忌，童言至真，她笑说：“‘管它呢，只要是克鲁格’，这句是绝佳宣传句。”

她走开了。

英抬头找扬，她穿的束腰叫她透不过气来，她想换件衣服。

有人在她背后说：“你在这里。”

英转过去。

她看到另一个小飞侠。

原来舞会里有好几个小飞侠。

英微笑问：“你也不见了自己的影子？”

他笑，“十分彷徨。”

英安慰他：“或许它会来找你呢。”

那男子笑，“说得真好。”

英问他：“为什么扮彼得潘？”

“我妻子的主意，她扮云蒂。”

那边有人叫他。

“对了，”他给英一张卡片，“你家电脑有什么事，找我们好了。”

“谢谢你，不过，我们一直有电脑保养呢。”

那男子笑笑走开，去找他的影子。

扬出现了，“那人是谁？”

“他说电脑有事可以找他。”英把卡片给扬看。

扬一看，眼都傻了，“是BG。”

呵，今晚各式各样的贵宾都有。

英说：“自助餐桌上有寿司，来，我们去挑一些。”

“最好趁竞选人演说之前溜走。”

“对，我俩只为吃而来。”

可惜衣服太窄，吃得不多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场地另一角起了一阵骚动。

英似有预感：“什么事？”她不安。

扬去查问。

——“一个小飞侠晕倒在地，已叫了救护车。”

英与扬此惊非同小可，扔下杯碟，立刻抢过去看个究竟。

英还默默念着：是另一个小飞侠就好了，黑心无妨，只要妈妈无恙。

可是躺在地上的分明是林茜。

扬急忙把她双腿抬高，在她耳边叫：“妈，醒醒，醒醒。”

有人过来说：“我是医生，请让开。”

他蹲下替失却知觉的林茜诊治，扶起她，把她靠在椅子上。

小英急问：“可是空气欠佳？”

那名医生脸色凝重。

片刻，救护车来了，把林茜用担架抬出，她仍然半昏迷，不能言语。

英与扬跟着救护车到西奈山医院急救室。

扬一直紧紧握住母亲的手。

急救人员抹掉林茜化妆，在医院强烈光线下，英看到妈妈脸上皮肉松弛，挂在耳边，真是个中年人了。

英伤感，伏到妈妈身边。

林茜缓缓苏醒，“发生什么事？唉，真煞风景，我一定是忙昏了，孩子们，我们回家去吧，这里是美国，医药费会把你吓死。”

当值医生按住她，“你得留院观察。我们有几个检查要做。”

林茜说：“我有工作在身。”

医生怒问：“死人有什么工作？”

兄妹知道事情严重，噤若寒蝉。

医生同他俩说：“你们先回去。”

他们吻别林茜妈。

回到酒店，英脱下束腰，才发觉腰身已被勒起一条条瘀青紫血痕，做艳女真不容易。

她换上棉衫卡其裤，又打算出门。

扬问："去医院？"

英点头。

"我们一起。"

兄妹齐心，洗把脸再度出门。

医生又一次看到他们，倒也感动，吩咐他们："到候诊室看杂志喝咖啡吧。"

他俩一直等到凌晨，两人分别在沙发上盹了一会。

只见另外一位医生出来，"安德信家人在哪里？"

扬跳起来。

医生介绍自己："我姓区，我们替林茜检查过，她的肝脏有毛病，已达衰竭地步。"

英只会睁大双眼，不懂回应。

扬大惊，"她一直健康，怎么可能。"

"她的肝脏不妥，起码已有三五年历史。"

扬起疑，"慢着，我虽不懂医学，也知道凡是体内器官有事，第一个反应是痛不可当。"

区医生心平气和，"说得好，可是林茜承认长期服用可典镇痛剂，那是吗啡，不知哪位庸医任意给她处方毒药，掩瞒真正病情，直至今日，那人应该枪毙。"

扬急问："现在应该怎么办？"

区医生回答："做肝脏移植手术，越快越好。"

扬居然松口气，"区医生，我愿捐出肝脏。"

区医生微笑，"合用机会甚微，先得检查。"

扬焦急："还等什么？"

英这时也说："我也参加验血。"

区医生点头，“你们很好，你俩跟看护去检验。”

区医生随后给他们看样板：“这是正常健康肝脏，粉红柔软，那是坏肝脏，又黑又硬。”

两者质地颜色无一相似，叫英想起华人骂人黑心黑肺。

“林茜长期烟酒，休息不足，又欠运动，犯足大忌。”

英低声说：“肝脏是重要器官吧。”

“肝叫存活者，liver，没有它，活不了。”

医生讲得再明白没有。

兄妹看到林茜妈妈，不禁伏在她腿上。

林茜疲倦地笑，“怎么了？”

兄妹不语，只是抱着妈妈大腿。

“我没事，回家慢慢治。”

林茜躺病榻上，脸色憔悴，洗掉化妆，看到她焦枯的皮肤，一双蓝眼像是褪了颜色，今非昔比。

她的头发拢到脑后，看到雪白发根，呵原来金色是染上去的。

英像是忽然认清了林茜妈的真容颜，不胜悲恸。

她伏在她身上流泪。

“我们回家再说。”

三人紧紧握住手。

林茜由轮椅送上飞机。

彼得安德信闻讯来接飞机。

“林茜。”他忽然流下泪来。

林茜说他：“孩子们都没哭，请你坚强些。”

“无论怎样，一定把你医好。”

彼得决定暂时搬回林茜处住。

璜妮达老实不客气抢白他：“当初又为什么搬出去？”

彼得不出声，忙着联络专科医生。

璜妮达在背后喃喃说：“小器，眼看妻子事业一日比一日成功，名气一天比一天大，不晓得如何应付，怕妻子嫌弃他，他先下手离家。”

小英把食指放嘴唇上，“嘘。”

如是忙到半夜，大家都累得不能言语。

美国区医生报告回来，说英与扬二人的肝脏均不适宜移植给林茜。兄妹捧着头，难过得说不出话来。

彼得说：“别急，还有我。”

大家意外，“你？”

太平无事都要同林茜分手的他，见她有事，反而愿意牺牲，多么奇怪。

区医生在电话里说：“我替你们推介我师兄米医生。”

“我们正打算请教米医生。”

“好极了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各界人士问候鲜花陆续送到，门外排满车子，都是林茜友好前来探访。

英与大哥一早梳洗穿好衣服接待朋友。

这时才知道林茜真是颗明星，政府三级要员都上门问候，她反而没有休息机会。

林茜到中午才盹着。

每次妈妈回家英都很高兴，这次是例外。

彼得返来，看到客厅如花店，不禁苦笑。

扬说：“稍后我会转送到老人院去。”

彼得点点头，“好主意。”

英问：“爸你去什么地方？别走开。”

“我去米医生处检查。”

扬问：“轮候捐赠需排期多久？”

“三五七年不等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！”

彼得用手揉脸，“所以靠亲友捐赠比较有把握，我与林茜均系高加索人，且血型相同。”

璜妮达捧着晚餐出来，“他不行，还有我呢。”

英破涕为笑，“这么多人爱妈妈，一定有得救。”

彼得叹口气，“看到病榻中的她如此干瘦软弱，真不相信她就是林茜，一直以来，她精力无穷，朝气勃勃，艳光四射，这次打了败仗。”

“她一定会反败为胜。”

彼得忽然说：“你们可知道林茜做早晨七时新闻需几点钟出门？”

英答：“凌晨四时。”

“只有你们知道，她中午回来休息一下，又赶出去工作，深夜尚有应酬，我要见妻子，需打开电视，当时我想：这是什么婚姻生活，已经失去她，不如索性离婚。”

英忽然说：“如果是你为工作早出晚归，她一定支持你。”

彼得不出声。

扬拍拍养父背脊。

“是我太自私。”

“爸，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。”

这时璜妮达进来说：“小英，有位唐先生找你。”

英下楼去。

唐君佑见她一脸愁容，错愕地问：“发生什么事？”

“我妈有急病。”

“怪不得你没上学，又不覆电邮，我可以帮忙吗？”

“她需要移植肝脏。”

唐君佑大急，“本省医院轮候照超声波都要六个月，又不设私家诊所。”

英苦笑，“可不是，有点像第三世界可是。”

“英，祝你们幸运。”

“谢谢你，有空再联络。”

英把他送出大门口。

唐忽然伸出手，碰了碰她的发梢。

英知道他关怀她，不禁点点头。

下午，米医生来了，他要接林茜进医院治疗。

英问：“可以在家观察吗？”

米医生很简单回答：“不。”

璜妮达说：“我去收拾行李。”

米医生的手提电话响起来，他一听，面有喜色，放下电话说：“彼得，彼得。”

彼得安德信立刻走过来。

“彼得，你的肝合用，我们可以尽快安排手术。”

大家一听这个好消息松口气。

英又提心吊胆，“爸，你的安全……”

米医生说：“凡是手术均有危险，妇女们做矫型手术：抽脂肪拉脸皮，也会死人。”

英不出声。

米医生说：“我有把握，你们放心。”

他匆匆回医院办事。

扬看见养父母双手紧紧握在一起，不禁微笑。

他喃喃说：“每朵乌云都镶有银边。”

扬驾车把花篮送到老人护理院去。

璜妮达斟杯蜜糖水给英，“小英你嗓子沙哑。”

大家都像老了十年。

“没想到妈妈会忽然崩溃，唉，病来如山倒。”

璜妮达问：“什么？”

“这是华人形容病情凶险的说法。”

“讲得真好。”

下一句是病去如抽丝，英不敢说出来。

傍晚，彼得安德信陪前妻入院，两人均需进一步做详细检查。

英一个人在家，略觉安心，抱着枕头，不觉入梦。

不知多久没睡好，她简直不愿醒来。

心中说：耶稣，我并非对生活不满，或是做人不快乐，只是累同倦，况且，一睁开双眼，就得应付烦琐的人同事，疲得抬不起头来，

所以，真不介意到你那里来。

忽然听见楼下争吵声。

有人大声喊："你叫她下来，我非见她不可。"

谁，谁这样放肆，跑到别人家来大呼小叫？

英万分不愿自床上起来，跑到楼梯口张望。

她还没看清楚人家，人家先看到她。

"你下来，我有话说！"

是个中年华人太太，有点歇斯底里。

璜妮达拦不住她。

英不认识她，不由得问："阁下是什么人？"

那中年妇女悲忿地说："阁下我是唐君佑的妈妈。"

英连忙下楼来，"唐伯母什么事？"

璜妮达见客人一丝善意也无，不放心，在一边站着。

唐伯母一手拉住小英，"你同君佑说些什么？你叫他把心脏捐给你？他没了心脏如何存活？你要他的命？你是什么地方来的妖女？"

英楞住。

"你休想！我已经通知警察前来，"伯母气急败坏，"你想谋杀君佑？"

英目瞪口呆，手足无措。

伯母忽然伸手去打她，"你这女巫，女巫！"

璜妮达想挡已经来不及。

英吃了耳光退后，又痛又羞。

就在这时，英背后伸出一只大手，拍开打她的人。

原来是扬回来了，背后还跟着两个警察。

那唐伯母蓦然看见一个六呎多高黑人怒目相视，也退后几步。

警察走向前隔开他们。

"这位是唐太太？是你报警？我想你误会了，我们已经同你了解过情况，证明是你误会，请到外头来说几句话，陈督察会讲中文。"

陈督察把唐太太请出去。

璜妮达看到小英面颊上有明显的五指纹，不禁生气，奔出去同警察投诉：“我们要控诉这女子入屋蓄意伤人！”

这时唐君佑也气喘喘赶来。

“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干什么？”

唐太太大声说：“是我通知派出所，是我叫警察来抓这妖女。”

“妈，你完全误会了。”

一眼看见小英站在门口，他连忙走过去解释。

英摆摆手，“你们都走吧。”不待他开口。

声音十分平静，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
唐君佑不是笨人，这时知道任何解释都没有用，他颓然退下。

这时扬出来说：“我们不想骚扰邻居，我们不予追究，你们走吧。”

那一边陈督察犹自苦口婆心地对唐太太说：“没有人要你儿子心脏，你放心，即使你愿意捐赠，人家未必合用，唐太太，你年纪不大，为何如此盲塞？”

问得好，大抵是读少几年书吧，人会变成那般愚昧自私。

唐太太垂头，“我急昏了，我听见儿子在电话里向医生请教这件事……我只得一个儿子……”

她立刻质问儿子，拿到地址，二话不说，上门来讨回公道。

英想：什么叫倒霉，这就是了。

她回房去洗把脸，关上门。

妖女、勾男人的心、血淋淋、张嘴吃掉、长生不老、法术无边、女巫、诅咒他人、待人家宅不安、家散人亡……都是她英安德信。

英累得抬不起头来。

警察把唐家母子送走。

璜妮达来敲门，“英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开门。”

英答：“不关你事。”

璜妮达走开，扬又来说话。

“清人，你没事吧。”

“尼格罗，你让我独自静一静。”

“你们清人脾气暴烈，蛮不讲理。”

“你少批评我族人。”

“学校打电话来叫你去上课。”

“我没心情。”

“爸妈已得到最好的医药照顾，你不用荒废学业，英，你应生活如常。”

这是东西方文化差距：西方人遇事尽量振作运作如常，东方人会觉得若无其事是没心肝凉薄表现，非得悲恸哭倒在地不可。

“回学校去，蜜蜜说有客座教授来讲哲学对希腊民主创新影响，应当精采。”

“谢谢你，尼格罗。”

“不客气，清人。”

英长长吁出一口气。

片刻有小车子驶近，蜜蜜下车，咚咚咚跑上楼来。

“去听沈教授讲课，沈自西岸来，是个美男子。”

英只得收拾书包上学。

林茜妈绝不赞成她坐困愁城。

蜜蜜喃喃说：“今日还是看不到你妈妈。”

车厢里有一份报纸，小段新闻：“林茜安德信著名电视新闻主持急症入院”，附着林茜明艳照人的宣传照。

英不出声。

蜜蜜问：“你心情很坏，失恋？”

英微笑，“没有得，何来失？”

“但是失恋这件事很奇怪，明明从来不属于你的人，你也会产生幻觉，认为得着过，随即又为失却哭泣。”

“咦，可以写一篇报告：魅由心生，情不自禁。”

“英，你不是失恋？”

“不，我只是觉得疲倦。”

她们把车停好，走进演讲厅，已经座无虚席。

沈教授果然是美男子，可是，题材略为重复，稳健，但欠缺新意，他来自鼎鼎大名的西安大略大学。

不过沈有足够魅力留住学生直至完场。

有好些女同学上前去要求签名。

沈的著作今日安排在图书馆出售。

蜜蜜围上去，英却走到饭堂。

她觉得胃部不舒服，买了一盒牛奶，喝下去没多久，忽然全部呕吐出来。

洁白芬芳的牛奶在胃里打一转变得臭酸难当。

英到储物室取过干净上衣更换。

她想去找校医，却被同学叫住问功课。

英整日耳鸣，耳边像有人敲打摩斯电讯密码：嗒嗒嗒嗒，不停地扰她心神。

她用手捧着头。

同学说：“英，你一向名列前茅，何必担心？”

放学，她直接到医院探林茜妈。英看到父母絮絮细语，和好如初，二人共享一客奶油蛋糕。

英笑了。

林茜看到女儿，“过来，”拍拍床沿。

英跳到床上，拥抱妈妈。

看护看见轻轻责备：“不可，你身上未经消毒。”

林茜抱紧女儿不放。

大家都笑起来。

林茜说："有子女才有欢笑。"

英问："爸，医生怎么说？"

"安排下周一做手术。"

"太好了。"

林茜说："本来我不打算接受……"

彼得瞪着她："这里不是电视台，哪里轮得到你说话。"

林茜握着他手，"希望我俩吉人天相。"

"一定会，妈妈，一定会。"

这时扬推门进来，"咦，发生什么事？好像漏掉了我。"

他也跳到床上去伏在妈妈身上。

看护生气，"林茜安德信，你怎么教导子女，快给我出去。"

他们两兄妹这才不得不下床来。

看护说："自明日起，换过袍子才进病房。"

那晚，英睡不着，熊猫眼。

第二天大早，唐君佑写电邮来道歉，洋洋数千言，英不予理睬。

刘惠言打电话来约会，英答允与他出去。

英说："美景街的小熊玩具店结业减价，我想去看看。"

"没问题。"

那小店有太多美好回忆。

英自小在该处留连，林茜妈把她带到该处，买过无数玩具，其中一只洋娃娃有东方女孩面孔，林茜忙不迭购下，同店员说："洋娃娃像煞我女"，店员笑答："是，好像小英"，洋娃娃至今珍藏着。

店东年老退休，子女另有事业，无人承继，索性忍痛结业。

小熊玩具店有上百款熊宝宝，小至一两吋，大至五六呎，还有英喜欢的麦德琳娃娃，小小瓷器茶具，机动小火车，各式音乐盒子……

英一走进店便觉黯然。

童年不知在此消磨多少时光。

扬有一套恐龙模型，什么种类都有，也是在这里置的，至今陈列书房。

这家店最奇妙之处是近铁路，偶然会听见呜呜汽笛，孩子们涌到门外张望，一大串火车厢卡像时间那样轧轧轧在店门不远处经过，一去不回头，车厢乘客会向孩子们招手，像是说："下一趟就轮到你们了。"

终有一日，人人驶向老年。

刘惠言耐心等小英挑选玩具。

英挑了一盒立体积木，是雪姑七友与他们的小茅屋，另外一只仿却利麦卡非样子的提线木偶。

老板亲自招呼他们，但多年来往的小顾客实在太多，他已忘记她是谁。

他说："多谢光顾。"

并没有提下次再来。

"加赠一只指南针。"他笑笑说。

小英说："谢谢你。"

刘惠言忽然问："请问有无一元一只的大钻戒？"

老板笑不可抑，"尚余一只，减至九角九分。"

他取出玻璃大钻戒。

刘惠言立刻买下来。

老板加赠忠言："年轻人，把握好时光。"

他们笑着走了。

一到门口，便看见古老观光蒸汽头火车缓缓驶过路轨，汽笛呜呜开路。

英连忙向车上游客挥手。

乘客也笑着摇手回礼。

刘惠言看得呆了，真没想到大城里会有这样美妙的小镇风光。

小英怅惘地看着火车驶远，低头，回到现实世界。

她看看时间。"我要上学。"

刘惠言说：“我送你。”

小英取出小小指南针，“朝北走。”

最北边有阿留申群岛，相传上古时人类自西伯利亚经岛屿步行到北美洲定居。

到了学校停车场，碰巧蜜蜜也下车来，叫小英。

刘惠言一看，只见蜜蜜是个印度西施，柚木色皮肤，高鼻深眼，古典味十足，但却穿西服，剪短发，说英语。

看样子三代在西方社会生活，已融入社会，日久根本不大觉得肤色有何重要。

看着刘惠言离去，蜜蜜问：“你的男友？”

英摇头。

“是新移民吧，看到深色皮肤仍然会扬起一条眉毛。”

“他见到扬的时候，下巴差点掉到地上。”

“可怜的人。”

小英也笑，“谁说不是。”

“幸亏扬是英俊混血儿，不见大厚嘴，掀鼻孔，否则，吓死他。”

“那样胆小，又以貌取人，死了活该。”

蜜蜜叹口气，“同乡见到我妹妹，会掩鼻转脸退避呢。”

她妹妹有轻微唐氏综合症。

英无奈点头，“是，这便是残酷的现实世界：老幼伤残贫穷以及有色人种均退后三步，雪肌美丽聪敏运动健将考试名列前茅事业有成名利双收者为胜。”

蜜蜜说：“真叫人难过可是。”

“整个生命是项淘汰赛，只选拔精英。”

“公道讲一句：这个城市已算合理，不信，试试往南走？”

英笑：“在祖家，你远在十五岁已被嫁出去，此刻已是七子之母，天天在蓬遮普打柴煮饭。”

蜜蜜不甘受辱，“阁下呢，”她瞪眼，“你是女胎，在贵国恐怕已被人丢往孤儿院。”

一出口就后悔，真是乌鸦嘴，英可不就是在孤儿院长大，蜜蜜立刻掌自己的嘴，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
英只是笑，一点也不恼。

片刻蜜蜜说：“我在写唐氏综合症儿童眼中世界。”

“加油。”

“会否是陈腔滥调？”

已到课室门口，听到上课铃，话题就此打住。

出乎意料，英在课室仍能维持百分之七十的注意力。

下课，她先回家吃点心。

璜妮达说：“特别把家搬到这一区，就是为方便你们读书。”

“璜妮达，你在我们家多久了？”

“扬来时，我已做了一年，我一直跟着你妈，由她替我办入籍手续，除非她叫我走，否则，我会替你们带孩子。”

“我婴儿时可乖？”

“绝不，老是哭，除非紧紧搂在怀中，否则一直惊哭，我们三个大人轮更抱着你。”

“不觉讨厌？”

“你妈妈说：要多疼小英一点，她好似有不愉快记忆。”

“扬呢？”

“吃饱就睡，睡醒再吃，没话说。”

“璜妮达你可知我们来自何处？”

老好璜妮达的答案再简单没有：“耶稣那里。”

“是，你说得对。”

璜妮达说：“放心，你爸妈会无恙。”

“我也认为如此。”

吃饱了英到医院去。

一楼是急症室，二楼是老人护理，三楼是产房，四楼手术室……

每个人至少来两次。

医院是最多血泪的地方。

人类也算得能干，这样可怕的所在竟打理得整洁舒敞，充满微笑。

英看到他俩在下棋。

彼得被林茜杀得片甲不留。

彼得叹口气，“林茜，你什么都好，可惜不懂做妻子。”

“你什么都好，就是怕女人强过你。”

“这是我俩离婚的原因吧。”

林茜答：“多年前的决定，提来做什么。”

“这次大病，你可有觉悟，可觉生命可贵，不应浪费？”

林茜点头，“病愈后我将加倍努力工作，我不会辜负你的牺牲。”

彼得啼笑皆非，“我还以为你有顿悟：呵该停下来嗅一下玫瑰花香，找个人陪着游山玩水……”

林茜大笑。

英在门口咳嗽一声。

“英，进来，你爸说我至死不悟呢。”

英低声说：“我看过报告，肝脏移植一般并发症比率是百分之三十左右。”

彼得笑说：“不怕，我不烟不酒，天天跑步，最健康不过，反过来说，你妈若捐肝给我，我可不敢接受。”

看护进来听见说：“你们一家真正乐观。”

“手术将如期进行？”

“现在已开始禁食及服药。”

米医生推门进来。

他带来手提电脑，打开了给安德信夫妇观看。

“这是活肝移植手术经过。”

“咦，用机械手术臂。”

“是，取出时用机械，彼得，你腹腔只有两个一吋长伤口，一周可以出院，林茜，你那边用人手做工作，需休息两星期。”

扬问：“为什么妈不可用机械帮忙？”

“缝入肝脏手术比切除更为精细。”

还是人手好。

“手术并无太大风险，希望不会排斥。”

医生出去，他们一家静静看着手术实录，只见手术后病人鲜龙活跳。

林茜叹口气，“此刻我反而心安理得，累了好几年，不敢说话，怕是年纪大了，力不从心，原来是器官有病。”

彼得说：“林茜，累了就退休。”

“我幼时家贫，珍惜一切机会：读书、就业、婚姻……总是忍耐支撑到最后一刻，不想轻易放弃，我们这一代的危机意识比英他们重。”

彼得说：“你已颇有节蓄。”

林茜不与他争辩。

影片结束，字幕打出来，看到是发现电视台制作，大家都笑了。

片刻奥都公来了。

彼得让他观看手术过程，又去买了咖啡招待。

扬向英使一个眼色，两人向父母告辞。

“回去好好睡一觉，明早来陪我们。”

“医生说明早八时开始手术，历时约四小时。”

扬说：“我有点紧张，不如去打网球。”

英取笑他：“你不是在战壕中也睡得着？”

“这次不一样。”

他咧开雪白整齐牙齿，“看到没有？我自小一口怪兽牙，由妈带到牙医处逐一箍好，足足做了五年，单是这副架值三万元，爱心耐心未算在内，林茜是我最敬爱人物。”

英抢着说：“我也是。”

扬叹口气：“好人好报。”

兄妹紧紧握住四只手。

扬的手大如小扇子，把妹妹的手拢在其中。

虽是混血，他的皮肤仍然深棕色。

英问：“我们究竟来自何处？”
“肯定不是一个家庭，大多数是单身母亲。”
“她有无想念我们的时候？”
扬答：“每一天。”
“那为什么送走我们？”
“那是她当时唯一可做的事。”
英又问：“之后又为何不来找回我们？”
扬说：“嘘……”
英把头紧紧靠在他胸膛上，不再言语。
随后，扬去了打球。
在球场上他像一只敏捷猎豹，靠那活生生精力击败对手。
英回家收拾书房。
璜妮达告诉她：“有人找你。”
“是蜜蜜吗？”
“不是简小姐，是那位唐先生。”
“不不不。”小英怕了，双手乱摇。
“他一直坐在门口等。”
“通知派出所赶他走。”
“这……”
“璜妮达，快去，否则，派你把他的心挖出来。”
璜妮达只得说：“我去。”
打开门，据实把话告诉唐先生。
英亲手致电警署，不久，警车前来，与他说了几句话，他不得不走。
警察又与英谈了一会，做了记录。
刚巧刘惠言来访，讶异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警察以为是同一人，跳起来，“又是你？”
英分辨：“不不，不是他，刚才那个姓唐。”
警察看仔细了，“是，对不起，这一位戴眼镜。”他敲敲头。

在外国人眼中，华人几乎样子个个差不多。

不过，这一次也不能尽怪他们，小唐小刘的性格的确不明显。

小刘又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英答：“没什么事，你有何贵干？”

“我有两张舞台剧‘制片家’票子，我们到纽约去，早去晚归。”

“家母明早做手术，我走不开。”

小刘呆住，“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我可以做什么？”

“你可以回家，别老在我门口出现，有事，预约，比较礼貌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

“不必送花，真要表示尊重，请捐款到儿童医院。”

小英关上门。

璜妮达看她一眼。

“怎么了？”英问她。

“一辈子嫁不出去。”

“我在妈妈家过余生。”

“也好，我服侍你。”

“璜妮达，你我素昧平生，统共是陌生人，为什么爱我？”

“哗，什么陌生人，我自幼把你带大，我是你保母，看着你进幼儿园，帮你打理午餐、书包、校服，你说什么？”

这时司机赫辛回来说：“太太要毛巾浴衣。”

璜妮达立刻去拿。

英到蜜蜜家去。

已全盘西化的她却在房中点檀香。

那股异香有宁神功效。

渐渐小英眼皮沉重。

蜜蜜把新写的功课读给她听，英无心装载，盹着了。

蜜蜜在一角静静与男友通电话。

英在梦中仿佛听见有人对话。

“我已不再爱你，为着双方前途，最好分手，各走各路。”

“我已怀孕三月。”

“有许多解决方法，你可自由断定，再见。”

“我们可以一起克服。”

“你知我从未打算与你结婚。”

这时蜜蜜忽然叫她：“英，司机来接你。”

英睁开双眼，发呆，不出声。

清晨璜妮达起来做早餐，三人都故意表现得轻松，食不下咽也把煎蛋肉肠塞下，像石头似坐在胃里。

出发往医院时也都若无其事。

林茜看到他们，“哎，都来了，家里谁看门？”

“司机赫辛。”

米医生来做最后准备。

家属吻别二人。

璜妮达不住祷告：“耶稣与你们一起。”

他们到会客室静心等候，一边玩扑克牌。

璜妮达牌术奇精，杀得两兄妹片甲不留，她一边赢，一边担心东家频抹眼泪。

三人都极其耐心等候，一时手牵手祷告。

一小时后看护出来，“安德信家？向你们汇报手术情况：已成功采取彼得半叶肝脏，预备移植。”

大家松口气。

“正替彼得缝合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应该的。”

“妥善的开始，已是成功的一半。”

大家精神为之一振。

手术下半场亦进行得非常顺利，米医生亲自出来说：“新鲜肝脏即时开始运作，一年后两人的肝脏都会长到原先大小，一物二用。”

璜妮达满面眼泪。

她说：“我回家去替你们准备晚饭，赫辛在楼下等消息呢。”

她匆匆忙忙离去。

米医生说：“你们可跟我来看父母，请换上袍子。”

英一站起，才发觉已坐得腿部麻痹，希望下一次到医院来是为着生孪生儿。

呵，生儿育女。

只听得医生说：“这边。”

兄妹穿上消毒罩衫。

彼得与林茜两张床并排一起。

彼得先醒，已睁开眼睛，看到子女，向他们微笑。

医生看看林茜，“喂，醒醒，你叫什么名字，今年几岁？”

林茜喃喃答：“林茜安德信，今年廿八岁。”

英与扬笑得挤出眼泪。

米医生也笑，“手术成功。”

他们脱下袍子回家去。

在车上扬说：“老妈今年五十一岁了。”

“她是一颗钻石，哪分年岁。”

“讲得好，钻石只讲颜色重量切割，哪计年份。”

“掘出打磨之前都亿万年了。”

“妈在三十二岁领养我，那时她已名成利就。”

扬赞道：“她真正能干，我到了三十，恐怕还会住家中。”

英微笑，“我恐怕会把丈夫子女也带回家中吃白饭。”

“我们这一代是怎么了？”

“也许，人浮于事，竞争太过激烈。”

“不，英，几十年前，女性连职位都没有，需要她们自创，重视工作者时时被揶揄是女强人。”

英说：“听妈讲，那时，最反对女性能力独立的人，是上一辈家禽般生活的女性，她们害怕比较，故此描黑事业女性，把她们当成洪水猛兽：不羁、荒唐、妄想同男人平起平坐，专勾引人家丈夫……”

“妈没同我说起这些。”
“你是儿子，这些与你不相干。”
“这样说来，她一层层打上去的江山，直至今日。”
“彼时，职业女性亦是少数族裔。”
到了家，兄妹取出啤酒对喝。
“敬爸妈。”
“祝他们起码看到我女儿生女儿。”
“讲得好。”
两人一口气喝光半打啤酒。
璜妮达捧出墨西哥海龙皇汤。
扬说：“一起坐下，你也喝一杯。”
璜妮达问：“你说，他俩可会复合？”
扬摇头。
“经过这样大事，还不能彼此谅解？”
英说：“他们互相关怀，是最好朋友。”
璜妮达急问：“夫妻不就是良朋知己吗？”
扬说：“我吃饱了，我要上楼工作。”
英微笑，“璜，别急。”
璜妮达叹口气，默默收拾桌子。
英回到楼上，累极倒床上入睡。
第二早上学前，璜妮达对她说：“首府华盛顿有一位区医生找你。”
咦，米医生没同他朋友联络？
“我先去看爸妈，再到学校。”
“扬半夜出去了，有女友接他。”
英微笑，“什么肤色？”
“白人，我并不乐观。”
璜是最佳时事评论员。

“许多黑人一旦成功便努力学做白人：娶白女，住白区，搽白面孔，拉直头发，希望扬不要那样笨。”

“璜你太担忧了。”

英笑着出门，一向以来，兄妹交友完全自由，可是也没有学坏，两人都不烟不酒，英从不在外过夜，事实上她根本不爱外孵，在校人称Alfa geek，即头号书呆子。

这样脾性，是像生母吗?

没有时间细想了，她到医院换上袍子走进病房。

真是奇妙，彼得与林茜两人经过那样开膛大手术，不但生还而且谈笑自若。

米医生妙手回春。

林茜说：“从此欠彼得一个人情债。”

彼得说：“我的细胞不知会否影响你性情。”

林茜笑，“必然是坏影响，越来越疲懒。”

“或者你会减缓脚步。”

“电视台问我几时可出发与约旦王谈谈。”

“年轻的约旦王鸭都拉有一半法国血统，他有一双蓝眼，讲纯正英语。”

“约旦地位尴尬……”

英放心了。

他俩已完全安全。

英回学校上课。

璜妮达找她：“美国区医生急找，嘱你覆电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正在上课，怎样覆电?

等到放学，她拨到区医生号码，看护一听到她名字，立刻说：“我立刻替你接区医生。”

区医生的声音马上传来：“英安德信？”

英笑，“区医生，家母已成功做妥移植手术。”

“英，我已经知道好消息。”

“那你找我有何贵干？”

“英，我昨日翻阅你的检验报告，觉得异样，把你上次血液样本再测试了一次。”

英问：“发现什么？”

“英，你患急性血癌，因遗传因子不能生产正常红白血球数字，成年病发，叫做法孔尼症。”

英一时领悟不过来，“什么？”

“英，尽速联络专科医生，这次你好心有好报，若非救母心切，你不会无故捐样本做测试，即时就医，一定来得及。”

英对这个讯息仍然不予接收，觉得电话那一边的区医生似拨错号码。

“区医生，我是加拿大多伦多的英安德信。”

“英，我请米医生立刻与你联络，你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在学校。”

“请即时回家。”

这个时候，英忽然挂断电话。

的确是找她。

英拨电话找赫辛，“请载我返家，我身体不舒服。”

赫辛答：“十分钟到，小英，你先到图书馆坐下。”

片刻，扬的电话也到了，“英，什么事？”

英脸上已无血色，“女性周期病。”

“你自己当心。”

那么多人关心她，死不了。

小英深深吸口气。

区医生，没有找错人，她身上有着严重遗传病。

她还年轻，背着病躯，永远不能做一个正常的人了。

赫辛将车驶到，小英上车。

司机把英带回家中。

米医生比她先到，已在会客室等她。

他一步趋前，握住英的手，反客为主，“坐下慢慢说，喝杯水。”

英坐下不出声。

区医生要找的人真是她。

“英，我认为暂时毋需把这件事告诉你父母，你说呢？”

英点点头。

“待他们出院再说可好？”

英又点头。

米医生松口气，“小英，这并非不能医治的病，今日医学有极大突破，可以迅速控制扩散，我建议你即刻开始治疗，我推荐本省李月冬医生。”

门口出现一个身形。

他大声问：“米医生，你在说什么？”

是扬回来了。

一直垂头不语看着自己双手的英站起来走到兄弟身边，扬紧紧拥抱她。

当年读小三，白种男孩小息围住英取笑，她无法解困，次次痛哭，一日扬来接她放学，她也这样奔近他。

之后发生的事叫英明白亲情重要。

扬走到那些小孩面前，张开手指，拨动，示意叫他们走近。

那班顽童见黑人比他们高大许多，已经心怯，其中一个为着面子，勉强走近两步。

扬冷不防伸出腿去，跘他，那男孩重重摔到沙地，膝上皮肉受创，痛得哭叫。

扬还说：“咦，走路这样不小心。”

他带着英从容离去。

不知怎地，英忽然想起这件琐事。

只见扬已在医生处了解到事实，他额角冒汗，五官扭曲痛苦，像腰间中箭。

他跌坐在椅子上。

“医生，安德信家为何多事？太不公平了。”

米医生叹口气，“扬，你是大哥，振作一点，父母正在康复，不久可如常生活，英上午接受治疗，下午上课，也是一个办法，人生多挫折，设法克服。”

“是医生。”

“我已帮英预约了李医生，快去吧。”

“我陪你英。”

英点点头，这时她问米医生：“我有病，为什么不觉异样？”

米医生又叹口气，“你很快会觉得。”

他身边传呼机尖锐响起，他必须赶回医院。

璜妮达替他开门，一脸泪痕，她都知道了。

杨陪着英去见李医生。

华裔的李月冬医生年轻貌美，若非穿着白袍，挂着名牌，会以为她是一名时装模特儿。

她按着英的手，“治疗方式简单，为期六个月，这个时候，你最需要家人支持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“身体上若干痛苦，必须忍耐。”

英忽然怔怔落下泪来。

她轻轻问医生：“我还能怀孕生子吗？”

李医生握住她的手：“这些事慢慢讲。”

她唤看护过来帮英登记。

一边，她对扬说：“父母几时出院？”

“还有个多星期。”

“届时我才同他们说。”

“谢谢你医生。”

“现在，由你做一家之主，你好好看紧妹妹，她需要你看顾。”

“她会很辛苦……”

“那是一定的，不必详细描述，你欲知详情，请到互联网上阅读有关报告，可幸人体有强大适应能力，她十分年轻，也是关键。”

“治愈率的百分比是什么数字？”

李医生看着他焦急面孔，“言之过早。”

扬用手掩住脸。

看护打出一连串治疗时间表，明早开始化疗。

李医生说：“我会与大学联络，请他们给你一个特别时间表。”

一切都妥善安排，真是不幸中大幸。

接着一个星期，英生活发生移山倒海式转变。

好友蜜蜜知道消息后并没有哭，但是泪水无故自眼角沁出，完全不受控制。

英支使她，“去，去替我写功课，若不小心拿到乙级，同你绝交。”

蜜蜜说：“是，是，你觉得怎样？”

“我与扬商量过，决定只字不提，免得越说越苦。”

“英，你是好汉。”

父母出院时，兄妹一起去迎接。

两人精神极好，手拉手回来。

林茜笑说：“我已约了美容院做头发面孔，你看我，一不修饰，似足老妇。”

英轻轻说：“妈妈，我有事告诉你。”

扬踏前一步，“回家再说。”

李月冬医生片刻亦来到安宅。

她只用了五分钟便将情况解释清楚。

彼得“呵”了一声，把英叫到身边，握住她的手。

好一个林茜，脸色镇静，加问几个问题，轻轻说：“我们在最好的医生手中，真是安慰。”

李医生说：“可惜没有家人病历可以稽查，英的生物父母有这种癌症吗，他们的医生采用何种治疗，对她很有帮助。”

林茜抬起头。

她忽然叫英："女儿，过来。"

英走近。

林茜紧紧搂住女儿："以后你们无论大小事宜均需立刻告诉我，不准瞒住我。"

子女都说是。

李医生微笑，"我对你们一家有信心。"

她告辞。

扬说："我们站一起全神贯注帮英打这场仗。"

林茜考虑一会，低声说："说得对。"

璜妮达捧晚餐出来，"大家都吃得清淡点。"

当晚林茜对彼得说："他们华人常说命苦，我想小英便是例子。"

彼得劝说："林茜，记得你的箴言吗，不许怨天尤人，长嗟短叹。"

林茜问："你会否少爱她一点？"

"不能更多，也不会减少。"

林茜说："十多年前，初进国家电视台，上头派我与森薛伯一起做晚间新闻，那廝不喜女人，更不喜金发女人，咬定我对他是威胁，正眼也不看我，当我透明，叫我难堪，每夜回到家中，我都想辞工后自杀，气得哭不出来，倒在床上胃气痛，可是小小一个人儿走近，小小一张面孔贴住我，可爱体贴地问：'妈妈今日辛苦吗？'我立刻火气全消，烦恼抛到天不吐，就这样，小英陪我熬过每一天。"

"为什么不辞职？"

"咄，天下乌鸦一样黑，哪个电视台都有森薛伯这种人。"

"林茜，我养得活你。"

"彼得，我无论如何找不到不去工作的勇气。"

"后来森薛伯这人怎么了？"

"器量那样狭窄，如何做事，不久前离开电视台，听说教书，后来又说从事写作。"

彼得说："我们两人很久没有这样好好倾谈。"

“有时，患难可以把家人拉得更近。”

“小英像是接受得不错。”

“不，震荡尚未上脑，她还以为是别人的事，疗程开始后，她才会真正明白。”

“可怜的孩子。”

半夜，有人推开房门。

林茜没睡好，转身轻轻问：“是小英吗？”

英小时做噩梦，也会这样找到爸妈房来。

果然是英，伏到养母身上，“妈。”

林茜不能想像没有小英的日子，她怕失去她，不禁泪流满面。

母女拥抱一起又睡了一觉。

天亮了，璜妮达推门进来，见被褥一角有把黑发，知是小英，不禁微笑，这同三岁时有什么分别，仍喜蒙头睡觉。

林茜醒转。

璜妮达说：“今晨九时你与美容院有约。”

林茜凝视窗外曙光：“日子总要过。”

“是，日子一定要好好过。”

“我先送小英上学。”

自美容院出来，林茜容光焕发，判若二人，她穿上淡黄色上衣，吸一口气，扣上钮扣，走进办公室。

同事看见她纷纷站起来。

不知是谁带头先鼓掌，整间办公室哄动。

林茜对上司笑，“年纪大了就可享受这种权利。”

上司老实不客气说：“林茜，这是你下一季工作次序。”

林茜按住那份文件，“老总，我来告假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他像听到晴天霹雳一般。

“我家有事。”

“我找十个人来帮你，你要佣人还是司机，抑或保母秘书？林茜，世上有件最文明的事叫分工，什么事非要林茜安德信在家亲力亲为不可？”

林茜吁出一口气。

“你要再婚！”

林茜好笑，“你听我说。”

“天，你怀孕了，此刻五十岁高龄亦可亲身怀孕。”

“没有这种事，镇静一点，我只欲告假六个月，之后一定归队。”

“听说你打算与彼得复合？”

林茜出示一份医生报告，老总一看，“呀，对不起林茜，我即时批你假期。”

“这是紧要关头。”

“我明白，做父母在这种时刻一定要在子女身边。”

林茜送口气。

“我知道有个名医生李月冬。”

“小英正由她诊治。”

“林茜，你需要帮忙，尽管出声，这里全是你的朋友。”

林茜握手道别。

她送午餐到大学给女儿。

英看见她好不高兴，拖着同学蜜蜜过来。

“蜜蜜，我替你介绍，家母林茜安德信。”

蜜蜜用双手掩住嘴，眼如铜铃。

林茜安德信，她的偶像，所有年轻女性的偶像。

林茜笑，“我是小英妈妈，你好吗。”

蜜蜜团团转，“我的天我的天，我有你的著作，全留家中了，我立刻到书店去买来找你签名。”她乐昏头。

林茜放下午餐盒，“青瓜三文治，清鸡汤，记住，不要喝汽水。”

英点头。

林茜微笑离去。

“她给你送饭？”

“她是我妈妈，她还替我熨衣服呢。”

“为什么到今日才披露？”

“怕你这种影迷呀。”

“她几时采访威廉王子？可否替我索取签名照？”

“我们还欠几篇功课？”

回到家，看见母亲在整理花园。

“妈妈，你今日不用上班？”

“我放假，养好身体再说。”

这是前所未有的事，英张大了嘴。

圣诞、过年、结婚纪念……对她来说，不过是另外一天，工作至上，可能出差在中东、北欧、南亚……只能通一个电话谈几句。

有特别事像子女毕业典礼，她才会赶回来，停几个小时，又赶去办公。

当下林茜说：“岁月不饶人，我想休养一段日子，园子里攀藤玫瑰已有二楼那么高，我都不曾留意。”

她拉起女儿手，抬头欣赏玫瑰。

只见蔷薇架上密密麻麻数千朵粉红色花盛放，蜜蜂热闹地兜着哄哄转，香气扑鼻。

英凝视美景，明年花开之际，她还会在这里吗。

林茜说：“英，我们要做一件要紧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们要寻找你生母。”

英怔住。

扬的声音自身后传来，“有必要吗？”

“有，我们或者需要她帮忙。”

英微笑，“妈是见我有病要把我退回去吗？”

林茜瞪着女儿，“任何时间我都不会接受这种坏品味笑话。”

“对不起妈妈。”

扬推妹妹一下，“你语无伦次。”

扬已把满头卷发编成小辫子，这是非裔人表示奋斗的装束。

英追上去搥他，“拿你出气又怎样。”

林茜说下去：“国家骨髓资料库的亚太捐赠者只占总数百分之七，比例甚低，难以找到亚太裔血癌病人骨髓配对，李氏基金会致力为亚裔病人寻找捐赠者，我已向他们求助，但至少要五个星期才有消息。”

扬急问：“英需要骨髓移植？”

林茜回答：“我们总得及早部署下一步。”

“妈都想到了。”

英垂头不语。

这时她已明白形势恶劣，不禁黯然。

扬说：“我愿意协助寻人。”

“你去读书，电视台有的是人，不必劳驾你。”

英不禁开口：“妈，你想怎么样？”

“我不是同你说了吗，我打算发布你儿时照片，在新闻节目中寻人。”

英吓一大跳，“不，不。”

大家看着她。

“我正接受电疗及化疗，反应良好，毋需成为名人。”

“英，我们必须未雨绸缪。”

扬说：“妈讲得对。”

“不，”英坚持，“请暂时按兵，妈妈智者千虑，我却还没有到那个关口。”

林茜叹口气，她忽然取出香烟来。

英知道妈妈遵医嘱已戒掉香烟，现在又取出烟包，可见精神紧张。

英取过香烟扔到字纸篓去。

林茜抬起头，“这样吧，我暗地派人寻找她。”

英松口气。

林茜站起来，“手术后比较容易累，我去休息一下。”

英正接受治疗，上楼梯需分两次：停一停，休息一分钟，再继续。

她回到卧室，躺床上，感觉凄酸。

扬进来坐在床沿。

英没有转过身去，她背着兄弟。

扬轻轻说：“叫男朋友来陪你可好？”

“我没有男朋友。”

“一个姓刘，一个姓唐。”

“泛泛之交。”

“你也不能立时三刻叫人交心。”

“读莎士比亚给我听。”

“全集？”

“读汉姆列特著名独白，从生存或否开始。”

“我读喜剧仲夏夜之梦吧。”

“不，我不喜闹剧。”

“终于闹意气了。”

英转过身来，“如果我的男朋友像你就好了。”

扬笑，“许多姐妹都那样说，到了佛洛依德派手里，必有一番见解。”

“你强壮、独立、公正、英俊、风趣、活泼……他们都比不上你。”

“真的，”扬很欢喜，“真有那么好？”

“甲级男生。”

“小妹都那样看兄长。”

英握着他的手，放到腮下。

“为什么不让妈在电视上呼吁？”

“我怕。”

“怕什么，怕见生母，抑或怕一夜成名？”

“两样都怕。”

扬说：“我不怪你，换了是我，我也害怕。”

“扬，你一直了解我。”

“可怜的小英。”

“这是遗传病，也许我生母已不在人间。”

“我们很快会知道。”

英闭上双眼，扬让她休息。

他自卧室出来，正好看到璜妮达收拾换下的床单。

她让他看枕头套，布套上有一丛丛黑发。

璜妮达喃喃说：“很快会掉光。”

扬安慰她：“会长回来。”

“小英算得坚强，我有个亲戚，天天哭着呕吐，唉，人生至多磨难，世上根本没有快乐的人。”

扬却说：“帮英打赢这一仗，我们全家是快乐人。”

“扬，自小你充满乐观活力。”

“我自林茜妈处学习。”

“耶稣保佑你们。”

第二天，英照常上课。

蜜蜜把做妥功课递给她。

“写得这么快？”

“在互联网上购买，价廉物美，百元一篇。”

“讲师有记录。”

“才不会，专人特别撰写，度身定做，决不重复。”

“都这样说，可是名媛在舞会上，晚服还是会相撞。”

“嘘，老师来了。”

那日小息，忽然有人指向她：“英安德信，有人找你。”

谁找她？英抬头。

英看到一个面熟的中年太太走近。

那位女士很客气地问：“英小姐？”

英一时不方便分辩，“是哪一位？”

“英小姐忘记我了，我姓刘，是惠言同惠心的妈妈。”

“呵，是刘太太，有何贵干？”

她微笑，“上次你把婆婆送回来，我家感激不尽。”

英看着她，她来学校，不是为了这个吧。

婆婆已是往事。

刘太太说：“英小姐，我们找个地方谈谈。”

英把伯母带到园子一角坐下。

“婆婆好吗？”

“不好也不坏，谢谢你关心，人老了就是那样子。”

“那么，刘太太找我是为什么？”

她忽然问：“英小姐，你身体不好？”

英很爽快，“我患急性血癌。”

刘伯母耸然动容，“果然。”

英仍然不明白，“你来看我？”

“是，呃，英小姐，你是好心人，吉人天相……”

“刘太太，你有话尽管直接说。”

她吸一口气，“英小姐，惠言是我唯一儿子……”

英忽然明白了。

她不禁笑起来，不待刘太太讲完，便说：“你放心，刘太太，惠言君与我，不过是普通朋友，绝不会有什么发展，你若不安，我可以从此与他断绝来往。”

刘伯母没想到事情会这么容易，不禁怔住，随即又庆幸不已。

“谢谢你，英小姐。”她好比皇恩大赦。

“不必客气。”

这时一个少女气喘喘赶近，英记得她是刘惠心。

“妈，你说些什么？”她顿足。

刘太太一把拉起女儿，“我们走吧。”

惠心被母亲拉着走了几步，忽然甩掉母亲的手又向英走来。

“英，对不起。”

英心平气和，“没关系。”

“家母蛮不讲理……”

英微笑，“或许，但她是你母亲：十月怀胎、眠干睡湿，我只是一个陌生人，记住，帮亲别帮理，去，你妈妈等你。”

刘惠心怔住，过片刻她明白了，她说：“谢谢你，英。”

她跑过去，与母亲一起离去。

英沉默。

同刘惠言那样的人绝交有什么损失呢，乐得做一个通情达理的好女孩。

英想站起来，忽然觉得双腿颤抖乏力，又跌坐在长凳上，她不服输，摇摇摆摆又再站起来。

这时有一双强壮的手臂扶住她，“当心。”

那人背着光，英一时看不清他的容颜，只见他头顶上一圈光，像下凡的天使。

英眼前有金星，那人取过身边水壶，“来，喝一口。”

英就着他手喝两口，原来是香甜的冰冻柠檬茶。

“我载你去校医处。”

英点点头。

他有一辆脚踏车，把英放在座位上，他坐她身后，飞快把她送到校医室。

看护出来，“英安德信，你没事吧。”关注之情毕露。

英微笑，“我肚饿而已。”

奇怪，朋友要与她决绝，陌生人却接载她。

一转头，那陌生人已经离去。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是哪位好心同学，多大有数千名同学呢。”

“他是华裔？”

“我没留意，肯定是亚裔，但亚细亚那么庞大。”

看护替她量脉搏。

“你没事，英，喝杯可可，吃两块饼干，躺一会。”

幼时，林茜妈教她看地图：“英，看，世界多大，我们眼光放远些，这是亚细亚洲，中国有著名的黄河与扬子江，这是印度，恒河与印度河，注意文明起源地都有河流平原，为什么？人们要吃要喝呀，没有温饱，何来文化……”

一只手放到她额角上。

“扬，你来了。”

“我来接你回家。”

“为了我，你们都不用做别的事了。”英歉意。

扬愉快的说：“是呀，我们乘机躲懒。”

他背起她就走。

赫辛在停车场等他。

“今早出门还好好地，此刻可是怎么了？”

“我受了刺激。”

“有人向你求婚？”

“不是王子身份，故大感失望。”

“你选错大学，这是民主国家，没有贵族。”

扬让妹妹先上车。

赫辛漆黑忧虑的脸上总算露出一丝安慰。

英说：“赫辛，我只是肚饿。”

像璜妮达一样，赫辛不知在安宅做了多久。

那天晚上，英拾起笔记这样写——

“我已不能过正常生活，很容易疲倦，全身乏力，像七八十岁老人。”

“这一套药，叫做红魔鬼，形容它的霸道。”

“自发病至今，感觉像是好端端在路上走，忽然有一吨砖块自天上落下，掷中我头顶，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掟死我。”

“忽然依恋身边每个人每件事，特别是扬，我们心灵相通，自幼一起长大，无话不说，虽然，小时候一生气，会叫他滚回非洲去，而他，曾经在后园掘地洞，妈问他干什么挖一个深坑，他答……‘送小英回中国。’”

“害怕吗，我已累得不去思想。”

李医生在傍晚来过。

她说：“上次点算红血球数字是三百，那算不错。”

林茜静静看着医生。

“我即刻安排小英入院。”

英已入睡，没有听到。

他们一家三口走进书房。

彼得问：“到孤儿院打听过没有？”

林茜答：“孤儿院已被政府接收，改为危机儿童宿舍，记录全部电脑化，但是十年前的文字档案，仍锁在地库。”

扬说：“我去翻阅。”

“那是颇为艰巨的工作，我想聘请私家侦探，他们工作有个程序，比我们快捷。”

“先让我去。”

林茜点点头。

第二天一早扬与负责人联络。

那位女士这样说：“一切记录保密，并非公开资料。”

“我想查阅本身资料。”

“你是领养儿？”

扬点头。

负责人给他一大叠表格，“你填妥了交还，我们会回复你，此刻政府对领养资料已经放宽，你不会失望。”

扬着急，“我不能到地库亲手翻阅？”

“年轻人，图书馆在隔壁。”

扬只得把表格带回家。

下午，林茜说：“我已托人查过，小英是名弃婴，完全没有记录：凌晨，警察发现路边有一可疑包裹发出呜咽之声，过去一看，发觉是一幼婴。”

扬大惊，“一只野狗便可以吞噬她！”

林茜出示剪报影印本，“这是当天新闻。”

彼得轻轻读出：“弃婴已被医院护理人员命名五月，多人意图领养……”

扬抬起头，不知说什么好。“扬，你可想知道你的身世？”

“不。”

林茜答：“好，我不勉强你。”

“我有点事出去。”

他高大身型走向门口。

林茜叫住他：“儿子。”

扬转过头来，“妈妈。”

林茜拥抱他，“喂你，不得沮丧。”

“是妈妈。”

林茜摸了摸他满头俗称裸麦田的小辫子，“我是家中唯一获准放肆的人。”

“是，太太。”

彼得也笑了，“我约了人去安大略湖飞线钓鱼，你也来吧，到湖畔冥思静心。”

“是先生。”

扬心中疙瘩一下子被抚平。

当晚，李月冬医生的电话到了。

“林茜，我想你可以开始在电视上呼吁。”

林茜的心沉下去，“危急了。”

“是，过去两个月治疗情况良好，此刻转劣，最佳方式是接受骨髓移植，我本人亦有登记捐赠，可惜不合小英采用。”

“我立刻联络同事发起华裔社区登记活动。”

“林茜，尽快寻找小英血亲。”

“这意味着公布她身世。”

“林茜，我们都知道你真爱这个孩子，但是一直以来，你是白人，她有黄皮肤，她的身世，瞒得了谁呢？”

林茜茫然，“她黄肤？我都忘了。”

李医生挂上电话，忙着逐一检查病人。

推开英安德信的房间，发觉病床上没有人。

医生立刻问看护：“病人去了何处？”

“她一直在房中。”

医生立刻说：“即刻广播。”

十分钟过去，仍然不见病人。

李医生额角已经冒汗，跑到警卫部要求看大门录影机拍摄记录。

录影带上可清晰看见英安德信穿着便服离开医院，时间是九时十一分，她离去已经超过三十分钟。

李医生即时知会警方及安氏夫妇。

英到什么地方去了？

她只想离开医院。

英换回白衬衫卡其裤，解除身上管子，吸进一口气，缓缓走出医院。

她也不知想到什么地方去。

以她目前情况，需按时服药，也绝不可能走远。

天气那样好，白云一团团浮在蔚蓝色天空中，像煞英国画家康斯特堡笔下风景。

英步行到湖滨去。

她挑一张长凳坐下。

天气一好，老人与孩子都纷纷出动，湖畔相当热闹，偶尔有年轻女郎穿小小胸衣，超窄短裤，踩着直线滚轴溜冰鞋经过，金发与汗毛在阳光下闪闪生光，煞是好看。

英坐着静静看风景。

保母推着婴儿车经过，有好几对孪生儿，小面孔长得一模一样，胖手胖脚互相拍打，仿佛不大友爱，英看得笑出来。

她不后悔偷走。

冰淇淋小贩的音乐车驶近，英买了一只巧克力甜筒。

安家冰箱里塞满类似冰淇淋。

璜妮达说的：做小孩已经够可怜，倘若还不能吃饱，还有什么意思？

扬放学回家，可以扫清冰箱内一半食物。

正在享受片刻宁静，一只红色皮球滚过来，停在英脚下。

英随手拾起。

一个小小女孩走近，她刚学会走路，穿着考究童装，一双会得闪光的小球鞋尤其神气。

她的黑发梳一条冲天炮，像足杨柳青年画中的小奶娃。

英用中文同她说："你好，球是你的吗，还给你。"

幼儿的母亲走近，却用英语说："说谢谢。"

英抬起头，怔住，她看到的是一个红发绿眼满脸雀斑的红发太太。

那华裔小女孩分明是她的领养儿。

换句话说，那孩子命运与英相同。

红发女士用普通话问候："你好吗。"

英却用英语："请坐，我们聊几句。"

红发太太笑着坐下，"我叫丽池，我女儿叫薛尼。"

"薛尼有多大？"

"十个月十五天。"

英问得很技巧："到了加国多久？"

"我们到中国南京领养薛尼时她只得五个月大，已经懂得认人，见到我丈夫一脸胡髭，惊哭不已，我们一眼看见她已深深爱上她。"

又一个动人的领养故事。

英注视薛尼小小面孔，发觉她上唇有缝针痕迹。

“薛尼出生时有兔唇。”

“你不介意？”

红发太太抱起女儿，“她是我的女儿，在手术室经过十五分钟就做好缝合，小问题。”

那口气与林茜安德信如出一辙。

英泪盈于睫。

“我们一组十一对夫妇，同时往南京领养，那时疫症流行，政府忠告我们延期出发，可是中国的规定是，三个月内不去办妥手续，就丧失资格，所以我们带备口罩勇往直前，现在，我们每月在这公园里集会。”

“十一个家庭？”

“是，一共十一名女婴。”

英笑了，轻轻抹去眼角泪水。

“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野餐会？就在那边。”

“丽池，我想问你几句话。”

因英是华裔，红发太太爱屋及乌，“请说。”

“倘若小孩将来有病，你们会怎样？”

她愕然，“有病看医生呀。”

“会否后悔？”

红发太太笑了，“孩子不比电冰箱，洗衣机，坏了，有缺憾，可以退还原厂换一台。”

英一直点头。

红发太太热诚邀请：“过来喝杯热可可。”

这时那领养儿的爸爸走近，果然，一脸金色大胡髭，眼若铜铃，蛮惊人。

可是小薛尼已经不再害怕，一手拉着爸爸手，一手去拔胡髭，他们一家三口嘻嘻哈哈的走开。

西方人领养华裔儿童数目越来越多。

十岁八岁时英问过林茜妈：“英是路边捡回来的吗？”

璜妮达抢着回答："英是耶稣送给妈妈的礼物。"

英轻轻站起来。

她用公用电话叫了一部计程车。

回到家中发觉门前停着警车。

扬第一个奔出来。

他见到英立刻紧紧抓住她的手，大声叫："妈，妈，英在这里。"

大门立刻打开，一家人一起冲出来，都卡在门口，进退两难，彼得手臂挤得变形，雪雪呼痛。

林茜挣扎着退后。

扬忍不住大笑。

警察最镇静，"谁是英安德信？"

英举手，"我。"

这时，她体力已经不支，眼前发黑，兼冒金星。

家人一句责备也无，立刻通知医院，警方忙着销案。

只有璜妮达忽然发起脾气来，指着英说："你这孩子，一点也不为别人着想，这算什么呢，把我的心揪了出来……"

她进厨房去，碰一声关上门。

林茜柔声问："女儿，你到什么地方去了？"

"我去公园。"

"你看见什么？"

这时，扬轻轻哼起卜狄伦的反战歌曲："你去了何处，我的蓝眼儿，你看见了什么，我亲爱的年轻人？"

"好了好了，"彼得抹去额角的汗水，"回来就好。"

林茜说："英，你来看看我们即将刊登的寻人启事。"

她摊开图样。

英靠在兄弟身上，看到启事上有自己极幼时照片。

文字十分动人，一看就知道由林茜安德信亲笔撰写。

"寻人：华裔少女患急性血癌，渴望联络血亲，她是领养儿……"

启事注明警方拾获小英的年月日、地点、英身上特征，以及当时衣着。

林茜文笔简单真挚：“请协助我爱女渡过难关，她性格开朗活泼，在大学读哲学，不喜打扮，常做义工，我们一家感情良好，盼望有好消息。”

接着一段日子内，林茜到各行家时事节目内客串，请求华裔社区伸出援手。

第一轮捐赠登记运动在星期日举行。

那天滂沱大雨，但仍有两百八十多名热情市民参加，他们撑着雨伞在社区中心大堂门前排队。

扬与蜜蜜，璜妮达及赫辛在门前派发饮料松饼，向每个人道谢。

林茜在华人报章上再次刊登启事，这次，选用一张小英在哭闹时拍摄的照片。

林茜这样写：“一个妈妈给另一个妈妈的信：你一定看到我的陈词，一定知道我内心焦急，请与我联络，我会尊重你的意愿，维持你的私隐。”

可是并没有任何人出来与他们接触。

璜妮达欷嘘，“也许已不在人间了。”

扬为妹妹奔走，瘦了一圈，全身精壮肌肉，没有一丝赘肉。

林茜苦中作乐，“你们看，扬身段像不像英勇的硃鲁战士。”

彼得却说：“我有事周一需赴苏黎世开会。”

林茜答：“尽管去，我们这里已上轨道。”

“我舍不得走。”

林茜没好气，“从前不见你说这句话。”

“林茜，我想留下来。”

林茜答：“太迟了，我已有意中人。”

彼得嗤之以鼻，“是菲立士吧，你别看他表面上文质彬彬，私底下行为浪荡，专孵小歌星。”

大家听见他破格地信口诋毁情敌，不禁好笑。

林茜大笑，“不是菲立士，好了没有？”

家里少了小英，比从前静得多。

有一段日子，扬专爱唱快板，英陪他一起打拍子和唱，那真是奇景：一名华裔少女的口气、手势、舞姿，可以做得同黑人一模一样。

他们试过拍档往老人院演出。

她是扬唯一妹妹，除她之外，扬不知其他同胞。

英手巧，时帮扬做立体模型：怀特兄弟的双翼飞机、霓虹的分子模型、埃及金字塔建筑内部……全体取得甲级成绩，叫扬感激不已。

英重病叫他辗转反侧，潸然泪下。

他一直想送英入教堂：黑人兄弟！准叫男方亲友下巴掉落地上。

如今这小小意愿不知是否可以实现。

林茜敲门："儿子，是我。"

"妈请进来。"

林茜坐在椅子上，"扬，你怎样看？"

"只好耐心等待。"

"英像一只受伤小鹿，十分安静，并不挣扎，接受命运安排，叫我心如刀割。"

扬重重吁出一口气，一拳打在墙上。

"但我又有预兆，觉得英会无恙，毕竟那么多人走出来帮我们。"

母子谈到深夜。

第二天清早，林茜刚合上眼，她的私人电话响了。

她即时苏醒。

这具电话的号码只有一个用途：专供读到启事的人回复。

她立刻回答："我是林茜安德信，请问你是谁？"

那边没有出声。

林茜安慰："不要紧，慢慢说。"手心已经冒汗。

对方终于开口："你在启事中刊登照片，我认得该名婴儿。"

"她已长大成人，她叫英。"

"多谢你照顾她。"

林茜答："我是她母亲。"

“我愿意捐赠骨髓。”

“我马上来接你，请问你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她想了想，“不，我可自行到医院。”

“我等你。”

“你说过，可为我保守秘密。”

“一定，我是出来做事，稍有名望的人，你可以相信我。”

“是，英很幸运。”

“三十分钟后在西奈山医院李月冬医生办公室见面，可以吗？”

“再见。”

电话挂断。

林茜霍一声跳起来。

不愧是做惯事的人，她用冷水洗把脸，立刻致电李医生。

医生已经在办公室，“我等你们。”

林茜也来不及化妆梳头，她换上运动衫便驾车出门。

早上交通挤塞，她冒险犯规，公路摄影机起码拍摄到她三次不良记录。

她把车停好，急步走进李月冬医生办公室。

医生问林茜：“那女子声线如何？”

林茜却说：“先给我一大杯黑咖啡。”

医生又问：“只得你我见她？”

林茜喝一口咖啡，“她说英语，尚有华裔口音，语气相当平静。”

“还有五分钟到约定时间。”

林茜忽然紧张，“你说她会出现吗？”

李医生答：“既然已经鼓起勇气现身，我想她不会退缩。”

“我们那些捐赠者可有配对者？”

李医生摇头，“全不适用。”

林茜叹口气，“留待下一次下一个病人吧。”

时间到了，那女子并没有出现。

“尽量镇定。”

林茜苦笑，“我一生人之中一颗心从未跳得这样厉害。”

想不到医生还有以下的幽默感：“第一次接吻呢？”

有人敲门。

“进来。”

她们深深吸一口气。

但是进来的只是送文件的人。

林茜与医生面面相觑。

隔一会林茜说：“让我抹一抹口红，免得吓坏人。”

正对着小镜子理妆，又有人敲门。

这次医生亲自去拉开办公室门。

是她了。

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人。

简直是小英的印子。

尤其是那美丽蜜黄色皮肤与一大把黑发，一模一样。

李医生说：“请坐。”

女子静静坐下。

林茜讶异她是那样年轻，看上去似小英姐妹，反而她真是个老妈了。

那女子问：“请问程序如何？”

李医生说：“我帮你抽血检验。”

医生手势熟练，手指纤细敏感灵活，像钢琴大师一般，病人也不觉痛，她已完成工作。

李医生亲自把样本送往实验室。

办公室内只剩林茜与女子。

静得可听见呼吸声。

林茜斟杯咖啡给她，一边拢着头发，一向注意仪容的林茜今天大失水准。

只见女子穿着蓝白蜡染布料裁剪的衣裤，民族服饰一向优雅，更显得她特别。

过一会她问："孩子，她可痛苦？"

林茜回答："医生与家人已尽力帮助她。"

她俯首，只看见一头乌亮头发，更像小英。

她又轻问："孩子可有男友？"

"她叫英，她很得男生欢喜，许多约会，尚未有意中人。"

女子慢慢说："我时时担心她吃不饱穿不暖，不开心不服气，甚至已不在人间。"

"英一直是个好孩子。"

"是因为你的缘故吧，谢谢你。"

林茜摊摊手，"我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妈妈。"

女子又垂头。

这时李医生推门进来，"明晨可知检验结果，这位女士，现在我可以带你去见英。"

那女子立刻站起来，"不，请勿告诉她我是谁。"

医生看着她，"我们并不知道你是谁，以及怎样与你联络。"

"我住旅馆，这是我地址电话。"

林茜记者触觉敏感，"你不是多市居民？"

她摇头，"我十年前移居西岸，我是看到中文报章上这篇特写才到东边来。"

她出示一份中文周刊，上头有详细图文报告。

李医生看一看，同林茜说："是一篇集中报告，写得很好。"

女子声音极细："婴儿当日穿白色小布衫，用一张蓝白格子蜡染布料包裹……这是她了，当天，她十五日大。"

医生说："同医院估计相仿。"

"她五月一日出生。"

"我们把她生日定在五月十五。"

"英是一个好名字。"

李医生实事求是追问："请问你家族中可有人患这个病症？"

女子摇摇头，"我要回去了。"

医生想知道更多，“且慢。”

女子露出一丝惊惶神色。

林茜连忙说：“明晨我们再联络，我驾车送你，这里不好叫车。”

“不用客气了，我租了车子。”

医生还想说话，被林茜用眼色制止。

女子静静离去。

李医生吁出一口气，“救星到了。”

林茜说：“她没有多大改变，仍然保留着原乡文化，穿着她喜爱的蜡染布料，我猜想她是南亚华侨，当年或者前来读书，意外怀孕、生产，不知所措，怕不容于社会家庭，故此丢弃孩子。”

“为什么不正式交出领养？”

“她或许只得十六七岁，又或许怕有人问太多问题。”

“你应问她要姓名年龄。”

“她不想说，你问她，她只答是张小玲，王阿珍。”

医生十分现实，“你说得对，我要的不是名字身世故事，我要的只是配对骨髓。”

林茜说：“我想去看看小英。”

她走到病房，只见扬比她先到，正陪英玩扑克，一边哼着流行曲。

两兄妹精神都很好。

看到林茜，扬大吃一惊，“妈你没有打扮。”

林茜笑答：“仍是你妈妈。”

“那当然，更加可亲。”

英忍不住说：“扬是我见过最会说话的尼格鲁，简直油腔滑调。”

扬关掉收音机，“妈妈有话说？”

“我来看看英。”

“有无人读了启事现身？”

林茜探头过去，用她鼻子去擦英的鼻子。

英幼时林茜时时那样逗她玩。

林茜握住女儿的手一会儿，“我还有事，傍晚再来。”

英看着妈妈背影。

“妈没回答你的问题，我可能没救了。”

“嘘。”

英低下头看牌，“刚才我们玩到哪里？”

扬忽然说：“英，你读哲学，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吗：人死后往何处？”

“唷。”

“试答。”

这时璜妮达推门进来，“小英今日怎样？”

“璜，你来得正好，扬问：人死了往何处。”

璜妮达毫无迟疑：“去耶稣那里。”

英微笑，“有信仰真好。”

璜取出家制松饼，“英，你最喜欢的蓝莓。”

医生进来说：“又有吃的？”

“医生你也来一个，试试我手艺。”

凌晨，林茜还在书房做笔记，电话铃响了。

“林茜，我是李月冬医生，林茜，听着，那女子的骨髓完全配对，去氧核糖核酸检查证明她毫无疑问是小英生母。”

林茜发觉她全身细胞逐一活转。

有救了。

小英有机会存活。

林茜喜极而泣，“你还在实验室？”

“是，我逼着他们通宵工作。”

“那么多人愿意出力，小英一定有救。”

“世上好人比坏人多。”

林茜说：“我要立刻通知彼得。”

“林茜，即时知会那个女子，请她到医院来。”

“等天亮我立刻通知她。”

“我一直在医院。”

林茜把好消息通知彼得，他在大西洋另一边如释重负。

林茜跑上楼去，推醒儿子，“扬，好消息。”

又跑到地库，“璜妮达，找到配对了。”

璜跳起来，“我立刻去通知赫辛。”

安宅灯火通明。

忽然有邻居过来敲门：“可是有好消息？”

璜连忙说：“找到配对了。”

邻居与林茜紧紧拥抱。

天濛亮时，林茜驾车前往汽车旅馆找那女子。

她有点紧张。

女子还在旅馆里吗?

刚刚进旅馆停车场，林茜的手提电话响起来。

“我是林茜安德信，哪一位？”

那边怯怯地说：“你说过今晨会有报告，对不起，也许太早了一点，医生怎样说，有结果没有？”

呵女子并没有临阵退缩。

林茜颤声回答：“我在旅馆门口，我来接你去医院。”

林茜看到平房其中一扇门推开，那女子缓缓走出来。

林茜下车迎上去，她俩紧紧相拥。

林茜把她载到医院。

一路上两人没有说一句话，一切言语都像是多余。

李月冬医生知道她们要来，一早准备妥当。

医生满面笑容迎出来，握住她们的手。

“这位女士，现在可以把名字告诉我们了吧。”

女子想一想，低声回答：“我姓关，叫悦红。”

“很好，关女士，这些文件有待签署，请你读一读，你有不明白之处，院方有翻译帮你，同时，我想向你解释手术过程。”

林茜到医院另一翼去看女儿。

推门进去，看到扬在床角的睡袋里好梦正浓，一边堆着他的手提电脑及零件。

他索性把工作搬到妹妹病房来做。

林茜蹲下推醒他。

扬睁开双眼，林茜示意有话要说，他掀开睡袋跟林茜走到房外。

林茜把好消息告诉他。

扬咧开嘴笑，露出雪白牙齿，到底年轻，笑不多久，忽然又流泪。

“去，去把好消息告诉妹妹。”

“爸知道没有？”

“我已通知他。”

“可知捐赠者身份？”

林茜微笑，“因不想增加他们压力，院方一贯守秘。”

林茜心思灵活，暂时不想孩子们知道太多。

“捐赠者十分伟大，凡是手术，均有风险，需在盘骨钻几十处采取骨髓呢。”

林茜点点头。

这时，璜妮达送早餐来。

扬说：“璜宠坏我们。”

璜说：“请与我一起祷告。”

她拉着林茜母子的手，开始用西班牙文祷告，有人经过，要求加入，稍后医生护士也受感染，伸手搭住他们，不到一会，已聚集了十多人，各自用本身母语祷告，最后，同声说阿门，人群又静静散去。

林茜回到李医生处。

关悦红已经准备妥当。

林茜轻问：“你可要见一见小英？”

她仍然摇头。

“你毋需表露身份。”

她还是摇头。

“我有她近照。”林茜打开手袋。

李医生按住林茜的手。

林茜问关女士：“你这次来，不是与她团聚？”

关悦红清晰回答：“我这次来，是为着捐骨髓。”

林茜别转头去，坚毅的她不禁泪盈于睫。

惊惶慌乱紧张中，她也怕英会认回生母，从此疏远养母，但是母女相认是件好事，她从未想过要从中阻挠。

没想到这女子比她更明白道理。

关悦红轻轻说：“之后，我结了婚，我有别的孩子，他们以为我来东岸探亲，我的生活还过得去，这件事之后，我会悄悄离去。”

林茜点点头。

“你们……为什么不责备我？”

李医生想一想，“斥责他人太容易了，我一向不做那样的事。”

林茜吁出一口气，“见略相同。”

关悦红不再出声。

看护进来，“请跟我走。”

林茜忽然觉得疲倦。

她轻轻说：“岁月不饶人。”

当天傍晚，她在晚间新闻里鸣谢观众，多谢他们参予救助英安德信，得体地希望他们继续为其他病人登记配对。

小英在病房中看到新闻，感动不已。

她向同学蜜蜜说：“我妈最好。”

蜜蜜不住点头，“她真能干，又愿全心全意为子女，这些年来，扬名立万，可是，从不忽略家庭。”

“我仰慕我妈。”

蜜蜜忽然说：“家母至今没学好英语，她是个平凡的家庭主妇，平日只在小孟买一带出入，可是，她也是最好的妈妈。”

英笑，“我们多么幸运。”

“有一首儿歌，叫做‘如果你知道你快乐’……”

“如果你知道你快乐就拍手，如果你知道你快乐踏踏脚……”

两人像孩子般唱了起来。

蜜蜜同好友说：“有一刻，我以为我会失去你，怕得我失声痛哭，连我自己也不明白，原来不同国籍也可以成为好友。”

英说：“扬打听过，这家医院像联合国，共有三十八个国家语言翻译，大部分是员工，也有义工。”

“真不可思议，这许多移民，都跑到同一片土地来，乐意遵守这个国家的律法与制度。”

“这会不会是论文的好题目？”

“可惜我们不是读人文系。”

扬推门进来，“又在谈论男生？”

蜜蜜一看到他嚷出来，“光头！”

扬说：“我陪小英。”他摸摸头皮。

小英头发已掉得七七八八，她索性剃光头发戴帽子。

扬亲吻妹妹的手，“清人，你有救了。”

蜜蜜笑得落泪，“你叫我什么？”

“咖喱？”

大家笑作一团。

看护进来观察小英，听见他们互相戏弄，不禁笑说：“谁叫我青蛙，我可要生气。”

她是法裔。

英用流利法语答：“你理那些人作甚，他们是屎。”

“你听，光是这句话就惹架打。”

“你说呢，真正的种族和谐有无可能？”

看护答：“像我国这样，表面和平共处已经不易。”

“你指法国？”

“不，我国。”

“是是，我们都宣过誓效忠，不可食言。”

看护同小英说：“你需先做辐射治疗，明白吗？”

英点头。

蜜蜜看看手表，“我得回家赶两份功课。”

她告辞。

英问看护：“谁是那善心人？听说，我们可以通信，但只允用名字称呼，不可提及姓氏。”

“你的捐赠者说不必挂齿。”

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匿名，不想透露身份。”

“是位他？”

“是一名女士，好了，小英，你该休息了。”

英叹气，“这阵子体力不支，时时不自觉堕入睡乡，忽尔又醒来，继续做人，未老先衰。”

“你就快打硬仗，不可气馁。”

“倘若不再醒来，也不十分介意呢。”

“千万不可这样想，病人意旨力最重要。”

英还想表示感慨，但是已用尽了力气，病人连发牢骚也乏力。

看护轻拍她的手。

半夜英缓缓醒转，她发觉房间里有人。

她想扬声，但努力运气，力不从心。

那人不知她苏醒，站在角落不出声。

英看着他，这是谁，不是林茜妈，也不是扬，呵莫非是要来带她走。

英不动声色，那个穿深色衣服的人踏前一步。

英忽然想到床头有唤人铃，她转头去找，再抬头，那人已经不见。

那时，天渐渐露出曙光。

扬推门进来，他高大、强壮、大眼、黑肤，不怒而威，可是他吓走了刚才那个人？

他蹲到妹妹身边，“昨夜我在家睡着了，两只闹钟都叫不醒。”

“我很好，我没事。”

“你看，天又亮了。”

英把头转向窗户。

“地球自转亿万年，世上分日夜，夏季太阳照在北回归线上，日长夜短，冬季相反……英，为什么人类只在这奇异星球短暂存活数十载，却受尽各种苦楚？”

英微笑，“这像一篇极佳小说的开头，完全吸引读者。”

扬蹲到妹妹身边。

“妈比我还不济，推都推不醒，还是璜妮达最灵光。”

“叫你们操心了。”

扬脱下线帽，摸一摸光头，“先一阵子还以为失恋最惨：天地变色，寝食难安，一见伊人与别的异性说笑，心如刀割，现在明白，那真是小事。”

英故意问：“那女郎是谁？”

没想到扬会坦白：“纳奥米布列。”

“她？”小英诧异。“虚荣的她配不上你，我自初中就认识这女孩，成日到卫生间照镜子，吱吱喳喳，谈论化妆、衣饰、男生，毫无宗旨。”

“我现在也明白了。”

英笑，“可是，当时为什么看不清呢？人们老是错爱。”

“今日你把纳奥米布列加贴一百万美金送给我也不要。”

“你几时爱上该女？”

“九个月前。”

“现在爱谁？”

“最爱家人。”

小英揶揄他，“唏，我也有份，多好。”

“你的唐人男友可有来探访？”

“他们逃也来不及，怕我扯住他们的衣角哀哀痛哭缠牢不放，试想想：一个病人，又来历不明，身份太沉重了。”

扬也这样说："他们配不起你。"

英微笑，"我也这样想，不过，是否应当严峻的考验别人呢，我又认为不恰当。"

林茜进来，"在谈什么？"

扬说："我与英最投契，有说不完话题。"

林茜微笑，"那样最幸运。"

英说："两个不相干的孤儿，因为妈妈缘故，被拉到一块，成为至亲。"

这时病房门又推开，原来是彼得安德信直接由飞机场赶到，手上拿着大盒礼物，一脸胡髭渣。

小英欢呼，浑忘一切烦恼。

她的手术定在下周一。

在安家是大事，对医院来讲，稀疏平常，属日常营运之一。

彼得悄悄与林茜说："是生母！"

林茜点头。

璜妮达是安家一分子，她插嘴："你可有问？"

"问什么？"

璜妮达忿慨，"当日为什么把幼婴扔在街角？难道这样问算是无礼？"

林茜不出声。

"她姓甚名谁又几岁？一直住在什么地方？以后打算怎样对小英？这些日子，她吃睡如常？"

彼得说："璜，请给我拿咖啡来。"

支开了她，两人松口气。

“这次现身她也需要极大勇气。”

“我们一家应与她见个面吧。”

林茜说：“她已经走了。”

彼得大表意外，“什么？”

“她完成使命，走了。”

“没与小英相认。”

“各人想法不一样，她已悄悄离去。”

“何等意外。”

璜妮达捧着咖啡进来，听到也不作声。

“多么奇怪的女子，每次做法都叫人讶异。”

璜妮达这次说：“走了也好，英的生活可重趋正常。”

林茜说：“也许，应待华人夫妇领养小英。”

彼得答：“华裔婴孩难寻同种族养父母，华人只占五分一领养个案，华裔家庭少与社工机构接触，他们领养孩子理由，也与白人家庭不尽相同。”

“所以婴儿给了白人夫妇，屡见不鲜。”

彼得咳嗽一声，“林茜，我再次要求复合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没理由分开。”

“彼得，小英即将痊愈，难关一过，我体力可以应付的话，一定会投入工作，我始终不是一个好主妇，让我们维持现状。”

璜妮达瞪她一眼，“固执如牛。”

林茜把管家推出门外，“今日你是末日天使，来审判死人与活人嘛？”

“璜说得对。”

“彼得我们都爱你，但我不想回到从前冷战岁月。”

“我会努力争取。”

“之前不是听说你与火石轮胎女子约会？”

“我与她一起不自在。”

“给些时间。”这名前妻真开明。

“林茜，我已活了超过半世纪，下了班只想搁起双腿像今晚般聊天喝咖啡，谁还耐烦穿成企鹅似在宴会厅双眼凝视女伴含情脉脉……博取什么？”

林茜笑，“你的确什么都有了。”

“希望小英恢复健康。”

他们举起咖啡杯祝愿，“健康。”

周一，大日子。

小英进手术室时嘻嘻笑，林茜份外心酸。

李月冬医生心情大好，“林茜，我不会给病人家属虚妄希望，但是这次我真的十分乐观。”

彼得整个人垮垮的，不住搓着双手。

李医生说：“扬，你与父亲去打一场壁球好了。”

彼得答：“医生真是铁石心肠。”

医生笑，“交给我。”

李医生陪着病人进手术室。

林茜说：“人类医术也真的进步了，我俩是铁证。”

彼得想一想：“却仍然只有治疗，没有预防。”

“嘘。”

只见扬在看一份报告，林茜说：“读给我们听了解闷。”

“这份报告自网上下载了给小英看：‘白人家庭领养儿童，不一定只因不孕，不少家庭的子女长大了，基于爱心，愿意照顾身心可能有障碍儿童，除了在本地领养，还可透过中国政府提供的国际领养机构……’”

林茜说：“同事徐慧晶去年往中国福州领养一名女婴，很健康活泼，一提起幼婴，她立刻会笑。”

扬说：“全是女婴。”

“据统计，每年有百万计女婴遭遗弃。”

“二十年后女性人口流失将造成不可思议的后果，为什么越是文明古国越是歧视女婴？”

林茜说：“有几本书写这个现象，基于政治因素，吞吞吐吐，未能畅所欲言。”

扬说：“我替女性不值。”

“若干年前，社会资源有限，女性教育水准普遍低落，找不到较好工作，又因体质，不能做劳工，没有收入，便遭人歧视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“徐慧晶曾向我说：她在廿世纪七十年代出生，可是她母亲仍有重男轻女思想，自幼对她兄弟有求必应，对她则诸多推搪。”

“也许是慧晶多心了。”

“其实慧晶资质品格均胜她兄弟多多。”

扬忽然说：“奥都公却没有这种想法。”

“所以小英这件事暂时不告诉他，免他操心。”

“耽会我与扬去看他，免他疑心。”

大家重重吁出一口气，将炭酸气吐出胸肺，像是舒服了许多。

彼得公司有人来找，他们在走廊上密斟，终于他无奈说：“有一个大客户一定要见我。”

林茜说：“你去吧，这里有我。”

扬说：“我去找奥都公喝杯咖啡。”

“开着手提电话。”

所有人走开，还有妈妈。

这时，有人悄悄走近，“安德信太太？”

林茜抬起头，看到一个华裔青年。

她立刻问：“你是小英的朋友？”

“我是工程系同学朱乐家，昨日才听蜜蜜说英要做手术，这一学期我在爱门顿羽球集训，来迟了对不起。”

那俊朗的华裔青年长得像东洋人漫画中素描的正面角色，浓眉大眼，笑容可掬。

他手中拿着一束小小紫蓝色毋忘我，一本英文书，打算送给小英。

林茜马上对他有好感，“英在手术室，医生会间歇同家属汇报。”

“我竟不知她病重。”

林茜答：“来得十分突然，大家都吃一惊；你是小英好友？”

朱乐家忽然有点忸怩，“英不知我存在。”

“怎么会。”

“我不过是芸芸众生中一名。”

说着面孔忽然红起来。

林茜微笑。

她想起少女的她追求者多得叫她父亲拔掉电话插头，又对上门按铃的男同学恶言相向。

林茜十多岁时喜欢穿窄衫、短裙，像个模特儿，活脱是典型蠢金发女，一点宗旨也无，一天活到另一天，快乐似神仙。

她吁出一口气，摆出一副家长模样：“工程科范围广阔。”

“我专修桥梁建筑。”

“多么有趣。”

少年打铁趁热，“可是都不及新闻行业多采多姿，我自幼追看‘林茜说……’时事节目，只见你大江南北五湖四海，无处不去，社会五花八门奇异现象，你深出浅入，一一道来，叫观众心旷神怡，大开眼界。”

好话谁不爱听。

林茜本来绷紧神经被朱乐家逗得轻松起来。

这时看护出来，“安德信太太，手术进展良好，病人情况稳定，约三十分钟后可以出来。”

朱乐家“呀”一声，跌坐在椅子上。

可见小英在他心目中地位不轻。

他更加活泼了，“刚好趁英苏醒把书送上。”

“是什么书？”

他给林茜看，是福克纳的“声与怒”，林茜噫的一声，他接着打开扉页，林茜更加诧异，原来右上角有福克纳亲笔签名。

朱乐家说：“我自网上拍卖得来。”

这少年也许家境与功课均稀疏平常，但这样懂得生活情趣，已经难能可贵。

做人最终目的不过是健康快乐。

林茜已认定他是女儿的男友。

“我代英多谢你。”

“英有广泛阅读兴趣。”

英最需要的不是名成利就，而是健全温暖的家庭，假使不能够，才求举世闻名吧。

活了那么久，生活经验丰富，林茜发觉快乐与升官发财毫不挂钩，年薪千万，红遍北美，不过是刹那兴奋，明朝醒来，又得更艰苦维持身价不跌，时时刻刻动脑筋求更进一步，苦煞人。

十分耕耘，半分收获，一刻不能松懈，敌人虎视眈眈，到了这个位置，如此高度，每个行家都是敌人，那里还有朋友。

可是已经走上这条路，又不愿前功尽弃落来做个普通主妇。

林茜连〔火合〕蛋都做不好，不是太生，就是煮得蛋黄发绿，剥壳时又弄得支离破碎，只得重新回到新闻室去。

这时听得小朱问：“安德信太太最近读些什么书？”

林茜笑：“年轻时动辄史略脱史坦倍克、加谬沙特、马尔盖斯聂路达，此刻床头放着《一百张椅子》、《一百双鞋子》这种图画书。”

“有无读小说？”

“我喜读爱情小说，可是现在很少有人写这个：做得越好，荡气回肠，感人肺腑，评论越是轻蔑，做得理智，又不算爱情小说了，你说可是。”

朱乐家不住点头。

这时医生出来了，“林茜，一切顺利。”

看护跟着推出小英。

躺在病床上的她瘦弱得似一只破布娃娃，可怜。

“小英，醒醒。”

“女儿，握一下我的手。”

英无力，只是牵一牵嘴角。

李医生看着年轻人，“你是英的男友？”

朱乐家唯唯喏喏。

“戴上口罩穿好袍子，进去说一两句话，不要久留。”

朱乐家立刻遵命。

李医生微笑，“给你三分钟。”

林茜点点头。

李医生坐下来，脱下罩袍，“下午还有一个同样手术：四十五岁男子，有两个十岁及八岁儿子，捐骨髓给他的是一个陌生十八岁少女。”

林茜说：“我们一家都已经登记。”

李医生忽然说：“林茜，我也是领养儿。”

“看见小英，像是对牢镜子一般。”

林茜连忙说：“你已健康成长，事业有成。”

“养父母是一对教授，不知怎地，一直瞒着我，临终才委托律师告知真情。”

“你一点没有思疑？”

“真的没有，至亲至爱，他们视我为掌上明珠，悉心栽培，我三岁起便跟名师学小提琴。”

林茜忍不住问：“可是为什么自私地不告知身世？”

“他们是好意。”

“何故？”

“我自己去调查过，得悉我是乱伦之子。”

林茜算得见识多广，可是也不禁耸然动容。

“试想想：若一早知道答案，如何应付。”

林茜感慨说：“你真是明白人。”

“迟些才向小英透露这次捐赠者身份。”

“我明白，我现在进去看她。”

林茜推门进去，只见女儿已睁开眼睛，听着小朱说话，一眼看到林茜，张口喊妈妈。

林茜一向自比铁汉，可是此刻也忍不住落下泪来。

“一切都好，英，大家都放心了。”

小朱悄悄走到一边去插好毋忘我。

这时候病房门打开，所有的人都来了：奥都公、扬、璜妮达、赫辛。

每个人过去说几句话，三分钟全被看护请出去。

这时，忽然听得小英的声音，“死不了，又担心头发会否长回来。”

李医生保证：“一定会。”

这时小英又说：“可惜捐赠者不是高加索人，否则靠人家遗传细胞，我或许终于可以拥有黄头发白皮肤。”

扬说：“你先睡一觉，醒来双眼会变蓝。”

兄妹又开始揶揄，小朱骇笑。

这分明是种族侮辱，但在亲厚的兄妹间，反而成了最佳笑话题材，由此可知，无论什么，你不放在心上，人家也就奈你不何。

小朱有顿悟。

几次三番，他与同学大打出手，就是因为人家一句支那人、清人、吊梢眼、傅满洲……这种称呼，恁地小气，何必对宵小那么认真呢。

这一家人给他极大启示。

这时英伸手招他，他走近。

“朱乐家，多谢你来看我。”

“我是那个在图书馆时常坐你对面的人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桌上总有一袋巧克力豆。”

“正确。”

“下次见你，我会打扮一下。”

“我不喜女孩化妆，你这样已经很好。”

英已乏力，他告辞离去。

林茜唤住他，“朱，可有时间，我们回家庆祝，一起喝杯香槟。”

小朱求之不得。

回到家，老邻居又出来打探消息，得知手术成功，喜极而泣。

安家准备了简单自助食物，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题，自以巴之争说到华裔导演作品，忽然话题又转到诗的功能，新古典建筑包括巴特农神殿被西方国家模仿次数……

是扬先叫出来："我累了，爸妈精力无穷，难以应付。"

小朱笑着道别。

安宅各人回房休息片刻，又陆续去看小英。

这次，蜜蜜先去，她轻声诉苦。

"……他住新德里，是印度理工电脑科学生，廿二岁，活脱书虫模样……"

英说："印度理工学生全是精英中精英，收取率只是百分之二，耶鲁大学是百分之十。"

"廿一世纪了，家人还逼我盲婚。"

英微笑，"你不可拒绝？"

"叫家人名誉受损是死罪。"

"我的天。"

"倘若我躲到你家，连你们也有危险。"

"我不相信。"

"你不读新闻？两年前西岸温埠白石区有一名印裔女子私奔回乡与一货车司机结婚，她父母与叔父买凶在当地杀死她，且逍遥法外。"

英瞪大双眼。

蜜蜜黯然，"明年我就要同陌生人结婚。"

"趁现在多通电邮，互相了解。"

"我心中另有标准。"

"谁？"

"像你兄弟扬最好。"

小英大吃一惊，"不可能。"

"我仰慕他聪明上进乐观，自爱爱人……"

英点头，“活泼、有幽默感、又具生活情趣。”

“勤奋好学，待己严对人宽厚，什么事都一笑置之，不予计较。”

“他是黑人。”

“肤色不重要。”

“怎么不重要，凭这肤色他进大学可获优待。”

“英，我一直看着他奋力保护你这个妹妹，真叫人感动。”

英点头。

“大雨，他把伞子让给你，你累了，背你走，替你提书包，细心教你打篮球，谁欺侮你，挡你面前，好几次为你到校长室听教训，我都看眼内。”

英也微笑，吁出一口气。

“进了大学，督促你读书，在演讲厅旁听保护你，在合作社买午餐给你吃……唷，羡煞旁人。”

英很满意，“没想到黑人那么细心吧。”

“听说一次他帮一个华裔少女拾起书本，那少女见到黑人吓得哭起来。”

“那是个十岁八岁小女孩。”

“你小时不怕他？”

“小时我思想混淆，以为每个家庭都由不同肤色人种合成，像一袋七彩巧克力豆，清一色？那多闷。”

蜜蜜说：“我渴望有白皮肤，那样，我可以夜夜笙歌，穿低胸衣，到不同男友家过夜，纹身，戴脐环，多开心。”

“嗯，酗酒、吸毒、躺街上。”

“英，你真是我好友。”

这时扬进来了，蜜蜜脸红，立刻告辞。

扬问：“蜜蜜为什么眼红红？”

“父母命她明年回家乡结婚。”

“盲婚？”

“说得好听些，是家族安排的婚姻。”

“她打算顺从？”

“扬，那是她家的事。”

“唏，幸亏我们在安德信家长大。”

“扬，可否帮我追溯那位捐赠者身份。”

“英，不要勉强。”

英不出声。

“至于你我生母是谁，也毋需理会。”

英抬起头来。

“你有许多功课要赶出来，如不，则需多读一年。”

“我情愿赶。”

“我帮你。”

“好，明天开始。”

“那个朱乐家，我们都喜欢他，他有勇气，不怕白人黑人。”

英笑得落泪。

扬说：“不够胆子，谁敢追求你？不过白人又还客观些。”

英说：“扬，换一个话题。”

他们说到希腊政府又问英国索还阿尔琴大理石雕塑一事。

扬说：“所谓阿尔琴大理石，其实是雅典巴特农神殿墙上一幅浮雕，1811年被考古学者阿尔琴爵士带返伦敦，其实是抢掠盗窃行为。”

英说：“整座大英博物馆模仿巴特农神殿建造，馆内的东方文物部有一列列中国佛像头部与手部作拈花微笑状，全从石像砍下运走……”

看护进来说：“让病人休息。”

扬问：“你是否英国人？”

看护笑嘻嘻，“我正是希腊裔。”

大家都笑了。

两个星期后，小英出院。

她头上已长出茸毛似短发。

新骨髓即时开始运作，红白血球数目恢复正常。

安德信母女都得到重生机会。

林茜放下心头大石，出差往非洲，前象牙海岸一带内战连连，乱成一片，极需关注。

彼得如常回公司主持大局。

英返回校园。

那样混乱场面忽然又平静下来。

英定时返医院检查，监视病情，每次都得到好消息。

英参加了一个互助会，这个会的成员很有趣，全属华裔儿童领养人，定期聚会，筹划活动，帮养父母更和谐了解地带大这一群来自远方的孩子。

英成为他们的非正式顾问，她本身是活生生例子，可以提供许多实例：受同学取笑该怎样应付，到何处学习华文，应否回乡寻根，哪几个节日非过不可，平时，穿西服还是穿中装……

英都尽量为养父母解答。

会里有不少专家提供意见，但他们都喜欢英出来现身说法。

“你长大后可寂寞？”

“长大后只觉幸运。”

“你是否真正与养父母有深切感情？”

“我们真爱对方。”

“可以举例说一说吗？”

“先一阵子，家母需要做肝脏移植，我与兄弟愿意捐赠，而家母，随时会为我俩挡子弹。”

养父母们耸然动容。

“假如有人追问为什么要领养他们，怎样回答？”

英抬头说：“我家的老保母时时说：‘那是耶稣给的礼物。’”

家长们释然。

那一日，英为他们讲解华人冬至这个节日，从太阳移位到南回归线说起，白裔啧啧称奇：“原来你们一早已有天文地理。”

那天回家，璜妮达问她：“英，你见过扬没有？”

英一怔，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两日两夜没见过他，你上次看到他是几时？”

英想一想，“星期一下午。”

“那已是三天前的事了。”

“他没有打电话回来？”

“音讯全无，护照、衣服，全在房间里，只驶走一部吉普车。”

英楞住，她说：“我找他的朋友谈一谈。”

英回房打了十多通电话，可是朋友都说这一两天没见过扬。

英开始像璜妮达般担心起来。

英找到养父商量：“我们想报警。”

“英，他是否在别省有活动，你一时想不起？”

“他没提起。”

“查他电脑日志。”

一言提醒了英。

她走到兄弟房间，按下密码，查看他的日志。

最新一项约会记录是三日前星期一下午：慈恩孤儿院领养部。

英蓦然抬头。

扬一直说他不拟追究身世，此刻又为什么追查到孤儿院去？

英放下一切出门。

璜妮达满头汗追上：“你一定要告诉我去什么地方。”

“璜，你随时拨我手机号码。”

她驾着车子先到慈恩孤儿院。

负责人对她说：“是，我们的确在星期一见过安德信扬，已把他所要的资料交给他。”

“我是他妹妹，可以告诉我是什么消息吗？”

“资料只属于当事人。”

英叹口气。

她独自到派出所报案。

亚裔警官看到一个黑人青年照片，忍不住问：“这是你兄弟？”

“我俩都是领养儿。”

“请到这边登记资料。”

英带着扬的护照，她把兄弟车牌及信用卡号码告诉警察。

“他行为可有不良记录，他可有损友？”

英一一否认。

“你可以走了，一有消息，我们会通知你。”

英面如土色回到家中，一言不发，璜妮达反过来安慰她：“那么大一个男子，走失也不打紧，谁敢动他歪脑筋。”

“扬活了这么大岁数，从未试过离家出走。”

“这一阵家里多事，他受到压力，也许到朋友家散心。”

英摇头。

“可要通知林茜？”

“不要惊扰妈妈。”

“你一个人做事要当心，可要找蜜蜜帮忙？”

“蜜蜜也是个女孩子。”

“你那些男朋友呢？”璜忿忿不平，“全是好天气之友？”

有一个朱乐家……

英问他：“你可有时间来一下？”

朱三十分钟就赶到安宅。

英刚接到警方电话，“是，是，我马上去。”

英挂上电话，“警方查到扬最近用信用卡时间是星期日凌晨，在史嘉堡汽车旅馆。”

璜妮达说：“你当心。”

英忽然镇定，“阿朱，跟着来捱一次义气。”

她飞车到史嘉堡汽车旅店，驶进停车场，便看到一个警察站在辆黑色吉普车前。

那车子正属扬所有。

警察迎上来，“管理员说他入住三十七号之后，没有再出来。”

英吸进一口气。

她伸手敲门。

没人应。

英扬声：“我是小英，扬，请开门。”

仍没有人应。

警察示意英退开。

“我是警务人员，扬安德信，我们知道你在房内，我们将破门而入。”

警察伸腿一跺，就踢开汽车旅馆房间的单薄木门。

房内传出腐臭之味。

英的心一凛。

她与警察一起抢进黝暗房内，只见地上全是酒瓶与排泄物，臭污之味扑鼻而来，中人欲呕。

英不顾一切走进房去。

只见扬躺在床上，一丝不挂，口吐白沫，昏迷不醒。

警察立刻电召救护车，他戴上橡皮手套，过去探昏迷者鼻息。

他松口气，“还活着。”

但是浑身污秽，已不似人形，与动物无异。

警察随即捡起一只小瓶与注射器，“呵，大K，怪不得。”

英握紧拳头看牢警察。

“他是瘾君子。”

“不，他从来不用毒品。”

这时，救护车呜呜来到。

旅馆管理员看到房内脏乱臭，不禁喃喃咒骂：“黑鬼还有什么好事！”

英忽然伸手推那大汉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朱乐家连忙掏出出两张钞票塞过去，一边拉开女友。

大汉接过钞票悻悻退后。

护理人员连忙把扬抬上救护车。

在急救室医生向英解释：“俗称大K 的毒品其实是一种动物用镇静剂，农场可以自由购买，流出市面，成为年轻人最时髦毒品，注射后

飘飘欲仙，快活无边，过量服用有生命危险。”

英红着双眼争辩：“他从来不烟不酒。”

医生劝慰她：“我相信你，但什么都有第一次。”

朱乐家这时开口：“英，是否应该通知家长？”

一言提醒了她，英立刻告诉璜妮达。

三十分钟后彼得安德信联同律师赶到。

彼得双臂搂住女儿，“已通知林茜返家。”

“妈妈公干，别去打扰她。”

彼得奇异地看着英，“儿子有事，她当然要回来。”

英又垂泪。

只听得律师说：“初步我们怀疑扬遭人陷害，他一向是好青年，他可能不知大麻颜色，我立刻到派出所去一趟。”

“扬目前情况如何？”

“经过急救，情况危险但稳定。”

英急得顿足，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很有可能不会转劣。”

“我可以见他吗？”

“他还没有苏醒。”

彼得搔搔头，“我们家今年每个人都进过医院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，英，找位堪舆师来家看看风水，研究一下气的走向。”

英却笑不出来。

她心里有个疙瘩。

这一切都在扬自慈恩孤儿院取得身世资料后发生。

那份文件在什么地方？

那个房间又臭又脏，一时慌乱，也未曾翻寻。

英说：“我有事去去就回。”

彼得说：“英，你最好回家休息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英给朱一个眼色。

“有什么叫我做好了，你体力明显不支。”

她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。

本来这动作十分旖旎，但是朱乐家心无旁骛，他一直点头，“明白。”

“我在家等你。”

朱乐家回转汽车旅馆，见清洁工人正整理房间，垃圾桶里全是秽物。

他同管理员说了几句，管理员收过他小费，对他没有恶感，便把垃圾桶里杂物倾倒在塑胶袋里，任他查看。

朱乐家戴上手套，逐件翻寻。

若不在房里，就在车内，车子已被警方拖走……慢着，小朱看到一只黄色四乘六信封，他立刻蹲下，果然，看到慈恩机构的印章。

他即刻拾起信封，打开看内容，里面有薄薄两页纸。

他极之细心，又在垃圾堆里翻寻一会，见完全没有其他纸张，才收队离去。

真是奇迹，黄信封在垃圾堆里进出，却丝毫不见污渍，小朱把信封放进一只塑胶袋里。

他立刻到安宅去。

英一回家便觉力竭倒床上。

璜妮达细心看护，她握住保母的手不觉昏睡。

稍后朱乐家来按铃，璜说：“由你照顾小英，我得去医院看看那个孩子。”

璜一个也舍不得。

朱乐家洗了一把脸，在小英床前守候。

有些人身世简单，像他，一父一母，独生，极受钟爱，只读过一间小学，一间中学，顺利升到大学，今日与幼儿园同学尚有联络，无痛无疾，已经成年，多么幸运。

这一家生活却充满大风大浪，风眼中躺着一个可怜少女。

她熟睡的面孔比任何时候都小，只似巴掌大。

英蠕动一下，稍微张开嘴，一点仪态也无，朱乐家忽然充满悲恸怜惜，紧紧把她拥在怀中。

英睁开双眼，看到是小朱，呀地一声："你怎么回来了，我怎么睡着了。"

小朱即刻放开她："我没有意思，不，我是指，我不是那样的人，我的确有意，我……"他快哭了。

小英忽然笑嘻嘻，"你是怎样的一个人，你有什么意思？"

朱乐家且不回答，忙说正经事："我找到了。"

英霍一声坐起来。

朱乐家取过那只塑胶袋交她手中。

英迅速打开胶袋，取出黄信封，因为太心急，锋利纸边割破她手指，她不觉鲜血慢慢沁出。

英打开信纸，只见其中一张是表格，密密填着当事人资料。

英匆匆阅过，第二张是备注，只有三行字，字句映入英的眼帘，立刻被大脑吸收，英双手先颤抖起来。

刹那间她什么都明白了。

"英，你怎么了？"

英不得不把那张纸递过去给朱乐家看。

他一读，也呀地一声，染血的纸张落在地上。

英披上外套，"载我到医院见扬。"

在车上英听到一种轻轻嗒嗒声，开头以为引擎有杂声，侧着头细细追查，这才发觉原来是自己两排牙齿在上下碰撞。

她大吃一惊，连忙伸手用力将下巴合拢，这时发觉全身像柏坚逊病人一般，无处不抖。

英失声痛哭。

眼泪泉涌，抒发了她的哀痛、震惊、惶恐，她用手掩着脸，哭得抽搐。

朱乐家把车子驶到路边停下，由车后座取过一条毯子，紧紧裹住小英。

待她镇定一点，又再开动车子，驶到医院。

才走近隔离病房，看护说：“请稍候，病人醒来，情绪极度不安。”

璜妮达见到小英，迎上来悲痛地说：“英，他不认得我，叫我走。”

英轻轻推开病房门走进去。

只见扬身上搭着各种管子，身足被带扣禁锢床上，看到了妹妹，双目露出悲恸神色，似只受伤被捕的动物。

英走近，伏在兄弟胸前。

“走开！”

“扬，是我。”

“走开，为什么救活我？让我死。”

“扬，药物扰乱你心神，苏醒就会好。”

扬忽然大力挣扎，推开妹妹，他双眼布满红筋，张大嘴大声哀号，双唇翻起，露出鲜红色牙肉及白森森牙齿，涎沫白泡自嘴角流出，状极可怕。

他大叫：“我根本不应来到这世上，不要接近我！”

英只得垂泪。

看护赶进来：“安德信先生，现在替你注射镇静剂。”

英上去握住他的手。

护士示意小英出去。

彼得安德信问医生：“这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医生痛心说：“年轻人茫视毒品残害肉身。”

“不，爸，扬有别的理由。”

彼得扶着英的双肩，“你知道因由，快告诉我。”

这时，看护出来说：“病人要与小英说话。”

英把文件交在养父手中，再走进病房。

只见扬已镇静下来，默默流泪，刹那间他又似怪兽变回正常人。

英帮他抹去眼泪。

她轻轻说：“我已得悉真相。”

扬看着她，哽咽地说：“英，上天对我俩太不公平。”

英握住他的手，“扬，你不堪一击，我以为你早已把身世丢开。”

“英，你知道我是什么人？”

“你是我好兄弟。”

“不，英，我是怪兽之子，我的残暴本性迟早会显露出来，安宅全家会被我残害。”

“胡说，你是你。”

“英，文件说得很清楚：我是因强暴生下的孩子，生母在我出生一个月自杀身亡，我全身没有一滴好血。”

英握着他的手，“你无能为力，不是你的错。”

彼得安德信坚毅的声音在身后传来：“扬，你是我的儿子，你一切遗传自我，我对你负责！”

连看护听了都耸然动容。

彼得握住扬的手，他们两人的手一般大小，只是一黑一白。

幼时小英会妒忌，时时用力把父兄的手撬开，今日，她却没有那样做。

她只是把自己一双手加在他们的上边。

彼得平静地说：“妈妈已自非洲赶回，你令中年的她如此不安，该当何罪。”

扬号啕大哭。

医生进来，“什么事如此嘈吵？病人不宜激动。”

看护把他拉开说了几句。

他叹口气出房去。

彼得说：“有事应一家人好好商量，我与你母亲均不知你身世真相，即使知道，也不会改变心意，你已成年，应对个人言行负责，不必混赖血液质素。”

扬松出一口气，忽然之间，昏昏睡去。

彼得的衬衫已被汗湿透。

这时朱乐家忽然过去对安氏说：“安先生，我由衷钦佩你。”

彼得拍拍他肩膀，“你爸也会一般对你。”

小英双目濡湿，“我相信是。”

璜妮达一边抹眼泪一边说：“真万万想不到扬的身世如此惨痛，以后更要设法补偿他。”

爱里竟一点惧怕也无。

这时一家人均已筋疲力尽。

英对朱乐家说：“多谢你鼎力帮忙，你也看到我们一家需要好好疗伤，实在没有时间招呼朋友。”

小朱答：“我不需要招呼。”

彼得说：“那很好，就当是自己人好了。”

一家人由赫辛送返。

半夜彼得推醒女儿：“我去接林茜。”

“我也去。”

“你不宜太累。”

英只得留在家里。

她翻出旧录影带细看。

扬教她跳水，扬教她放风筝，扬帮她做科学实验，扬陪她打球，扬因她舞起中国狮头，扬在毕业礼上向她送上鲜花……

英只知有这个大哥。

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个事实。

英在录影机前睡着。

天亮了，璜妮达叫醒她。

“你爸妈在医院里。”

璜的柠檬松饼香闻十里，她做了一篮子叫英带去，还加大暖壶咖啡。

英连忙梳洗。

赫辛已在门口等候，伸手接过食物。

“辛苦你了。”

赫辛说：“这算什么，你看日出何等瑰丽。”

英点点头，这一团氢气已经燃烧亿万年，是宇宙中数兆亿星球之一，终有一日热能耗尽，萎缩死亡。

但是今晨，一轮红日，发热发光，叫英得到启示。

她学妈妈那样挺腰吸气。

林茜自飞机场出来便一直在医院陪伴养子。

看到咖啡壶便抢过来说："救星来了。"

扬已苏醒，英轻轻地走到他面前。

彼得斟出咖啡喝了一杯再添一杯。

英轻轻说："扬，是我。"

他转过头来，"小家伙，你早。"

"清醒了你？"

扬十分羞愧，尴尬地牵牵嘴角。

英握住他的手，还想说什么，忽然之间，一大群青年男女一涌而入，原来都是扬的朋友闻风来探访，带着鲜花水果气球礼物，一下子把气氛搅起来。

有一个女孩子索性靠在他身上喁喁细语。

另一个反客为主，招呼众人茶水。

林茜吁出一口气，"英，我们先回家去吧。"

扬的目光没有再与她接触。

林茜回家脱去鞋子发觉双脚已肿。

英用爱克逊盐加暖水替妈妈浸足。

"谢谢你女儿。"

英忽然吟说："可怜寸草心，难报三春晖。"

林茜紧紧拥抱女儿。

"妈，当初为何领养我们？"

"因为喜爱孩子：无故到商场去看婴儿众相，听到清脆喊妈妈声音，会得回头凝视，心底有一股渴望，希望听多一声，一日在小学操场附近，驻足不走，留恋幼儿欢乐玩耍，竟引起校方疑窦，召警问话。"

“哗。”

“与心理医生商谈之后，决定领养。”

“不是与爸爸密斟？”

“彼得一有时间便去教少年棒球，你猜为什么？”

“爸妈为何不能生育？”

“看过数十名专科医生，原因不详。”

英微笑，“也许是寝室气氛不对。”

林茜哈哈大笑。

她说：“我俩领养，并非因为寂寞，孩子们需要一个家，我们需要子女温暖，互相合作。”

英说：“扬见到妈妈之后好多了。”

林茜叹口气，“我们谈了很久，他情绪渐趋稳定，但始终不能释放自己，我建议他到欧洲半工半读生活一年，再作打算。”

英默然。

“自责、自疑、自疚，他需接受心理治疗。”

英喃喃说：“扬要离开我们？”

“去体验一下生活，直至心情平复，那的确是一个沉重打击。”

“扬怕自己会遗传到生父暴力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我，彼得，家庭温暖，教育制度，全部失败。”

英轻轻说：“还有佛洛伊德，他深信人类后天胜于先天。”

林茜说：“在这件事上，大家都尽了力。”

“昨晚我听见璜妮达大声为扬祷告，十分感人，她只重复说一句话：请耶稣看守这个叫扬安德信的孩子。”

“老好璜妮达。”

过两日扬出院回家。

赫辛说：“希望好久都不用到医院来。”

扬与英一起接受心理治疗。

司机赫辛十分感慨：“今日的父母无微不至，自幼稚园开始便寻求辅助：保母、补习、检查牙齿、培养音乐体育兴趣、衣食住行提供得

尽善尽美，情绪稍微滑落，去看心理医生。”

隔一会，他又说：“我小时候，跌倒了爬起来，拍拍灰尘，倘若哭了，大人加多两巴掌，唏，伤口自己会好，倘若一辈子流脓流血，也任由它去，谁来医你，还笑你不长进连这些毛病都克服不了，我也长大成人，今日也生活得很好。”

璜妮达说：“嘘，别叫人听了去。”

赫辛笑，“是，是，没想到我妒忌了。”

任何人都会觉得安家这两个孩子幸运。

心理治疗一时并不奏效，扬一日比一日沉默。

他早出晚归，一进房便锁门，私人电脑换过密码，与英的距离越来越远，客套似外人，尤其拒绝肢体接触。

英同朱乐家说：“他像是怕我。”

朱乐家开口，又闭上。

“你有话尽管说。”英推他一下。

“他怕的是他自己，不是你。”

“你口角如心理医生。”

一个月之后，扬启程去伦敦。

这一走，蜜蜜感触最大。

“安家再也不比从前那般欢乐。”

英侧着头想一想，“以前我家那样疯狂气氛，并不正常。”

“那黑人是怎么了？”

“不要叫他黑人，要叫他非裔加人，他赴英之前，已不再叫我清人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只说已经成年，要有分寸。”

“他说得对，亲兄妹长大了亦分房睡，难道还能像孩童时一齐浸浴吗。”

英欷嘘：“长大了。”

“英，我与未婚夫竟然十分谈得来，原来我俩之间有说不完的话题。”

“互联网情缘。”

“英，你与朱呢？”

“我们还年轻。”英微笑。

大节，安氏夫妇均在外国出差，璜妮达与赫辛放假还乡。

大部分移民都还有一个故乡，蜜蜜也随家人去见未婚夫，朱乐家回香港。

英落了单。

她不是无事可做，大学里许多活动，她只是想静一静。

一个雪夜，她独自走到游客区酒吧，一个人坐下，叫杯啤酒。

女歌手在哼：“再对我做一次，像你这样的男人，一次不够……”缠绵性感。

英低头叹口气。

不久有人招呼她：“一个人？”

英抬起头，原来是刚才那个女歌手。

她长得高大硕健，深色皮肤，大卷发，她说：“我父亲是中国血统，我对华人亲切。”

她忽然伸出手来抚摸英的面颊，英立刻明白她的用意，一时不知所措。

紧急之际，有人搭住她们两人肩膀说：“我女友想听你唱果酱女郎呢。”

歌女只见俊男美女，天生一对，不禁气馁，她耸耸肩，“明天吧，今日我收工了。”

她妖娆地走开，英骇笑。

拯救她的英雄是一个混血儿，他笑着说：“我见过你……”

小英连忙说：“谢谢你解围。”

她丢下那人离开酒吧。

雪地里英抬起头，空气冷冽，雪好似停了，但是在路灯照明下，偶然可以看到个别雪花，缓缓飘下，寂寥得揪心。

有次车子在雪地抛锚，英曾在鹅毛大雪下步行上学，大雪会得撞进嘴巴，英记得扬走前一步替她挡风……

她好似听见身后有脚步声，连忙上车驶走。

冬假之后，英健康大有进展，上下楼梯不再气喘，体重增加，到医务所复诊不再心惊。

英却失去扬的影踪，他不再与安家联络。

林茜处之泰然，“子女长大一定离巢，父母也不想他们耽在家中一辈子，我早说过我们领养不是为着寂寞，今日责任已尽，十分高兴。”

他们并非说一套做一套，两个人以工作为主，忙得不可开交。

一日中午英在家赶功课，奥都公打电话找她。

“英，扬在伦敦结婚了，你们为什么不通知我？”

英张大嘴，又合拢，鼻子发酸。

“你也不知道。”

一起长大，一起上学，手牵手，是手足呢，忽然同陌生女子结婚，且不通知家人。

奥都公问：“是怕我们反对吗？”

英泪水夺眶而出，“扬不再爱我们。”

“别生气，扬又不致那样，年轻人往往想做就做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这件事？”

“扬有信给我，附着照片，我又惊又喜，即时与你联络。”

“我马上来。”

奥都公在店里忙着应付中午客人潮，伸手擦擦围裙，把信递给小英。

英走到街外，“爱尔兰眼睛”招牌下阅读，先看照片。

好家伙，照片在巴黎艾菲铁塔附近拍摄，已在度蜜月了，那女子明眸皓齿，是颗黑珍珠。

她名字也正好叫珍珠：“来自夏威夷，她读建筑，明年毕业，我俩已于上周四在伦敦注册结婚……”

奥都公出来，给英一杯咖啡。

“你爸妈也收到消息了。”

英问：“我呢，为什么没有人提到我？”

“也许扬电邮给你。”

英气忿，“我会用这双手亲手掐死他，绝不假手他人。”

奥都公笑，“对，这才是好兄妹。”

英把信还给外公，走进店里，自选巧克力蛋糕一件，把脸埋进去。

肚子饱了，不安稍减，才回家去，只见璜妮达与赫辛迎出来报告喜讯。

“扬结婚了。”

他们也刚收到结婚照片。

人人都有，英想她大概也有。

果然，一按电脑，十来张照片弹出来。

人人都有，一视同仁，永不落空，从此以后，珍贵的小英，兄弟心目中公主，已沦为常人无异。

可是照片中的扬面容祥和喜乐，与新婚妻子洋溢着无比和谐幸福，英又释然。

只要他快乐便好。

英回电邮：“黑人，祝你百年好合，白头偕老，清。”

林茜下班回来，“英，英，你接到消息没有？”

英走到母亲面前点头。

真没想到林茜忽然感慨，“呵英，一个儿子是你的儿子直到他娶妻，一个女儿却终身是你的女儿。”

母女紧紧拥抱。

她俩都明白扬想忘记过去，努力将来，可是心里说什么都舍不得。

“他几时带珍珠回来见我们呢？”

“不要催他，待他觉得舒服了才做未迟。”

这样令人震惊的消息他们渐渐也接受下来。

蜜蜜寒假后一直没有回来，她与父母安排的未婚夫见了面，发觉投契得不得了，甚至比他们自己物色的对象都要理想，决定提早结婚。

璜妮达问："你呢，小英，小朱先生可有示意？"

"待我也离了安宅，你无事可做，会被解雇。"

"咄，像我这般能干的管家保母，哪愁找不到工作。"

不，小朱先生没有进一步示意，英也不打算即时组织家庭，她要先找工作。

搬出安宅，独立生活，对自身所有开销负责。

到那个时候，也许，她会设法寻找生母。

复活节，英应邀到华童领养会讲故事。

那些三至十岁孩子英语已说得无比流丽，除出黄皮肤，那语气、用词、手势，都与洋童无异。

她选了清明故事来说，特意侧重华裔对祖先的敬仰。

茶聚中他们吃中式水果糕点。

有个十一二岁女孩走近，"英，我们的祖先到底是谁？"

英想一想："人类学家说是源始自非洲的古人猿，后冰河时期他们走出非洲，先步行到亚洲，然后到南北美洲，最后才到欧洲。"

家长与儿童都笑了。

孩子们七嘴八舌争起来，"你的祖先是猿猴，我，我由上帝创造。"

"哈哈哈，我们都来自非洲大陆。"

但是那叫春生的女孩仍然不能释然，"我拜祭祖先，应该到什么地方？"

英说："你父母的父母跟前。"

"他们只是我领养父母。"

"只是这词用得不恰当，你认为可是？"

春生笑得腼腆，"你说得对，他们深爱我。"

"喏，像移民一般，你的国籍是加拿大。"

可是总有一些不十分善良的人，一定要问：“你在何处出生？”“加拿大。”“你父母呢？”“也是加拿大。”“你祖父母？”“也是加拿大。”“曾祖父母？”一定要听到中国二字才心满意足，而其实三代之前，他的祖先在爱尔兰种马铃薯，不过，那是另一回事。

春生问：“英，我若有疑问，可否找你谈谈？”

“这是我电邮号码，可是，你为什么想那么多？”

“你呢，英，你可有想过出生？”

“每一天都想。”

春生笑了。

领养儿都比较早熟，一早知道与众不同，有了心事，想东想西，一扫幼稚。

英回家时默默无言。

华人习俗与家人脱不了关系，过年过节喜庆宴会其实都是籍词与家人相聚。

英没有血亲，只得假设古人类尼安塔族也是亲戚。

她真正的兄弟姐妹与舅姨叔姑呢。

他们命运与她是否大不一样，他们的品貌性情又如何？

英时常听同学说：“我眼睛颜色与祖母一模一样，家族中只有我俩是湖水绿”，或是“我这脸雀斑像姑姑”，“我与哥哥都是红发坏脾气”，“我家三代共七名医生”之类。

英本家做些什么，种田还是做生意？

在聚会中认识，那个叫春生的女孩在电邮中这样说：“养母是法裔，养父是英裔，自幼我会说两种语言，但是我不谙中文。”

“像我那样，你可以慢慢用心学习。”

“中文字太艰难了，似埃及象形文字。”

“可是极之有趣。”

“英，你可知道互联网上有各种寻找生父母服务？只是必须十八岁才能申请。”

“这么说来，你是决定寻找亲父母了。”

“正确。”

“为什么有那么逼切渴望？”

“我想面对面问一句：为什么丢下我。”

“你还小，努力读书，把精力储存，留前斗后。”

“多谢关心，我成绩上佳，因为寄居别人家中，必须做到最好，否则，对不起他们。”

真是一个奇怪的小女孩，想得那么周详。

英记得她十一二岁时受委屈还动辄哭，彼得紧紧拉着她的手去校长处投诉男同学欺侮她，校务处知道英的养母是林茜安德信，弄得不好，校名或许会上新闻头条，故此尽量包涵。

英从未想过要做到最好，也不觉要讨任何人欢心，她一直做回她自己，一个不甚可爱，也不是特别能干的小女孩。

由此可知林茜真是一个好母亲。

小孩乖与听话并非正常的事，一定是受到特殊压力或是残忍打击才会变得乖巧沉默，英觉得安宅确实是她的家，她没有理由特别听话。

天气渐冷，在街上呵气成雾。

一日，英在园子里观景，紫藤花架只剩枯枝，情景有点萧刹。

林茜把一件毛衣搭在女儿身上。

“英，我有话同你说。”

英握着妈妈的手走到会客室，发觉有一个客人在等他们。

“英，我替你们介绍，这是我朋友林利子爵，这是我女儿小英。”

英诧异，林茜极少把男伴带返家中，这意味着林利在她心目中另有地位。

该刹那英觉得她有必要把最好一面拿出来，否则就会失礼养母。

她微笑着招呼那高大英俊的中年英国人，一句话也不多讲。

英国人看着这蜜色皮肤有一双褐色大眼的少女，忽然轻轻说：“是，我母亲是个公主，我离过一次婚，有两个成年儿子，还有，我爱林茜。”

英忍不住笑起来。

三个答案全中。

这正是英心中问题。

“我住在伦敦一间三房公寓，做家具生意，生活还过得去，我已见过你哥哥扬，他是一个突出的年轻人。”

他好像有话要说。

英微微侧头看着他。

“英，林茜与我有计划结婚。”

那无可避免的结局终于来了。

英由衷替母亲高兴，“你要对她好，你见过我兄弟，现在你也见过我，我俩绝不好相遇（原文如此，应是“相与”吧）。”她两眼通红。

林利唯唯喏喏，“任何清醒的英国人都明白这一点。”

大家都笑了。

林茜也笑中带泪。

英问：“为什么越过大西洋来娶一个加拿大女子？”

林利更正：“一个爱尔兰女子。”

“她嫁你之后，就成为子爵夫人了。”

林利却回答：“林茜不愿意接受头衔，她仍沿用本名工作。”

可是安德信是她前夫姓氏，英有点混淆，也许，可以继续当一个艺名使用，两个成年人不介意，又有什么问题。

“林茜将随我到伦敦居住一年。”

呵，这人好过份！

英控制得再好，脸上也露出惨痛的样子来。

“英，随时欢迎你到舍下探访。”

呵，妈妈长大了一定会离开家里。

英泪盈于睫，动也不敢动，生怕眼泪会失礼地滚下来。

忽然之间她明白到春生的话：要做到最好，否则，就辜负了养母一片爱心。

英轻轻对林茜说：“恭喜你。”

她与林利子爵握手。

喝过茶他们很快出去。

英回到书房，泪如泉涌。

这时，璜妮达走进来，帮英抹眼泪。

她一时也接受不来，喃喃说："一个英国人。"

赫辛在门外轻轻说："我国吃尽英人苦头。"

大家都不喜欢这个外人。

英呜咽："自此家里只剩我一个了。"

一把没精打采的声音接上："还有我呢。"

一看，原来是彼得回来了。

"爸。"英过去握紧他双手。

璜妮达黯然回厨房去。

英问："家里人口越来越少，我们是否要搬到较小一点地方去？"

彼得却这样回答："怎么可以，他们或许要回来，可能打算探访我们，没有房间，住什么地方？我有能力支撑这个家，你放心。"

"我快要毕业了。"

"英，直至你荣升祖母，这也还是你的家，欢迎带孙女回来住，他们是我曾孙。"

英忍不住大哭。

朱乐家看到她的时候，英仍然双目红肿。

他细细看她："是一种新的化妆呢，抑或患眼挑针？"

"生命中充满失望。"

"林茜再次找到幸福，大家都为她庆幸。"

"科学昌明，此刻妇女妊娠可延至五十以后，说不定我会有小弟小妹，希望那些金发儿长大了会说话时不要对我说：'你不是我姐姐，你不是白皮肤'。"

朱乐家只得陪笑。

英解嘲说："你看我多妒忌。"

"英，春假我们一家乘船到地中海旅游，你也来好不好？"

英想一想，"邮轮通常二人一房，我与谁住？你，还是朱伯母？"

"随你。"

英摇摇头，“还不是时候。”

朱乐家失望，“你与全世界人都相处得那么好，为什么我家人是例外？”

璜妮达听见了，笑说：“你给小英一点时间空间，先从喝茶吃饭开始，然后才挤一间舱房。”

大家都笑了。

小朱走了之后，璜问：“小英你要多大空间？”

英回答：“一间校舍那么大。”

“人家少女少男日夜痴缠，像连体婴那么亲密。”

英又笑。

那一年，她几乎独自住在安宅里。

心情较佳之际她会把手当卷筒放嘴边，大声问：“哈啰，有人吗，有人吗。”

大厅激起回音。

璜妮达与赫辛上街买菜去了。

专注做功课时，英似听见身后有脚步声。

她惯性转过头去，“扬，是你吗。”

不，不是他，没有人。

真是写功课好环境，清晨起床，喝杯咖啡，头脑清晰，思想几乎可以去到冥王星。

英他们这一票学生采用电邮交功课，打完字，一按钮，传到老师电脑去，连卷子都省下。

周末朱乐家会来看她，躺在安乐椅上听耳机看小说谈心事。

年轻人不好做，凡事从头起，手足无措，小朱说：“不想为一份困身的工作白了少年头，晃眼中年，除出妻儿需要负担，一无所用，庸碌一世。”

英笑，“你心比天高，我只要找到牛工已经很高兴，又盼望有自己温暖家庭，物极必反，我一定会爱惜子女。”

“你那样用功，是否第一名？”

“对不起，一山还有一山高，有一个来自新加坡同学像神人一般，洞悉讲师肚肠，什么都拿一百分，还有一个子小小波斯女孩，精灵明敏，像小仙子般可爱，她是第二名，我？十名内吧。”

“你不争取。”

“我已做得最好，生活除却功课，还有其他，病后，我成绩反而进步了。”

“医生怎么说？”

“全身已无坏细胞。”

“恭喜你。”

“我也觉得值得贺喜。”

“医院可有透露骨髓捐赠者姓名？”

英摇头，“绝密，也不告诉他手术成功与否。”

朱乐家走近，“咦，这是什么？”

“我在搜集与记录领养华裔孤儿资料。”

朱乐家读出来：“北美家庭领养中国孤儿十分普遍，数字直线上升，平均每星期领养一百名孩子，统计已有五千多名儿童被领养，可惜手续繁复，耗时悠长，需等候一年才获批准，费用亦高昂。”

朱乐家说：“我在长途飞机上时时看到欢天喜地的白人夫妇拥抱着黄肤婴儿。”

英微笑，“林茜妈说三分钟之后，她已浑忘婴儿肤色。”

“对他们养父母来说，这是真的。”

“有些很娇纵，看见华人，会得躲开。”

朱乐家笑，“像不像前殖民地的一些居民，真心不喜同胞。”

英说：“你扯远了，我只是想，他们一星期领养百多名孩子，十年便有五万多个中国孩子在美洲生活，他们是幸，是不幸，他们长大后又会否回去寻找生父母？”

朱乐家动容，“呵。”

英说：“领养儿童的物质生活肯定比从前进步，他们也可以在正常家庭长大，但是，连根拔起，到另一国家生活，他们心底怎么处理情感问题？”

朱乐家大胆问一句：“你呢？”

“幼时上学放学大吃大喝，又吵又斗，浑然不觉，这次病后心中异常牵挂身世。”

“小英，你身世不普通。”

“现在每年起码增加五千多名身世与我一般奇怪的孩子，我不寂寞了。”

“而且全是女孩。”

“简直可以组织一个同盟会。”

“迟早会有人发起吧。”

“论资格，你是老大姐了。”

“我想写一本书：‘怎样在白人家庭存活’，或是‘雪肌与黄肤’、‘你白人我清人’……这种书一定受主流社会欢迎。”

开始是说笑，后来觉得凄凉，落下泪来。

“他们养父母也很周到，带她们参加聚会，熟悉华人文化习俗，但，那是不够的，现在我知道了。”

朱乐家连忙说别的：“扬最近可好？”

“他已忘记我了。”

“扬是好汉，他不会忘记手足。”

英毕业那日，连赫辛都一早穿好西服结了领带来观礼。

林茜前一夜乘飞机自英伦赶到，七时正便起来卷头发。

彼得去接了奥都公在大学礼堂等女儿出现。

璜妮达戴上帽子，穿上手套，喃喃说：“英竟大学毕业了，宛如昨日，送她进幼儿班，三岁大，咕咕笑。”

英过去拥抱她。

她双眼润湿，“那小小女孩呢？”

“我在这里，我就是她，我的皮囊长大了。”

“你快结婚生女吧，我帮你带小小英。”

英抬起头，四周看了看，少了一个人。

扬在什么地方？

她不出声，父母都来了，不应抱怨。

穿上袍子，戴上方帽，领过文凭，林茜送上一束小小紫色毋忘我，母女握紧四手。

彼得赠她一只穿学士袍的玩具熊。

他忽然说："看，谁来了。"

英抬起头，看到礼堂一角站着名高大黑人。

扬，是她兄弟。

英略觉生疏，又有点委屈，不由自主哽咽。

她走近，"尼格鲁……"说不下去。

英把脸像以前那样靠在他强壮胸膛上一会。

她听见扬说："我的妻子珍珠。"

英连忙聚精会神地转过头去，她笑说："珍珠比照片明艳十倍。"

那黑肤女子笑着招呼各人。

这时，英发觉她身边站着一个小小可爱女孩，四五岁大，褐色皮肤，大眼睛，一头卷发，正好奇地看着他们。

英蹲下，"你好吗？"

扬连忙介绍："我女儿罗拉。"

英一怔，结婚不到一年，女儿已经这么大了。

是珍珠带过来的小孩吧。

不过在安家，孩子便是孩子，永远受欢迎。

奥都公已经把小罗拉抱在手上，取过英的方帽，戴到她头上，逗她开心。

璜妮达说："回家吃午饭吧。"

扬问："有什么菜？"

"自助菜：牛排、橙鸭、肉酱意粉、沙律，还有奥都公提供的巧克力蛋糕。"

珍珠抢着说："我一认识扬就听说有这蛋糕。"

英知道她这小妹已被挤到第三位置，风光不再，可是只要扬高兴，她也开心。

他们分三架车回到家中。

璜妮达立即与小罗拉成为好朋友，让她在厨房帮手做饼干。

英有点欷嘘，厨房一向是老好璜妮达的禁地，一山不能藏二虎，她那样痛爱小英，也不欢迎她到厨房玩耍，今日却对罗拉另眼相看。

英知道她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。

接着扬又透露一个好消息：珍珠已经怀孕，孩子明年初出生。

彼得立刻去找香槟。

看得出珍珠十分感动，她说："我找到家了。"她一定也曾经有过不愉快的经历，今日再世为人。

璜妮达说："家里全是空房，为什么不搬回来住？"

"我们今晚就走。"

璜气鼓鼓，"有老虎追你？"

扬只是陪笑。

他的双目恢复光亮，带着妻子上楼去看他旧时寝室。

彼得说："扬没事了。"

林茜点点头，"快成为两子之父，哪里还有时候闹情绪。"

"他不打算搬回家来？"

林茜说："子女长大，离巢，另组小单位，表示我与你成功完成责任，高兴还来不及。"

彼得忽然问："你的林利子爵如何？"语气酸酸。

"很好，谢谢你。"

"他不过贪图你的名利。"

"也许，我亦艳羡他的勋衔。"

英走去站在养父母当中，咳嗽一声。

"英，你有话说？"

"妈妈，我也想搬出去住。"

林茜讶异，"你找到工作了吗，你愿意为自己洗熨煮？"

"一有收入就搬走。"

林茜一向民主，“我虽然舍不得你，但是也不能左右你意愿，家门永远为你而开。”

奥都公却没好气，“英，你不同兄弟，你是女孩子，一个人抛在街外，算是什么。”

本来站一旁的朱乐家一味附和。

大家七嘴八舌加入讨论，璜妮达声音最大。

扬与珍珠坐在梯间一边笑一边听他们争论。

珍珠说：“扬拥有那样好家人你真幸运。”

“不幸中大幸。”

珍珠温柔地说：“不，扬，我俩并无不幸。”

扬有顿悟，“是，你说得对。”他搂紧妻子。

这时奥都公向扬招手，“你们一家四口有何打算？”

扬下楼来回答：“我俩在伦敦都有工作。”

“那地方阴雾，且看不起爱尔兰人。”

“可是妈妈也在伦敦。”

彼得加一句：“她很快会想念这里的阳光。”

林茜说：“我要回公司一趟，彼得，请送我一程。”

珍珠去哄女儿午睡，英在书房找到扬。

她说：“有一套国家地理杂志印制的立体图画书，可以转赠罗拉。”

扬诧异，“不，那套书是你至爱，且已绝版，你留作纪念，我们另外去买新的。”

英忽然问：“扬，你快乐吗？”

扬一怔，握住妹妹的手，放在脸边，“我快乐，英，我们已经得到那么多，倘若再有抱怨，简直没有礼貌。”

英泪盈于睫，不住点头。

“你的病全好了吧。”

英答：“光洁如新。”

朱乐家在书房门外张望。

扬笑，“找你呢。”

英拍打兄弟肩膀，“尼格罗，保重。”

“清人，你也是。”

一整天英都舍不得脱下学士袍，穿着它在屋内四处游走。

家人聚拢片刻又散开，屋里只剩英与朱乐家。

朱乐家在看英最近写的一篇报告。

——“印度社会学家英蒂拉说：‘如果西方富庶国家真正想帮助印度贫童孤儿，不应领养，不要把他们连根拔起，搬到陌生泥土栽培，而应在本土建设孤儿院、义学、医院，那才是真正帮忙。’”

“这样的要求不过分吗？”

“‘不不不，你载我一程于事无补，你应送一辆车给我，并教我驾驶。’”

“西方有此义务吗，西方从善心又得到什么？”

“但是，把不幸儿童大量送走，又是否可行？该批孤儿的生活水准，有否保障，社会可有统计？”

“我愿意访问一百名领养儿，作出报告，去年，被北美家庭领养的俄罗斯儿童有4939名，危地马拉有2219名，韩国1779名，乌克兰1106名。”

“他们生活如何，怎样适应，有否困难？”

朱乐家动容，“英，你应修社会学。”

好话谁不爱听，英露出一丝笑容。

她说：“这位英蒂拉女士三番四次拒绝西方世界的假仁慈，一次严词责备红十字会把绝育药物引进印度赠予贫穷妇女，双方各执一词，吵得很厉害。”

“真是难题。”

“英蒂拉指摘药物会引致癌症，且绝育不合人权，西方医生反驳贫妇生育过度生命更加危险云云。”

“这是一场没有结论的争拗。”

“朱乐家，你呢，你怎么想？”

“若不能根治，只得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。”

“你赞成领养？”

“很多领养儿均可健康成长。”

“我上周才看到记录片关于韩裔领养儿金回国寻找生母，原来他一共有六个亲兄弟，他长得比他们都高大。”

“他会说韩语吗？”

“会几句问候语，他最小，家贫，无法养活，只得送出去，被美国家庭领养。”

朱乐家觉得应该改变话题。

“还有什么消息？”

“我好同学蜜蜜结婚了，采取传统婚礼，传来照片，你看她身穿大红沙厘，全头鲜花金饰，多么哀艳，手足上画满了并蒂花纹表示吉祥，父母为她付出大笔嫁妆，听说新郎会到美国工作。”

朱乐家点头。

“转瞬间我们已经长大，开始人生新旅程。”

英找工作比谁都积极，全情投入，不住写应征信，可是人浮于事，一时苦无结果。

终于林茜妈开口说话：“英，国家电视台新闻部聘请见习生。”

英泄气，“妈要用人际关系牌？”

“是。”林茜直言不讳。

“那不公平。”

“你是我的女儿，应该享用这一点点关系，不错我推荐你，但以后成败，靠你能力。”

英踌躇。

林茜温和地说：“英王孙威廉廿一岁生日他祖母为他出一套纪念邮票，那算过分吗，希拉利爵士需攀上珠穆朗玛峰才可得到同样待遇呢，与生俱来的权益，何必故意放弃。”

英笑了。

“去，去见主管雅瑟女士。”

“妈，当年你如何出身？”

林茜挺胸答：“我英明神武、才智出众，勤工好学。”

英由衷答：“虎母犬女。”

“主要是，我拥有金发蓝眼。”

“没这种事。”

林茜叹口气，“我不得不承认，二十年前，有色人种地位，同今日大不相同。”

“你领养扬与我，可算创举？”

“这毕竟是自由文明社会，个人意愿获得尊重。”

过两日，在林茜妈安排之下，英去见雅瑟女士。

雅瑟有一双猎隼似尖锐眼睛，似可洞悉人心。

她看着英，“嗯，我们正需要一名黑发黄肤的标致女郎，依莲杨辞工到美国国家地理会去拍摄记录片，叫我们踌躇，你来得正好。”

英的学历呢，才智呢，实力呢。

“请随阿当去试镜。”

英真想说：主管女士，我不是来应征歌舞女郎。

英在化妆间打扮停当，摄影师一进来便一怔。

这时的英一头黑短卷发贴在头上，褐色大眼、蜜色尖脸、神情沉郁，气质特别，连见多识广的工作人员都觉得眼前一亮。

阿当叫她读一段新闻，英用标准美式英语不徐不疾读：“四十五岁柏克莱居民郭斯数年前已领养一名中国孤女，一年前与丈夫再申请领养第二名，亦获批准，郭斯计划稍后飞往中国……”

第二天雅瑟邀林茜来观看试镜结果。

她赞道：“你没说英是美人。”

林茜诧异，“那还用说？在任何一个母亲眼中，女儿都是世上最漂亮可爱的孩子。”

雅瑟笑，“英安德信品貌出众，比那些嚣张浅薄的金发新闻系蠢女优秀十倍。”

林茜佯装悻悻，“谢谢你。”

雅瑟看住她的金发哈哈大笑。

林茜吁出一口气，“什么金发，老了，已经满头白发，只看染什么颜色罢了。”

“你看上去很好。”

林茜笑，“拜托你培训小英。”

“替我多谢林利子爵的礼物。”

那是一只红木所制精致的首饰盒子。

走后门，送礼品，也不尽是华人的习俗。

领到第一个月薪水，英就搬了出去。

璜妮达送行李到小公寓，倒吸一口凉气。

“年轻人到底有无脑袋，你们在想什么？这里油漆剥落，地板霉烂，不知有否冷暖气，只得一床一椅。英你真打算在此长住？”

英搂着璜妮达的肩膀说：“记得吗？我来自街头。”

璜劝说：“我知道这里近电视台，这样吧，赶通宵、有急事才到这里休息，否则，还是回家由我照顾，你看你连洗衣机都没有。”

“捱不住我会回家。”

璜叹口气。

朱乐家比较乐观。

他四处看了看，“没有风景，窗口对牢后巷垃圾站，屋里有股气味：前任租客养过猫狗？”

忽然觉得脚痒，原来一只蟑螂爬上小腿。

朱乐家帮英检查床褥，幸好没有蚤虱。

他戏言：“我可以在此过夜吗？”

英一本正经：“太简陋了，将来再说吧。”

英买了油漆，年轻女子自有观音兵，工程部及道具部男同事帮她把小公寓髹得焕然一新，添上新窗帘新书桌，炉上煮咖啡，香满室，居然也象一个家。

只是一开热水，水管轰轰响。

同事叮嘱：“独居女子，小心门户，勿与邻居搭讪。”

英早出晚归，像只工蜂。

年尾她到李月冬医生处复诊。

“小英，你已痊愈，以后，每年来见我一次即可。”

小英吁出重浊的一口气。

“恭喜你。”

英抬起头，“真想当面谢那好心的捐赠人。”

医生一楞，“林茜没告诉你？”

“林茜妈知道是谁？”

李医生静下来。

“医生，你也知道他是谁？”

“医生当然知道。”

“请告诉我。”英用双手按着胸膛。

“英，你已痊愈，我也想把真相告诉你：捐赠者，是你生母，所以没有排斥现象，你安然渡过难关。”

英霍一声站起来，张大了眼睛，露出极其复杂的神情来。

“她看到启事自动出现，英，她救了你。”

英轻轻问：“一个陌生女子，你怎知她是我生母。”

医生回答：“世上只有一个人的去氧核糖核酸排列与你有那种吻合。”

“她此刻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她回家去了。”

英追问：“有地址吗？”

医生答：“我们尊重她的意愿，没有追问。”

“她有否要求见我？”

医生轻轻答：“没有。”

英倒在椅子上。

“她自动走出来帮我？”

“小英，你因此活了下来。”

小英看着天花板，用手掩住嘴。

“医生，有一天晚上，好似做梦，好似不，我看到有一个人悄悄走近我的病榻，你猜可会是她？”

“英，我不会知道。”

“医生，有可能吗？”

“她曾在医院同一层楼住过两天。”

“我没看清楚她的面容，对我来说，生母永远没有面孔。”

“英，你要有心理准备，她未必想与你相认。”

“我明白，我曾看过一套记录片：成年女儿千方百计找到生母家去，不获接见，她在她门前叫嚣，用石子掷破玻璃……”

“你感受如何？”

“我觉得成年人做那样的事既胡闹又荒谬。”

李医生答：“那样，我放心了。”

英与医生握手道别。

走到医院门口，才发觉脚步有点浮。

英一出去医生便与林茜通电话：“我告诉她了。”

林茜问：“英反应如何？”

“很镇定很冷静，不愧是林茜安德信之女。”

“英会去寻找生母吗？”

“林茜，她已成年，多得你悉心教养，她懂得独立冷静思考。”

“看她自己的选择了。”

“子女长大，你总得放他们走。”

“我只想他们快乐，”林茜惆怅，“回到家中，听到呵呵笑声，他俩满屋追逐。”

“将来带孙子回家，一定会重演这种场面。”

“谢谢你李医生。”

英离开医院双膝仍然发软。

回到小公寓，她从冰箱取出啤酒，一下子饮尽，整个人清凉，她坐下来思考。

英有决定了，她打开手提电脑，找到有关网页，她打进四个字“寻找生母”。

半夜，睡到一半，电话铃响。

英顺手取过话筒，惺松地喂了一声。

“小英，恭喜你，你做姑姑了，珍珠刚才产下男婴，重八磅八，母子平安。”

英立刻清醒，“哗，大个子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约书亚。”

“好名字，扬，真替你高兴。”

“我现在要通知妈妈及岳母。”

扬挂上电话。

原来所有亲友名次中，英排第一，她觉得安慰。

英拨电话把好消息通知璜妮达。

璜哎呀一声，呵呵大笑，连声感谢耶稣。

英索性起床梳洗，回安宅与璜妮达商量大计。

“送什么礼物？”

“现金最好，由你亲手送上。”

“说得也对，我下星期就有三天假期。”

“我可趁机帮你清洁住所。”

就这样说好了。

英到大西洋彼岸乘计程车自赴林茜新居，一按铃，门打开，轰一声受到公主般欢迎。

原来家人全在那里，珍珠已经出院，抱着婴儿走出来迎接。

英第一件事就去看那幼婴，只见他高鼻大眼，褐色皮肤，长得与扬有九分相似。

林茜笑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恭喜你，新祖母。”

一室都是礼物与鲜花。

“扬呢？”

“在调奶粉。”

英骇笑，这也好，再也没有时间精力伤春悲秋，胡思乱想。

当晚英睡在客房，隐约听见小小约书亚哭了又哭，哭完再哭，又听见扬与珍珠轮流哄撮声，最后，连林茜妈都起来轮更。

英更觉养父母恩重如山。

黎明，她也起床。

只见扬在厨房喂奶，他形容憔悴，一脸胡须渣，看到妹妹连忙问：“把你吵醒了？”

幼儿呜呜哭泣。

英做了两杯咖啡，接过婴儿，转来转去，替他找到一个舒适位置，才让他喝奶，他安静下来。

“咦，英，你有办法。”

“扬，我们幼时也这样叫大人劳神？”

“我不知道自己，但是记得你一直到两三岁，半夜还时时惊醒狂哭，叫妈妈担足心事。”

“唉，林茜妈真好。”

婴儿吃完熟睡。

扬呵欠连连。

英笑说：“你得有心理准备，起码一年半载睡眠不足人像踩云里雾里，养儿方知娘辛苦。”

“真是。”

兄妹忽然紧紧拥抱。

谁也不能取代安氏夫妇地位。

一年过去了。

英表现出色，被美国电视台挖角，经过详细思考，英决定留在本国。

美国人大不以为然，“本国？你明明是华裔，属显性少数族裔，你的祖国在地球另一边，英，你想清楚了？美国有三亿观众，是加国十倍。”

英只是笑，“我都考虑过了。”

美国人摇头，“听说华裔管这种牛脾气为义气。”

英很高兴，“你说得对。”

她都想清楚了，谁教育栽培她，她就留在何处。

经过多种渠道，她已找到生母地址。

朱乐家叮嘱：“小心，切勿操之过急。”

英听从忠告，写了一封信，寄到生母处。

一个月后，才有回信，只有短短几句：“真庆幸你已痊愈，并且在工作上取得成绩”，署名关字。

这次，英附了一张家庭照片，用箭嘴指着“爸、妈、我、哥哥”。

仍然需要一个月，才有回信：“真没想到世上有安氏夫妇那样善心人。”

英问：“可以来探访你吗？我没有要求，也不勉强你相认，只想见个面，放心，我此刻身体健康，不再需要任何捐赠，您的心肝肾肺都很安全。”

这次，久久没有回信。

英又写了几封信，说些童年往事，像小学时要求有金发白肤，叫养父母为难之类，又爱哭，又常梦见生母……还有，一本书写了三五年尚未完成等等。

长久没有回音。

朱乐家说：“不要勉强。”

“我想索性走去按铃。”

“不可唐突冒昧。”

“那是我生母呀。”

“嘘，就快会有回音，不要急。”

“朱子你真是我的知己，可怜你有一个身世复杂的女友。”

“也不过是领养儿，一句话说完，不算太难。”

两个人都笑了。

转瞬间天气已转热，升职后的英忙得团团转。

林茜告诉女儿：“我与林利下星期结婚。”

“妈我一时抽不出假期……”

“我们回多市注册。”

英大松一口气，“扬呢？”

“扬可参加我俩在伦敦的酒会。”

“何处蜜月？”

“阿尔岗昆国家公园，英，婚后我或考虑退休，多些时间陪儿孙，你也快些结婚生养吧。”

英大笑。

彼得安德信知悉消息，跑到女儿公寓诉苦。

“我不打算出席，可是仍得送礼，送什么好？”

英手里拿着一大叠帐单逐一看，一边笑答：“你每周工作八十小时，当然……”

忽然看到一只小小信封。

她心咚一声。

连忙拆开来看。

一边彼得还在说：“真想送她一箱柠檬，她居然为那英国人退休。”

信里如常只有几句：“八月十五日上午十时半可有时间，我会在多市，届时登门探访，关。”

英睁大双眼，渐渐眼里浮满泪水，她动都不敢动，生怕眼泪滴信纸上。

她迅速把信折好放入抽屉，这时，眼泪重重滴下，被养父看到。

彼得叹口气，“小英，别难过，我怎么会憎恨林茜呢，我吃醋罢了。”

英转过身去，“我明白。”

她偕奥都公去参加养母婚礼，特地穿着得体礼服，一手拉着璜妮达。

英听见有人在身后问：“林利子爵姓什么？”

另一人答：“贵族不提姓氏。”

“一定有姓氏：摩纳哥王子姓格利莫地，英女皇姓温莎，从前德皇姓凯沙，俄皇姓罗曼诺夫。”

“让我想想，他母亲是露易斯公主，父亲是平民，叫安德鲁钟斯。”

那人咕咕笑，“那么就是老好钟斯先生太太了。”

小英微笑着转过头去看那两人一眼。

他们噤声。

林茜妈的感情得到归宿，小英非常替她高兴。

可惜嫁鸡随鸡，嫁子爵跟子爵，她又回到伦敦去。

那边的社交界可要热闹了。

英在八月十五一早买了鲜花水果，从十时正就坐在钟前静候。

钟面那枚分针像静止般动也不动。

似过了一整天，总算到了十时半，人呢?

会不会不来了，小英心悸。

电话忽然响起来，英吓一跳，一定是她打来推搪，避不见面。

那一头原来是朱乐家，英三言两语把他打发掉，挂上电话，重重叹口气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门铃蓦然响起，英吓得整个人弹高，她跳过去打开大门。

门外站着英想要见的人，她穿着咖啡色蜡染民族服，十分年轻，脸容身段与小英几乎一模一样，呵，是她了。

英想招呼她，但一时唇干舌燥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

英示意客人进来坐。

忽然英伸手过去，触摸她的脸颊，自懂事开始，英就想知道这是一张怎么样的面孔，没想到与自己这么相像。

对方握着她的手，两人有同样微褐色的皮肤。
英把脸偎到她手掌之中，心中某处一点空虚像是被填满了。
（完）